

攀枝花文丛

(双月刊)

2022 NO.2 (总第355期)

2022. 2

寻夫\张良

微距\李心丽

纸上花开\郭发仔

好草在野\路来森

风会停下来\吴群芝

时代的工业诗人\马潞

工业物语\月光雨荷

怪诞之美——论韦白的诗歌\曾蒙



一门风雅

第二届李良胜
师生书画展作品 (选登)

翰墨写盛事，大美写花城，“一门风雅”第二届李良胜师生书画展在市文艺创作中心金江展厅开展。以中青年为主的十五位艺术、九十余幅含国画、油画、岩彩画、综合材料在内的艺术佳作，体现了优美的意境拓展和笔墨图示，包含了对时代精神和本土文化的守望，本刊遴选部分佳作，以共诸同赏。



▲ 春风不敢言 纸本岩彩180×175cm / 梁云彬

张良的小说《寻夫》将“寡妇”寻夫的故事隐藏在另一条故事线索背后，故事背后是小说主角冯寡妇与刘国成婚姻中的离聚分合，是他者颠覆还是自我坍塌引发婚姻难以为继？小说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体现了作者对婚姻道德的艺术忧思。李心丽小说《微距》同样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用文学来诠释爱情，婚姻和家庭，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启发人们对婚姻道德的思考。徐祯霞小说《外婆的夏天》描写了当代有担当有能力有智慧的青年，在中国大地上为脱贫事业贡献力量的故事。凌鹰小说《飞翔的板车》则是对生存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现实生活的深切关照和人性的思考。

本期的散文和诗歌，文笔妖娆，生机勃勃的艺术灵韵在行云流水般的叙事里轰鸣。

琴声悠扬，余音嘹亮。当我们读到攀枝花籍作家张良沉寂多年后捧出的新作《寻夫》的时候，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心有戚戚，泪光盈盈。让诸如张良一样的攀枝花籍作者回到写作中，回归到《攀枝花文学》，我们依然初心如磐，笃行致远。

从本期起，《攀枝花文学》将增设“读者来鸿”栏目，不定期选辑读者来信，感谢诸多读者对《攀枝花文学》的关切和期盼、对本刊所发作品热情、恳切的评语。读者的期许和鼓励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人民的需要就是文学存在的最大理由。

攀枝花文学

2022年第2期

(总第355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阿来

主任：赖小红

副主任：李吉顺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成东 吕文秀 沙 马

宋晓达 李吉顺 周 强

徐肇焕 黄 薇 普光泉

赖小红

编辑部

主 编：周 强

副主编：黄 薇 徐肇焕

执行主编：黄 薇

编 辑：黄 薇 徐肇焕 黄德俊

马 丹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特别推荐

- | | | |
|-----------------|-----|----|
| 寻 夫 (短篇小说) | 张 良 | 04 |
| 创作谈：虚构真实 | 张 良 | 13 |
| 编辑札记：在“回归”中“寻找” | 召 唤 | 14 |

小说看台

- | | | |
|--------|-----|----|
| 微 距 | 李心丽 | 15 |
| 外婆家的夏天 | 徐祯霞 | 22 |
| 飞翔的板车 | 凌 鹰 | 29 |
| 小小说三题 | 董川北 | 36 |

散文天地

- | | | |
|--------|-----|----|
| 纸上花开 | 郭发仔 | 39 |
| 好草在野 | 路来森 | 43 |
| 锡伯渡的冬天 | 庄锦烁 | 48 |
| 父母爱情 | 李刚花 | 53 |
| 红尘似烟飞 | 松 仔 | 57 |

诗歌展台

- | | | |
|----------------|------|----|
| 风会停下来(组诗) | 吴群芝 | 60 |
| 早春,开满一条绣花裙(组诗) | 张 萌 | 62 |
| 工业物语(组诗) | 月光雨荷 | 64 |



P15 微 距

艺海人生

时代的工业诗人 马 路 66

镜与灯

怪诞之美——论韦白的诗歌 曾 蒙 68

刊授学堂

春泥(散文) 许听雨 72

趁着(外二首) 吴蕊杉 73

梦(散文) 侯 毅 75

古韵新声

咏虎诗四首 高艳 郭玉杰 杨荣华 张喜全 77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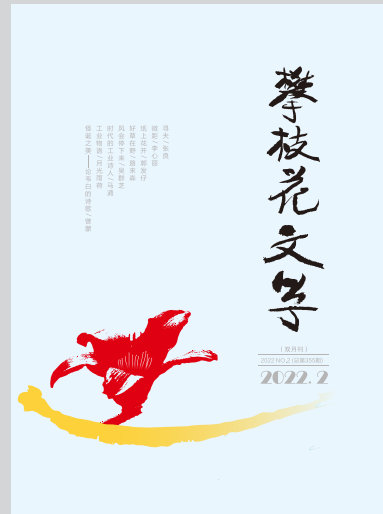
《攀枝花文学》杂志2021年度优秀作品获奖篇目 42

“传承三线魂,奋进攀枝花·献礼党的二十大”
主题文学作品征稿启事 78

读者来鸿 谢 敏 79

封面设计:朱建荣

刊头题字:何应辉



投稿邮箱

小 说: Pzhwx_xiaoshuo@163.com

诗 歌: 972797343@qq.com

散文邮箱: pzhwx_sanwen@163.com

评 论: pzhwx_pinglun@163.com

刊授学堂: kanshouxuetang@sina.com

旧体诗词: pzhwx_shici@163.com

ZHANG LIANG

〔作者简介〕：张良，六十年代末生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攀枝花从事多年教师、记者等职业。二〇〇八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四川文学》《四川日报》《攀枝花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现为某机关公务员。



寻夫

张 良

1

我得出趟远门。

自从昨天下午，接到赵老板的电话，我就像喝了鸡血酒，亢奋不已。

赵老板让我赶到西安，参加他们组织的订货会。赵老板在电话里说：“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可千万别错过哦老弟。”

我当然不会错过。

全村二百多户人家的头等大事，岂能错过！

放下电话，作为村主任的我，丝毫不敢耽误，立马骑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赶往县城售票点，买回两张翌日凌晨出发的火车票。我说的两张，是因为还有一个人，缠着要跟我一起走。这个女人，就是苦拉村的冯寡妇。严格地

说，这女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寡妇，她男人刘国成还没跟她离婚，只是好多年，连个鬼影都见不着，是“守活寡”的那一类。背地里，人们干脆叫她冯寡妇。

就在我轰隆隆发动摩托车的时候，我老婆佳梅就把电话拨了过去，告诉冯寡妇，我明天一早就去西安。冯寡妇得知消息，一下子就缠住我了。因为她最近探听到了他男人在西安。电话那头，冯寡妇千叮万嘱，无论如何要我多订一张票。

怕我不订，她又补了一句：订票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给的！

黄昏的时候，冯寡妇背了一个洗得发白的牛仔双肩包，手上提个很大的蛇皮袋，风风火火来到我家里。这是个难缠的女人，昨晚就在我家住下了，她家离火车站很远，就算半夜起身也赶不上火车。

意思是要我带她到西安找他男人。

那男人曾经是她的男人,现在还是不是,不好说。

我十分烦她。要不是我老婆佳梅同她是一个村的,我才懒得管她这些破事。我老婆同情她,一再嘱咐我,就当积德做好事,一定帮她找到那个人。

苦拉村位于云南与四川交界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历来贫穷落后。这里没有工业,全村经济就靠板栗支撑。虽家家户户都种有板栗树,但均不成规模,都是各家各户小打小闹,到了采收季,也是各自为政,把零星的板栗背到公路边,眼巴巴盯着经过的车辆,可大多数情况下,车子根本不停,扑面卷起一股黄尘就开过去了,要等到眼睛都望绿了的时候,才会有一两个车犹犹豫豫停下来,车未停稳,守得发慌的村民,一窝蜂便围了上去,人家还以为是打劫的,又把车吓跑了。当然,也有个别没吓跑的,经过一番叽叽喳喳的讨价还价,多少也能卖出一些,挣回点抠鼻屎的小钱,以补贴家用,仅此而已,别无他路。也正因此,苦拉村至今没能脱贫。

作为村主任,我不能不急啊。

凌晨时分,一辆绿皮火车徐徐驶进拉蚌火车站。这是个小站,停车三分钟,也只有这样的慢车,才会在此停留。上车时相当拥挤,我右手像把钳子,紧紧抓着冯寡妇那个装得胀鼓鼓的蛇皮口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出一身臭汗,才挤了上去。货架上早已放得满满当当,只好把东西往座位下塞,那蛇皮袋怎么也塞不进去,我气恼地踢了两脚,才顺从地钻了进去。

冯寡妇就坐在我对面,我们的座位都没有临窗,而是挨着过道。她今天像是特意打扮了一番,换了一件干净的细花外套,看上去很劣质,袖子与衣服相擦,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不时闪出几星火花。我不喜欢看那张涂了很厚的雪花膏的老脸。

这是个唠叨的女人,用我们那地方的话说就是嘴碎。她男人离家出走的原因,在我们

那里流传着多种版本,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她一天到晚絮絮叨叨,指甲大点事也呱嗒半天,她男人实在受不了,才狠心丢家舍业,离她而去。

刚坐下,也不顾周围人的目光,她就呱啦开了:这回来西安,全靠大兄弟你了,挖地三尺,也要找到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老子一个婆娘家,拉扯两个娃儿,还要照管老人,他倒安逸,清清静静躲在城里,还有那狐狸精陪着逍遥……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狐狸精,是指跟她男人一同私奔的天回街上那个卖饲料的女人。但我不想接茬,也不愿听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白了她一眼,身体后倾,头搭在靠椅后背上,抱起胳膊,耷拉下眼皮,身体呈现出一种为她闭幕的状态。这一招还灵,她独自嘀咕一阵,自觉无趣,终于闭了嘴。

我闭目养神,却丝毫没有睡意,脑海里便盘算着同赵老板接洽的事。

2

赵老板,是当年我在西安参加西部博览会时认识的。那年,我选了本村个头最大,成色最好的板栗,到博览会参展。一个大个子,长得白白胖胖,操山东口音的人,来到我们展柜前,抓起几颗板栗,左端详右端详,服务员小孙(村里的)灵机一动,说欢迎品尝的时候,麻利地呈上一盘刚从烤箱里出来,看上去金灿灿的熟栗。山东汉子一尝,称赞不已,说走了全国那么多地方,还没尝到过如此好吃的板栗。当然好吃了,我们那里属高寒山区,海拔一千八百米,又有充足的阳光,是最适宜出产板栗的地方。用这位山东汉子的话说就是:又甜又糯,入口就化渣,简直爽呆了!不仅如此,我们那里的板栗,还以个头大,色泽亮而著称,不像北方出产的板栗,袖珍颗粒,药丸子一般。

“这是我们村主任袁永春。”村文书小李不失时机向客人介绍。

“幸会幸会!”对方与我热情握手,随即递过名片。

我一看,精致的名片上赫然写着:“食为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字样,下面还有一排英文字母,我不认识。

从那天起,我便结识了赵老板。

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润滑,不然,要不了多久,关系就生涩、淡了,再往后,就形同陌生的路人。但润滑关系不一定只是物质层面的,有时精神上的相通,胜过烟酒和吃请。赵老板与我一南一北,相距甚远,但凡逢年过节,我会主动给他去个电话,问候他的家人,说说村里的情况,有时也会就当下热点问题发两句独到的见解,他也就一直没忘了我这个朋友。随着时光推移,彼此还越发熟络了。认识他的第二年中秋,他一次性从我们村订了五万斤板栗,说是过节给职工都发一点。

后来,说上面不允许给职工发礼品了。

“酒好不怕巷子深。”听出我失望,他说,“我会从其他渠道帮你想办法的。”

昨天他打来电话,让我去参会,我一下就意识到机遇来了,肯定与板栗有关。赵老板向来大手笔,我早有耳闻。如果这回是宗大买卖,那对我们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今年苦拉村要是能销出二三十万斤,人平就能达到两千元,加上市科技局对口扶贫资金,摊下来,全村脱贫就有望了。

村民们有的手提肩扛,有的用手推车推,有的赶了马驮,大袋小袋的板栗便呼啦啦涌向村委会院坝,收板栗的老板提了钱袋子,早已等在那里。村民们兴高采烈,把一袋袋板栗码到磅秤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边一袋袋过了秤的板栗倒出来,堆成一座座小山,那边接过红红绿绿的钞票,哗哗地数,个个乐得合不拢嘴……我脑海里正涌现这热腾腾的喜人场景。

火车咣一声停下来,把我从浮想中拽回现实。

这是到了保宁县城,保宁县是人口大县,老远就看到站台上黑压压的人,他们涌上来,把原本满当当的车厢塞得更紧了。我们有座

位的还好,那些没买到座票的就惨了,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一拨人挤过去,一拨人又挤过来,人声嘈杂,有脱了鞋把脚亮出来的,有撩起衣襟散热的,有抠了纸盖泡方便面的,一时间脚臭味狐臭味方便面的香味混合成一种复杂的气味,充斥着整个车厢。人与人之间是需要距离的,这些形形色色各不相干的人,大眼瞪小眼地挤在一堆,是非常难受的,我不想多看一眼车厢里的龌龊与不堪,就把目光扭向窗外。外面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却很少看见农人的房舍,我就纳闷,这些人居住在哪,到这些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劳作,得走多久?一定是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吧,否则,不等走到自家地里,可能天都黑了。

本来这次可以轻装上阵,直接同赵老板接洽,参加订货会,住星级宾馆,吃大餐,好好享受,风光一把。因为好久没来省城了,要不是这样的机会,我也脱不开身,村上那些大事小物,都得找我,好像离了我地球就不转了似的,真让人哭笑不得。乡政府三天两头开会,无论大会小会,都被冠以重要会议或紧急会议,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你还得至始至终做出认真听会的架势,时间长了,真令人生厌。这回正好出来放松放松,散散心,可倒好,跟着个尾巴,甩也甩不脱。一想到冯寡妇,就彻底败坏了我的心情,心里那点轻松劲顿时散去,取而代之的是说不出的沉重与沮丧。她这次是死死赖住我了,她认为村主任的能量大得很,没有摆不平的事,定要我给她做主。唉!这个认死理,一根筋走到黑的婆娘,真拿她没办法。

此时,我已深深后悔,不该带她来的,只怪我当时心软了一下。

到了西安火车站,已是深夜十二点过十分,这个点我也不愿打扰老罗。老罗是我从小一同长大的伙伴,只比我大一岁。我们一起上学,一起逃学,一起下河洗澡,一起摸虾捞鱼。高中毕业,我两一同入伍,后来我提前转业回到村里,他比我晚两年转业,却走了狗屎运,安置在省城一个街道办事处,现在已经是办事处副主任了。我们是忘年之交,他每次回老家来,第一时间就会来找我,然后没完没了地邀约喝酒,我每次去了省城,

也必须到他那里报到。他喝酒跟他的性格一样豪爽,只要有人给满上,不问由来,仰头便喝,因此喝出了很大的酒量。我们只要在一起,就互相抬杠。我们从不叫对方的大名,只喊绰号。我叫他萝卜头,因为他脑袋大;他称我黑娃,我皮肤生来就黑。

尽管我们处得这样随便,但深更半夜去敲人家的门,我做不出来,尤其还带着个女人。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冯寡妇的房间就在我隔壁,当我把房间钥匙递给她的时候,她还意味深长地晃了我一眼,我故意将目光移开,不与她相接。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懒得理她,也懒得去猜她的心思,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想说。见我冷漠,她也不好说啥,接了钥匙,怏怏地开门进去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车站旅馆,脏,乱,差。过道里还算看得过去,像草草打扫过,可跨进房间,一股霉臭味直冲鼻子,室内摆设非常低劣,电视机是那种带天线的,机身笨重,已严重老化,显得十分古旧;烧水壶没了盖子,我拿起来一看,壶底锈迹斑斑;房间的隔墙不知是纸板还是压木板,刷了厚厚的涂料,有些刺鼻的味道,一点不隔音,夜里,冯寡妇在床上辗转滚动的吱嘎声清晰可闻。

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老罗的电话。

我起码有三个年头没来西安了,不用说,老同学兼老战友非常热情。

黑娃,你在西安什么地方?我马上开车过来接你!

刚到,在火车站!

不一会儿,他开了一辆帕萨特过来。看到冯寡妇,他有些诧异,我没当面介绍,把他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白泥村的,姓冯,来西安找他男人,没出过远门,摸头不着脑的,让我带过来。这事说来话长,以后再详细告诉你。老罗转身不失礼节地同冯寡妇打过招呼,并介绍了自己。我看见冯寡妇的脸红了一下,但

只是一瞬,就像天空扯了一下闪,立马又恢复了平静。她居然还会不好意思。可我还没顾得同老罗寒暄,她已经同人家攀谈上了,听说是本土本乡的人,话题一下多了起来。

我们的车穿城而过,城里到处是森林般密集的高楼,马路像一条条再宽也不够用的渠道,密密麻麻的车子,宛如渠中汹涌的流水,红绿灯就是开关渠水的闸门,闸门一开,汽车潮水般向前涌去。这一切让我感到眼晕。此时我才发觉,自己住惯了乡下,这大城市还真让我有些无所适从。我突然可怜起这都市里的人来,他们神色匆匆,连走路都是快四步,成天疲于奔命,却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人口密度大,空气本就污浊,再加上满大街汽车制造的尾气,这么多人,你呼出来,他吸进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由此我又想到了吃,民以食为天,偌大的城市,人人张嘴都要吃,哪里等得了慢慢生长,难怪出现农药浸泡,生长素催生的蔬菜水果;饲料堆出的各色肉品;十八天上餐桌的鸭子;没有吃过一根草的兔子……这些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3

老罗把我们安排在他家附近的宾馆住下。

接下来的两天,我忙于参加订货会,也没心思管冯寡妇,她便老老实实待在宾馆,她的活动半径最多也就宾馆旁边那条街,毕竟是从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走远了,量她也找不回来。

她要找的人叫刘国成,是本乡人,我当然认识。这个人五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说至今未归也不太符合实际,在苦拉一带有这样的流传,说他两年前回来过一次,远远地站在村子外面凝望,却不敢进村。有人发现了,还同他打过招呼,才知道他是想回来,看一眼快九十高龄的老母亲。他请那人帮他先通报一声,他想试探一下家里人的态度。老母亲听说儿子要回来看她,勃然大怒,十分硬气地说:“我活着的时候,叫他不要回来!要回来,等我死了以后!”带信人反馈老母亲的话,他长叹一声:既然连老母亲都不愿见

我,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回去了。于是,又不舍地望了一眼村庄,无牵无挂地离去了。

在刘国成遥望村庄的第二年冬天,老母亲去世了。不知他是否知道,反正没有回来。

五年前那个夜晚,是个平常的夜晚,风不吹,狗不叫,半夜的时候,刘国成假装上茅厕,悄悄穿好衣裳,提了事先准备好的帆布包,连大门也不敢开。大门是实木做的,年久失修,早已歪斜,开动会吱嘎作响。他从院墙翻出去,然后在茫茫夜色掩护下,来到天回街起顺良家院墙外,学宝咕雀叫,宝咕——宝咕,叫了三声,起顺良媳妇便从后门夹出来与他会合,从此,两人便从家乡地界蒸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给老家一带的人留下无尽的想象和猜测,致使那段时日以来,方圆几十里的村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论的都是这个故事。

关于刘国成的传说,在我们那里有不同的版本,有说他拐了起顺良媳妇,连夜直奔火车站,落草于河南新乡一带,在街头摆烧烤摊为生;也有说他带着那野婆娘远走新疆,加入了摘棉花的打工潮;也有说这两人就在省城西安附近搞传销。这最后一种说法得到了印证。有一回,刘国成的侄儿小春在老家县城东风路的一个拐角处,猛不丁碰到了刘国成。

小春是个单纯的孩子,十分腼腆,像个女孩儿样,见了人,不等开口,脸先红了的那种,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便在县城打工,给一个单位的食堂煮饭。刘国成是特意来找小春的,他打听到小春在这家食堂做工,便等候在食堂外边的树荫下,小春忙完食堂的事,走出来便看见了刘国成。多年没见的大伯突然出现在眼前,小春万分惊喜,亲热地喊了声大伯,大伯摸摸他的头,连声感叹:哦哟,长高了!成大小伙子了!食堂旁边有一长排平房,隔成一个个小单间,供他们打工的休息,他便招呼大伯进了他的房间,房间很狭小,刚能容下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他让大伯在小床上坐下,倒了一杯水递给大伯,大伯接过杯子喝了一口,问小春现在的情况,小春就一五一十

地把目前打工的情况告诉了大伯。大伯边听边点头,然后问食堂一个月给他开多少工钱?小春说一千五百元,包吃住。大伯哦了一声,说太少了。你想过没有,今后要在这城里买房,还要接媳妇,说到接媳妇,小春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他有些害羞地说,大伯,我还小,哪能就想那么远呢。刘国成说,人总得活在现实里,买房、安家、生儿育女,那是任何人都得面对的呀,你也一样回避不了。大伯进一步开导他:你每月才一千五,就算不吃不喝不用,一年下来才一万多,十年才十多万,而现在买一套房子没有个四五十万想都莫想。照这样算下来,你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小春说,我一个从农村来的,每月能有几百块存起来已经很满足了。大伯批评他目光短浅,进一步开导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哪样不是讲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寸步也难行。小春虽听得云里雾里的,却不时点头。他觉得大伯不仅懂得多,说话还句句在理,不愧是在外闯荡的人,此刻,他还真有些崇拜大伯了。这时候,大伯恳切地说:小春,你看这样好不好,辞了这里的工作,跟大伯走。大伯在西安开了一家公司,现在正缺人手,你又是高中毕业,干好了每月可以拿这个数,大伯撑开五指,掌心面向小春。小春还是有些犹豫,毕竟自己从小就没离开过这片土地,他最远也就到过市里。大伯看出侄儿的犹豫,也没强迫他,而是说你不用现在答复我,好好考虑几天。

当晚,大伯慷慨地在饭馆请他吃饭。吃完饭打的送他回宿舍,然后说有个朋友跟他约好了,要谈一笔生意,今晚就不回来了。

夜里躺在床上,小春思来复去睡不着,他把大伯说过的话细细过了一遍,大伯毕竟是自己的亲人,是不是该听从大伯的话,男子汉就要到外头闯,才会有出息。

想到这里,他已经热血沸腾。

昨天小春问大伯到了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家?刘国成告诉他,之所以现在不回家,是因为还没赚到足够的钱,等赚足了钱,就能光宗耀祖了,风风光光地把村里人都请出来吃饭,再把老屋基上的房子全推了,重新建一栋乡村别墅。小春被

大伯描绘的绚烂图景深深打动了。他想到食堂的总管对自己也不怎么好,有一回,因一点小事,就对自己大声训斥。当时气得他差点就不想干了。大伯还循循教导他:不虑不成事,虑多事不成。一个人要干成大事,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得果断行事。现在许多人同你在一条起跑线上,你果断迈出第一步,就把许多人甩在后面了……

第三天,大伯又来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决定跟大伯一起开公司。他说其实他早就想离开这家食堂,只是苦于现在打工找活太难。

大伯叮嘱他,这件事不要告诉其他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大伯说,你一旦告诉他们就走不成了。大伯还说,你是读书人,不会不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你看,大禹为了治水,三顾家门而不入,为了成就一番大事,有时候就得狠下心来。

小春其实并没有辞掉这份工作,他只是跟食堂管事的请了假。他想还是留条后路,万一那边干不下去,还得回来。在大伯面前,他说辞掉了工作。简单收拾洗漱工具,揣上身份证和平日积攒的几千块钱,便跟大伯上路了。

先坐火车到西安,又转公共汽车,在城里转老半天,才来到郊外一幢旧楼前。刘国成说到了,抬手一指,就在里面。刘国成让小春同自己住一间屋,安顿好后,对小春说,你要先交三千元入会费,成为正式会员,才能开始工作,这是公司的规定。不一会儿就有一个中年妇女来带他去交费。然后把他们这些新入会的集中起来,男男女女有二三十人。

在三楼一个宽敞的房间里,一个穿戴华丽,头发烫得像暴鸡婆的女人坐在讲台上。开讲前,旁边一个中年发福的男子拖过话筒,噗噗吹了两声,向大家介绍:这是魏女士,现在已经做到了老总级别,我们都称她魏总。魏总现在住月亮湾国际大酒店,开的是宝马。以前她一无所有,现在,身价千万,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做了不到三年就升到老总级别。等上完

课,大家还可以同魏总进行深度交流。

中年男子提高嗓门说,人生在世,谁不想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就看你把不把握得住机会,人生苦短,让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财富创造中去吧!下面请魏总给我们讲课,大家欢迎。掌声似乎有些勉强,稀稀拉拉,下面的人似信似疑,但丝毫没有影响主讲人的情绪,那女人依然激情四射地开始了她的演讲,开场白讲得非常精彩,坐在下面的人凝神聆听,不时爆出热烈的掌声。在给大家讲具体操作时,她说,比如你是个新人,你带一个人进来交三千元入会,上面会给你五百元提成,你带来的人又带人进来,那么你立刻被升为主任级别,以此类推。她转身在黑板上标出发展下线结构图:新人——主任——经理——老总。听到这里,小春明白了,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传销组织。他在电视上看到过,读高中时班主任也讲过。他知道大伯骗了他,他现在一门心思只想逃走。但这个意念只能深藏在心里,千万不能让他们发觉,因为他已经发现,对这些才来的所谓新人,有人监视,行动是不自由的。他先得装作被洗脑成功,一切顺从他们的样子,再寻机逃走。

这天夜里,趁大伯睡着了,他假装要解手,像猫一样轻轻梭下床,大伯懵里懵懂地问一句:那里去?小春惊得发抖,连忙说撒尿。好在大伯翻身去又睡得鼾声四起,他才轻脚轻手开门出去,径直往前跑。街道寂静,偶尔有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他根本打不着方向,即使是白天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何况这深更半夜。好在街口那小区门口还有人值班,他忙凑过去,一个戴红袖章的大爷坐在那儿,他像遇上了救星,喊声大爷,我走迷路了,想向您老人家问个路。人遇急事,嘴巴子一下变甜了,要放在平时,他根本不可能这样亲热地去招呼一个陌生人。老大爷耷着的眼皮翻起来,盯了他一眼,没开腔。他诚恳而急切地把他现在面临的处境说了一遍,小腿一弯,跪下向大爷求救。大爷是个好心人,忙扶他起来,我看你也不像个坏人!便给他指路:你往前走,到十字路口左拐,走完一条街,再右转,然后一直走就到火车

站了。

他牢牢记住了大爷的指点,走着走着,果然就看到了火车站。有一个窗口还开着,一位女售票员坐在那儿打盹,他买了最近发车的票,却不敢坐候车室里等,而是躲在外面没有灯光的树丛里,眼睛一刻不眨地盯着候车室的动向。毕竟是深夜,候车的人不多,只要有一个人进入候车室,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还好,看来大伯到现在为止还没发觉,一旦发觉,定会追到火车站来的。

一场噩梦终结。他逃回了家乡。

这些是小春逃回来后讲给我老婆听的,我老婆又原原本本端给了我。

4

如我所料,在这次订货会上签下了一桩大买卖,一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顺利签下了从我们村订购三十万斤板栗的合同,届时,这些优质板栗将被加工成罐头,进入各大超市和连锁店。罐头外包装上,产地一栏将冠以我们村的大名,这下,苦拉村想不出名都难啦!

办成这桩大事,我像吃了颗定心丸,心里踏实受用。人逢喜事精神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趁着兴致,也沾些喜气,赶快把冯寡妇的事也办了吧,争取这次出来双喜临门。

这天晚上,我单独来到老罗家,找他商量,用何种办法能找到刘国成那家伙。

尽管老罗在我眼里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偌大一座城市,人海茫茫,如果那家伙至今还在搞传销,住在郊外,范围就更大了,没有线索怎么找得到人。我们商量了一晚上,还是没结果。

第二天,我带冯寡妇出去转转,看会不会发现点蛛丝马迹,免得她说我对她的事不上心。转了一天,毫无收获。这样找人,分明是大海捞针,没收获自在预料之中。正当我们意冷心灰的时候,我那战友萝卜头打来电话,说今天他的一个老家熟人给他提供了刘国成的联

系方式,让我火速过去商议。我本来都躺下了,这个消息把我从被窝里揪了起来,飞快地赶到老罗家里。

他好像没搞传销了,现在做厂家直销,推销一种叫某某牌子的化妆品!萝卜头说。

我们一致认为不能直接给他打电话,那样必打草惊蛇,更见不到他。商议的结果,让老罗也就是萝卜头的妻子假装购买这款化妆品,先与他联系上,以此定下见面地点。唉!我感慨自己像个特务,居然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了。老罗宽慰我说,这叫特事特办,只有这样才能引蛇出洞,只要能达目的,你就别多想了。

当老罗的妻子娇滴滴的声音传过去,说要购买某某牌化妆品的时候,那边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定下了碰面的时间地点。

我没让任何人跟着,我说就是虎穴,我也先去探探。冯寡妇要与我同行,被我拦下,我怕她那无遮无拦的直性子,三句话不对头便抓扯厮打起来,反而把事情弄砸。

我曾见识过冯寡妇撒泼使野的场景。

那年我回岳父家过端午,跟佳梅正在包粽子,突听得外面一片吵闹声。村里人吵架不外乎鸡毛蒜皮,我见多了,也没兴趣,不想去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继续包粽子。这时候,村里一妇女急吼吼跑进家来,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佳梅,你们快去看看,冯寡妇跟李亚琼打起来了,打得不可开交,衣裳都撕烂了,头发也扯掉了,我们劝不开,都不是省油的灯,再这样打下去,怕是要出人命哟!听说要出人命,我和佳梅丢下手中正包着的粽子,连忙赶了过去。唉,在迟一步就真出大事了。我们赶拢的时候,冯寡妇顺手捡起蹬落的一只半高跟鞋,抬手就要朝对方脸上打去,在这危急关头,我一个鱼跃,在空中一把抓住了还没来得及飞出去的鞋子。要知道她是握住鞋尖,用鞋跟打去,那尖细的鞋跟上钉了铁掌,打在脸上,那就是一道血坑,即使缝上几针,也永远破相了。

我换了一件新衣裳,剃了胡须,对着镜子照了照,额头宽阔,天庭饱满,标准的寸板头,浓密

的黑发根根竖立，脸上容光焕发，再加上一米七八的个头，标准的人们心中村主任的形象又回来了，顿时觉得浑身上下都是满满的正能量。老话说得好，“邪不压正”，这样的派头，去对付一个本乡本土的浪荡子，应该绰绰有余。我指的是心里的底气。

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提前潜伏于事先约好的地点附近那棵高大榕树背后的我，一直盯着手表，时间到了，他果然没有失约。他来到约定地点，正东张西望之时，我从树后闪出来，他大吃一惊，显得十分尴尬，连话都有些结巴了。他本来不结巴的。

他说，袁，袁村长，你咋，咋也使起这样的手段啊？

我从鼻腔里哼了一声，你倒有资格教训起我来了？！走，我们找个喝茶的地方，坐下来，好生谈哈。

在街边那家“和苑茶舍”的椅子上坐下，我点了两杯绿茶。当服务生把鲜开水冲进茶杯，嫩绿的茶叶从杯底翻起来，又缓缓落下去，浓浓的茶香便飘散开来。

为了掩饰尴尬，他端起茶杯喝了起来。趁这当儿，我打量了他一眼。

这人比过去还显得年轻，皮肤变白了许多，身体微微发福，看来保养得还不错，当然，这也跟心境有关，说明他过得还不错，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出农村人的痕迹了。

但从他喝茶的姿势来看，又不太像城里人，他是大口地灌，而非优雅地品。

无话找话地聊了几句，我便直奔主题。

当我提到冯寡妇也来了，他一下子不自在起来。我直言不用紧张，她现在没来，今天就我们两爷们，又是本乡本土的，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没必要绕弯子，也没必要隐藏什么，推心置腹，有啥说啥。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说，今天我俩的谈话，哪里说哪里丢，绝不让第三人知晓。

见我信誓旦旦，他似乎也有些激动起来。

我抓住时机告诉他，这么多年来，冯寡妇

一直在等他。我发觉他眼里因激动刚刚泛起的光亮瞬间又熄灭了。他把头扭向一边，沉默片刻后说，我不会回去的！既然当初走了这一步，我就已经铁了心。

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对得起你的家人吗？对不起。

你光是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吗？她一个妇女家，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得有多艰难你知道吗？

他无奈地说，知道。

我穷追不舍，在这种情况下，你抛下自己的婆娘娃儿，跟别人私奔，说得过去吗？

他说，说不过去。

我感到非常失望，也非常恼怒，盯了他一眼。不管我说什么，他都顺着来，这就把我的口钳住了。本来我准备说服他，打动他，规劝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斥责他，向他发一通脾气，冷嘲热讽把他戏骂个够，让他也尝尝难受的滋味。但是，如果罪人对自己犯的罪供认不讳，规劝的人还有什么可做呢？

他突然抬起头来，满脸通红地望着我说，袁主任，你就不要为难我了，我与她之间感情早就破灭了。

这家伙居然用了“破灭”这个词，我感到惊讶又可笑。

我已经跟别人结婚了，现在又有了孩子。他接着告诉我。

我被他后面这句话打哑了。

这相当于说生米已然煮成熟饭，你还能有什么招啊。

这样的强盗逻辑让人无奈至极。我像被人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而找不到施暴者。

我知道坐在我对面这个人，已经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是我印象中那个本乡本土的刘国成。我从这轮谈话中败下阵来。说实话，这辈子我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挫败感。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了，对站在旅馆前翘首以盼的冯寡妇说：“你没必要见他了，回去吧，该干啥干啥去。”

冯寡妇一时没转过筋来，直直地愣在那里。

5

我给冯寡妇买了一张返程的火车票,老罗用车送她到火车站,让她先回去,我留下来,还有些事情要耽搁几天。

说出真相,对这个女人的打击显然是毁灭性的,我和老罗达成了共识:必须隐瞒事实。

在车上,冯寡妇一直追问我与她男人见面的情况,我只讪讪地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别再多想,过好眼目前的日子要紧。可冯寡妇还是不依不饶:“这么大老远,好不容易来一趟,为什么不让我见他一面?”我把脸放严正了:“没那必要,这都是为你好!”冯寡妇见我态度强硬,哭了,一边抽泣,一边哽咽咽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这个人,心里一直放不下,你们给我句实话,这人就是残了,我可以养他,要是死了,我给他收尸……”她就这样数落个不停,越说越让人心头难受。我和老罗只是听着,没有再搭腔。

回到苦拉村,我始终守口如瓶,我发誓,除了佳梅,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这件事。我还特意叮嘱佳梅,不能告诉冯寡妇真相。

一晃到了板栗收获季节,村民们都忙着采收板栗。

我自然也忙得不亦乐乎,冯寡妇的事,也就抛到了脑后。

今年雨水比往年都好,粗壮的板栗树吃足了雨水,噌噌疯长,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把枝条都坠弯了,家家户户的栗园都呈现出喜悦的丰收景象。饱满的果实,在阳光的照晒下,纷纷挣开滋养它的刺包,争先恐后从树枝上掉落下来。那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组织了几十辆大卡车,将苦拉村的劳动果实,源源不断地运往省城西安。

一篮蓝,一筐筐的板栗过了秤,倒出来堆成一座座小山。

一手交货,一手数钱,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捧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村民们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喜庆之中。

正当人们吃饼赏月,欢欢喜喜过中秋的时候,万没料到冯寡妇会寻了短见。

她用一根细麻绳,把自己直端端地吊在栗树结实的枝丫上。

事后,我才知道,佳梅终究没能忍住,当然,也是出于好心,把实情透露给了冯寡妇。我没有责怪佳梅,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究竟能支撑多久。

我去了冯寡妇上吊的地方,那是她家的板栗园,有人指与我:喏!就是那棵树!我的心为之一紧。

采收过后的栗树,一下子变得瘦了,秋风一扫,渐渐泛黄的树叶纷纷飘落,光秃秃的树枝直刺天空,整座园子立时变得萧条起来。

责任编辑 召唤

【创作谈】

虚构真实

张 良

我出生在攀枝花大裂谷的小山村,自小耳闻目睹了一些山里人的逸闻轶事。直至我多年后走出那片大山,仍心心念念那里的人和事。比如,这篇《寻夫》,就源于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

当我听到一个人抛家出走,私奔后重组家庭的故事时,心里不禁一动。在我们那样一个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视野狭窄,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挺令人吃惊。人性是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不想妄加评论人性的对错。小说是需要虚构的,在现实中,陪同冯寡妇进城寻夫的其实是她的一个亲戚,仅是临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开初我就这样照实写,但写着写着觉得不行,那个亲戚出马,分量还是轻了些,对当事人的说服力和威慑力不够,村主任出马就不一样了,于是就虚构了村主任这个人物。

我对传销深恶痛绝,听说有人去入伙搞传销,去时信心满满,到处拉拢亲戚朋友入伙,怀揣四处挪借来的钱上路,不多时丢得精光,脸上神光荡然无存,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一下就蔫了……于是我设计了这样的情节。

在动笔写之前,我对于这小说的发展走向和内涵知道得甚少,不知最终会走到哪里,故事在心里仅有个朦胧的轮廓就开始下笔了,写着写着,朦胧退去,逐渐明朗。这

让我想起不知哪位作家曾说过,大概意思是,写小说就像在黑夜里开车,你只能看见灯光照着的那一小段,但只要心中有目标,沿着灯光下目力所极的那一小段一直走,该转弯转弯,该直行直行,就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我想,这也许就是写作过程的乐趣之所在,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出彩的地方,都是在写的过程中发现的。写作就这么奇妙,有时一路欢畅,只恨笔和键盘跟不上奔涌的思绪,有时候却停滞不前,好像无路可走了,一个字都写不动。这时候如果咬牙坚持住,让想象开足马力,要不了多久,又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另外我想说的是小说的结尾。村长告诉冯寡妇,你没必要见他了,回去吧,该干啥干啥去。冯寡妇一时没转过筋来,直直地愣在那里。起初小说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吧。可一个朋友看了我的初稿后,说这样结尾总觉有些意犹未尽,应该再深挖一锄,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个一目了然的悲剧性结尾。到现在我也无法比较其优劣,不知究竟哪个结尾更好,一切留给读者来评判吧。

最后,我要说的是,感谢《攀枝花文学》让我以小说的方式“回归”生我养我的故乡,“回归”纯正高雅的《攀枝花文学》……

【编辑札记】

在“回归”中“寻找”

召 唤

“我得出趟远门。”

这是小说《寻夫》的开头，六个字，奢侈地占了一个自然段。其颇具简洁穿透力的语感，宛若一张拉紧的弓箭，一触即发。

这样代入感极强的开头，或者说叙述调性，一下抓住我，想看看绷在弦上的那只“箭”，“射”向何方或何处。

“……放下电话，作为村主任的我，丝毫不敢耽误，骑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立马赶往县城售票点，买回两张翌日凌晨出发的火车票。我说的两张，是因为还有一个人，缠着要跟我一起走。这个女人，就是苦拉村的冯寡妇。严格地说，这女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寡妇，她男人刘国成还没跟她离婚，只是好多年，连个鬼影都见不着，是‘守活寡’的那一类。背地里，人们干脆就叫她冯寡妇。”作为苦拉村村主任的“我”，要去西安参加西部博览会，推销村上质地成色俱佳的板栗。可谁想，村上“守活寡”的冯寡妇，却偏偏“缠”上“我”，带她到城里去寻找与人私奔多年的丈夫……由此，小说悬念陡生。

显然，这是一个千里迢迢寻夫，也是古往今来被写滥了的凄美故事，比如秦香莲携儿女进京寻找考中状元，被招附马的陈世美，比如一路寻夫哭倒城墙八百里的孟姜女，比如，还有那位天天伫立海边盼望夫君回家，最终把自己化作了一尊“望夫石”的渔家女……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寻夫》吧。进城后，“我”带上冯寡妇，历尽千辛万苦，四处求人，好不容易找到苦拉村的那个“陈世美”，可“他突然抬起头来，满脸通红地望着我

说，袁主任，你就不要为难我了，我与她之间感情早就破灭了。”这时候的“我”为之一震，感慨“这家伙居然用了‘破灭’这个词”，刘国成接着说“我已经跟别人结婚了，现在又有了孩子……”返回的火车上，“我”于心不忍告诉冯寡妇实情，仁慈地想让她在心头燃起哪怕是虚幻的一星“盼夫回家”的亮光。回到苦拉村，回到那片赖以生存的栗园后，一直沉在无望中痴痴盼夫回家未果的冯寡妇，终于绝望地“用一根细麻绳，把自己直端端地吊在栗树结实的枝丫上。”戛然而止的“豹尾”，劈头盖脸地抽打过来，疼在肉身，却痛彻心扉。

无疑，《寻夫》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对作者的馈赠，也是作者走出于斯多年后“回归”“寻找”的回报。

其实，人啊，终其一生，无非就是如冯寡妇在“回归”与“寻找”或者“寻找”与“回归”中了结的。

作为《攀枝花文学》的小说编辑，我何尝不是在“寻找”。寻找有小说潜质，不，确切地说，是寻找“攀籍”有信心、耐心、恒心的小说写作者。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寻找”到了张亮和他的短篇小说《散发香气的公路》（首发《攀枝花文学》2021年第5期头条，荣获刊物年度小说优秀奖，经本刊推荐，发表于《四川文学》2022年第3期），本期，我们又“寻找”到了张良和他的《寻夫》。

寻找。是的，现在以及将来，我们会也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寻找“攀籍”小说作者，让一拨拨的“攀籍”作者“回归”到《攀枝花文学》……



微 距

李心丽

拉开窗帘的时候，傅大伟看到外面下雨。一晚上酒醒几次，本来有些困倦，看到下雨，心里说不出的有了一种惆怅，厌世的那种心情像春天的嫩芽一样从身体的各处钻了出来，他站在卧室的玻璃窗前，默默的看着外面的雨雾，他能从二十层的高楼上看到小区外的大街，依旧有车辆行驶，依旧有人通过，这一天没有因为外面的大雨而停止不前，傅大伟为这滚滚而来的无法停止的一切感到绝望。

傅大伟开始找雨伞，明明记得雨伞就在衣帽架那儿挂着，把衣服都移开了，还是没有找到雨伞的影子。傅大伟就去衣柜里找，没有，又去写字桌下面的抽屉里找，也没有，傅大伟心里暗暗骂了一声。一定是张一梅来过他的房间，或许雨伞被她挪动到了什么地方，傅大伟就是从雨伞的事想到了张一梅的，在这样一个下雨的早晨。

不愉快的事和不愉快的心情，总要与张一梅联系在一起。现在只要想到张一梅这个人，傅大伟就要长吁一口气。自从上次张一梅来单位闹过之后，傅大伟被局长叫去训了

话不说，还被从农业局下派到种子站，说是为了消除不好的影响，也等于给张一梅一个交待。单位工会主席找傅大伟谈话，说你是怎么搞的，你老婆说的是不是真的，傅大伟说都是造谣，我哪搞了小三，工会主席说你给她好好解释吗，有什么事家庭内部消化解决，不要让来单位闹，影响不好。傅大伟说理她呢，你们理她干啥，纯粹一个泼妇。工会主席说我看是你太过分了，有什么事家里好好说，不要拧着一句话不说。你没有搞小三，你好好的为什么离婚呢。傅大伟说不能过了，感情出现了问题，工会主席说什么问题呢？傅大伟说一句两句话说不清，工会主席的手机一直在响，都被她摁掉了，她耐心的与傅大伟谈心，想窥探一下他与张一梅的感情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傅大伟哪有心情给她讲这个，据说工会主席以前曾闹过婚变，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平息了。

你老婆看着挺不错呢，工会主席说。傅大伟一听这话就恼了，不错什么呢，不错还跑来这儿告我的状，告我在外面包养小三，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你看看这么一个大的

单位，有谁家的老婆来这儿告过自己男人的状。工会主席说那她还不是不想离婚嘛，你不提出离婚她会来闹吗，她还不是要维护自己的家庭嘛。傅大伟说有这么维护的吗，工会主席与傅大伟没有谈多少，甚至没有扒开一条缝儿，就被傅大伟抢白了半天。

工会主席见与傅大伟谈不出什么来，最后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她借接听电话之名走掉了，走掉了再没有来过问傅大伟的私生活。但自从那天开始，傅大伟感到他的生活从没有的糟糕，几乎局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在闹离婚，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她老婆来闹过，都知道他在外面养着一个小三。有男同事见了面就要问他，你包小三也不严实点，怎么就让老婆发现了，有人说，傅大伟，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说着，拳头就落在了傅大伟的背上。

对于男人的世界，傅大伟是了解的，他们比他好不了多少。局长的传闻很多，他只是幸亏没有被老婆来闹，可他却好意思把他下派去种子站。单位两个副局长也花枝摇曳，他一个办公室多年的同事吴晓波还带着相好的网友与他们一起吃饭，当然，傅大伟承认，自己之所以弄得沸沸扬扬，是因为自己的婚姻维系不下去了，已经濒临绝境，张一梅这是做最后的推动，她不是挽救，她是在让这个婚姻更早的解体。

傅大伟外面有人，这事除了吴晓波，单位其他的人不知道。傅大伟带着刘艳丽与吴晓波一起吃过饭，吴晓波带着那个叫霞霞的网友。他们心照不宣，彼此做掩护。傅大伟与刘艳丽是动真的，刘艳丽那时已经离异，一心等傅大伟离婚，傅大伟信誓旦旦的让刘艳丽等他，却没想到他的离婚遭遇到张一梅的万般阻挠，致使自己的名誉扫地，一时间成了单位里的反面典型。

张一梅对离婚这事反应这么激烈，让傅大伟太意外了。平素张一梅那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作派傅大伟受不了，再加上这些年张

一梅一直抱怨傅大伟赚不来钱，升不了职，经常话里话外的带着那种瞧不起的口气，让傅大伟在她面前短了志气。张一梅在电业局，工资福利比傅大伟高许多，自然而然的就有了许多优越感，那优越感年深日久的压迫着傅大伟，两人的关系与这种优越感呈反比例状态。

张一梅说话的语气，眼神，甚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流露的是对傅大伟的不满和不屑。这么多年家里积累财富，建立的关系，未来的走向，傅大伟不知道张一梅给自己做过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反正发现张一梅对他们家的各项指标非常不满，而且把这归结于傅大伟，傅大伟没有创造出财富，没有建立起关系，甚至下一步这个家庭以什么样的状态立足于众多的家庭之间，张一梅都不抱什么幻想。有时候张一梅撇着嘴说，孩子不喜欢说话都是遗传了傅大伟的基因，好像傅大伟这个人本身就不应该存在一样，傅大伟压根就不应该成为一个人。

傅大伟在这样的价值认同里非常压抑，导致他的每一个毛孔对张一梅除了厌恶还是厌恶，他出轨的原因与张一梅处处和他的分歧有关，当然也与他的一种复仇心里有关，他认定张一梅早已经出轨了。不过他的出轨也不能忽视他想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入的探求，别的探求都失败以后，唯一更切近和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对女人的探求。当他从刘艳丽那儿知道这个世界除了张一梅以外，还有别的女人，还有别的色彩，还有别的可能，还有别的总之是许多规划在人生之外的东西，那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发现，这时候，由张一梅给他带来的那种挫败感和痛楚缓解了，人生破碎，粘贴，混杂，深刻，这就是他的感觉。

他猜测张一梅的心思没有说出来，但那种猜测严重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傅大伟故意要让张一梅意识到这一点，你瞧我不起，我就躲你远远的，你想搞外遇，我不会

站出来反对，我不会纠缠你，不会让你难堪，我给你无限大的自由，你想干什么你尽管去干，傅大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傅大伟没有让自己闲着。

傅大伟没想到的是刘艳丽因为他竟然离婚了，本来也许与他无关，是刘艳丽的婚姻本身出了问题，他只是引燃了它。刘艳丽愿意因为他离婚一度时间令傅大伟有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在与刘艳丽做露水夫妻的那些日子里，傅大伟是舒心的，全身放松的，有大男人气概的，主要是，他们之间是有深切的需要和被需要，有深切的呼唤和回应的，有了刘艳丽之后，张一梅就不重要了，傅大伟开始对张一梅躲躲闪闪了，后来发展为一不投机就吵架的地步，主要是张一梅吵，张一梅意识到傅大伟出现了问题，而傅大伟却越来越沉默，吵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的粘合剂，而是把傅大伟吵去了另一间卧室。傅大伟终于找到机会与张一梅分居了，这是他迈出的不辜负刘艳丽的一步。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刘艳丽的时候，刘艳丽觉得傅大伟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她与傅大伟一起喝酒庆祝了一番，有人与傅大伟站在一起批判抨击张一梅，傅大伟感到说不出的舒心。

在一起的时候，刘艳丽喜欢打听张一梅的状况，猜忌张一梅的外遇。有一次傅大伟说也很正常啊，她也是正常的女人，如果她不是这样，她还会这样让我放任自流吗？傅大伟就与刘艳丽一起猜测张一梅的情况，傅大伟有时会想，他可以这样把张一梅暴露在刘艳丽面前，假如他把刘艳丽暴露在张一梅面前不知又会是什么样子，他竟然有一种隐秘的希望，他想给张一梅讲讲另一种男女关系，讲讲他与刘艳丽，讲讲区别与她的另一种恋爱，也讲讲，他们在床上的事。

傅大伟就想这样刺激张一梅，不要以为他对这个社会没有认知和见识，他就对一切没有认知和见识了，他偏偏对女人有他的认

知和见识。有女人爱他，愿意为他离婚，一心一意等他，觉得他哪儿都好，假如他这样对张一梅说，张一梅一定会跳起来，也许她还会说，有哪个瞎眼的女人把棒槌当针了，天底下到底有许多瞎眼的女人，不过有时候他又想，犯得着与张一梅说这些不着边的事儿吗，他的私生活，犯得着对她讲吗？

倒是刘艳丽，作为一个这样的角色，一直旁观着他与张一梅的生活。刘艳丽见着傅大伟的时候，会在极短的时间里配合傅大伟把重要的事办完，然后会旁敲侧击的问一些张一梅的事，比如有没有与傅大伟讲话，有没有闯过傅大伟的房间，有没有与傅大伟吵架，傅大伟会仔细的回答刘艳丽，后来时间久了，有些反感刘艳丽这样问，因为他没有新鲜的内容给她讲，后来仔细想想，觉得这是刘艳丽想了解他和张一梅之间的蛛丝马迹，她大概担心他们之间会有转机出现。反感的同时，傅大伟又会想，她都为自己离婚了，难道还不允许她这样多叨叨一下吗，所以，两个人不在一处的时候，刘艳丽问他，干啥呢，傅大伟说啥啥，刘艳丽还会问，她呢，傅大伟说约会去了，事实上有时候张一梅在自己的房间里，家里寂静，没有任何声响，傅大伟以为她不在家。隔一会，傅大伟又说，没去约会，在房间呢，说不定约了男人来家里，刘艳丽说你进去瞧瞧，傅大伟说不瞧。

很多时间，傅大伟藏匿在他手机深处，刘艳丽则是藏匿在另外的手机深处，他们不见面，却是非常紧密的联系着，几乎隔不了五分钟，他们就会在手机上说一句话，刘艳丽说饿了，想吃米线砂锅，有时候她会说，想谈一场恋爱，傅大伟说你怎么那么骚呢，刘艳丽就会发来一个表情，她会用表情拥抱傅大伟，或者亲亲傅大伟，有时候傅大伟说郁闷，刘艳丽就会问他怎么了，她关心他一丁点细微的情绪，每一分每一秒，她都能掌握到他在干什么，或者正要干什么，她有了

真正的目的，击败那个女人，把这个男人抢到自己手中。她从占领他的时间开始。

傅大伟没有找到雨伞，他仅限于在自己的卧室翻了翻。现在虽然这是他的家，但除了自己的卧室，别的区域他分明觉得不属于自己，他不想在别的地方闹出声响让张一梅感到他的存在，可他分明还得闹出一些响动好让张一梅知道他在，他回来了，他在这儿过夜。

提出离婚之前，他偶尔在外过夜，当然他与刘艳丽在一起，他总得把属于一整个晚上的时间给她一次，他总不能见面的时候只为了与她睡一觉就了事，两个人还要一起去吃饭，还要一起谈谈，他总得说些什么让刘艳丽确信他的情感。昨天晚上两人在一起喝了酒，之后去了刘艳丽住的地方，刘艳丽又问他什么时候离婚，这是一个令傅大伟头疼的问题，傅大伟说离不离有什么关系呢，能在一起就行了。刘艳丽说怎么没有关系，你离婚了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与我住在一起，不离婚偷偷摸摸的，算怎么回事。傅大伟说这状态最好呢，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傅大伟一周没有见着刘艳丽了，他说着就搂了刘艳丽，被刘艳丽用手推开了。之后他又上前搂了刘艳丽，他把刘艳丽搂在了自己怀里，刘艳丽任他搂了，后来他要脱刘艳丽的衣服，被刘艳丽拒绝了。

刘艳丽用手推着他，他恼了，他说推什么推，刘艳丽说没有心情，刘艳丽皱着眉头，一副极不开心的样子。他又凑过去，他想像以前一样，把他身体里的欲望传递给她，但刘艳丽走开了，于是他只好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他知道刘艳丽这是逼迫他说些什么，他坐下来，想让自己身体里的欲望冷下来。

最近这一年，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隔一段时间就要循环往复一次，几天不见，热烈的约会一次，这热烈主要表现在床上。床

上热烈完之后，他们开启另一个热烈的模式，由刘艳丽提起话题，谈论他什么时候能离婚的问题，遇到刘艳丽心情好，她会把这个问题放在上床之后，如果刘艳丽心情不好，她会把这个问题放在前面，以前他会信誓旦旦的许诺她，直到把她哄上床为止，现在他不愿意哄她了，像这时候，他就坐在沙发上，他思忖是这样坐下去还是早点走，既然她不愿意和他睡，他坐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又不是没有睡过，什么没有心情，被我搂上床心情就来了，傅大伟冲刘艳丽说。刘艳丽给他泡了一壶茶，还是皱着眉头，刘艳丽说你喝点茶水，醒醒酒。傅大伟说醒什么酒，我又没有喝多。刘艳丽说那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呢，你这样一直拖下去是什么意思呢，傅大伟说离，早点离。傅大伟通常这样说，现在这话不起作用了，这话不能把刘艳丽哄到床上。

刘艳丽坐在傅大伟的对面，他们之间隔着茶几，刘艳丽泡茶，傅大伟示意刘艳丽坐他身边，刘艳丽没有动。刘艳丽无动于衷的样子令傅大伟非常厌恶，他说坐过来啊，刘艳丽说坐过来干啥，傅大伟说还能干啥，我们之间还能干啥。刘艳丽说我没有心情。傅大伟说都一周没有见面了，你坐过来我试试你有没有心情。刘艳丽说我不需要你试，我告诉你就行了。傅大伟以前用过强的，刘艳丽像这样的时候，他不说话，他只动作，不管她同意不同意，他把她摁在自己的身下，每一次，她都在他身下快乐的叫唤了，他知道这一招是很灵的，之后，刘艳丽的心情就好多了，许多话也好说了，许多事也好商量了，但这一次，傅大伟尽管身体蠢蠢欲动，对刘艳丽的执拗有了怨气，她不过来，他也没有去强迫她。

这事总得缓缓再谈，傅大伟说。如果操之过急，我会有许多损失，你以为张一梅不同意离婚是留恋我这个人吗？她一定是想到财产如何分割的问题，两套房子，按说她名

下一套，我名下一套，以前是计划儿子结婚时用一套，现在如果离婚，我分一套房子，她会觉得儿子的结婚没有保障了，我不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嘛。刘艳丽听傅大伟又在谈这个问题，她觉得他这是搪塞她，他提出离婚张一梅一闹，他就什么行动也没有了，如果这样下去，他怎么还能离得了婚呢。

那你缓缓到什么时候了？刘艳丽问，都缓了这么久了。傅大伟说现在她知道了我在外面有女人，急于想离婚是要再婚，所以她故意拖着，她这是在整我呢。刘艳丽说那你也总得想想办法，傅大伟说本来离开张一梅，就是想离开她这个人，不要想起她，可是只要与你在一起，我现在发现张一梅也与我们在一起，张一梅的影子好像就拖在你的身后，你能不能不提张一梅，你怎么那么喜欢提她？我们在一起，我只喜欢我们在一起的感觉，两个人，两个人的世界，为什么非要把她扯进来呢？

傅大伟是真烦了，刘艳丽这样没完没了，没想到他这样一说，令刘艳丽生气了，刘艳丽说你以为我想提她吗？我愿意提她吗？你把我当作什么了你竟然这样说话，我如果不是想与你长久在一起我为什么要这样，你想来的时候来睡一次，我发现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呢，任你想睡就睡呢，睡完你拍拍屁股走人就没事了，都几年了，你都没有一句痛快话，你想这样耗着，肯定你乐意啊，家里有老婆儿子，外面有女人等着，你过得多风流快活呢。

刘艳丽吵架的架势拉开了，拉开就要长篇大论了，这是傅大伟更烦的，他最烦的就是女人与他吵架，明明她当初很乐意让他睡，现在她仿佛是被他强奸的一个受害者，在声讨他，这让他心里非常的别扭。他说你说什么就什么，扯到哪儿了，睡你怎么了，还不是你愿意让睡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我沾了多大便宜你受了多大害似的。

傅大伟喝着茶，情绪有些烦躁，加上喝

了些酒，困倦的感觉一下又一下袭来，傅大伟说我好困啊，可不可以让我进去躺会，刘艳丽说困了你回去躺。傅大伟听刘艳丽的语气缓和下来了，说不想回去，就想躺你这儿，想躺你怀里。刘艳丽就进去铺床了，说你躺躺还是回去吧。

听口气刘艳丽不像刚才那样生气了，傅大伟觉得有转机，情绪一下子变好了。他说不想回去怎么办，今晚就睡你这里。刘艳丽说睡我这里算怎么回事，你躺躺酒醒后赶紧回去，不回去张一梅就和你们工会主席要人去了。傅大伟趁刘艳丽说话软下来的功夫，一把把刘艳丽抱在了床上，刘艳丽说干啥呢，今天真不想和你睡，没有心情。刘艳丽躺在傅大伟的双臂下，她盯着傅大伟的眼睛，傅大伟也盯着她，她眼睛里确实平静如湖，没有任何波澜，傅大伟说让我睡睡，不让我睡那你睡我，我让你睡，我不会有任何怨言，我是甘心让你睡的。这话一下子把刘艳丽逗笑了。

刘艳丽说我不想睡你。什么话呢。

傅大伟说你不想让我睡，也不想睡我，你想怎么样，你想让谁睡呢，刘艳丽说谁也不想，谁像你一样呢。傅大伟说可我只想睡你，也只想让你睡，刘艳丽到底也没有推开傅大伟，像往常一样，傅大伟既不是嫖客，也不是她老公，而是一个这样的情人和她又滚在一起。

但刘艳丽拒绝他留下来过夜，事毕，刘艳丽去洗澡了，催他不要睡着，看着刘艳丽光着身子从卧室出去的时候，傅大伟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到了张一梅，以前张一梅和他睡过之后，也要这样光着身子去卫生间冲澡。

傅大伟就这样想到了张一梅，他们之间的罅隙，是许多看不见的东西，那许多看不见的东西把这缝儿越塞越大，比如周边许多人的升职，发财，周围许多人的洋房别墅，周围许多人身上长起来的那种养尊处优，那些东西长着长着就长到了他们俩之间，长成

一种反作用力作用于他们之间，让他们的距离成了一块开阔的草坪，什么东西能离间他们，这儿就长什么东西。

现在一种看不见的罅隙出现在了他和刘艳丽之间，这罅隙里长着张一梅，傅大伟感觉到由张一梅还会长出别的什么东西，卫生间里哗哗的水声把刘艳丽笼罩在了看不见的地方，傅大伟有些恍惚，大半夜了他还得走，他还得回去，刘艳丽怕他给她造成一种影响，万一将来他离不了婚，他无法与她结婚，那么这座居民楼里的人，她不希望他们记住傅大伟的影子，成为她将来生活的障碍。

这感觉傅大伟有些受不了。

这些年，他感受到了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关注，需要，他感受到了一种亲密无间，这无间超过了他与张一梅最初的，这种感觉吸引着他，他迷恋的就是刘艳丽对他的迷恋，他曾经浸泡在刘艳丽给予他的无时不在的情感的包围圈里，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她与他一起讨论张一梅，批判张一梅，她给予他慰藉，那时她单身，生活中没有男人，傅大伟只以为她也需要男人，他用身体慰藉她。后来傅大伟发现与她在一起很不错，自己就有了离婚的打算，当然本来他是用这话慰藉刘艳丽，要不他没有借口长期慰藉她，他用这借口拖着她，拖不下去的时候提出离婚，张一梅爆发了。傅大伟能有什么作为呢，张一梅说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休想离婚。

刘艳丽从卫生间里出来，裹着一条粉色的浴巾，第一句话就是，赶紧起来啊，不早了，再不走一会不好打车呢。傅大伟说不走。刘艳丽说不走就永远不要走，傅大伟说好，那永远不走了。刘艳丽撇了一下嘴，刘艳丽说赶紧起来吧，傅大伟说你怕什么呢，你今天怎么了，有谁要来捉奸吗？刘艳丽说我以后不能留你在这儿过夜了，傅大伟说奸情早就败露了，已经迟了。

刘艳丽就是听到这句话生气的，刘艳丽说你是男人，你到底不怕，你怕什么呢，你

这样拖着，你从来也不为我想一下，你能拖得起，你看看我能拖得起吗，再拖下去，我还怎么活。

刘艳丽这晚的气无法消下去，不知又从哪儿冒了出来，目光像钉子一样盯着傅大伟，傅大伟说别生气了，你不想让我呆着我走还不行吗？傅大伟知道问题的症结不在这儿，但他只能避重就轻，刘艳丽说你说的什么话，我发现真不能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你就会觉得我是在逼你，要不你搬来长期与我住一起，要不你就不要来了。听刘艳丽这样一说，傅大伟说行，听你的，你说怎么样都行。傅大伟知道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只能这样搪塞刘艳丽，幸亏刘艳丽也没有继续纠缠下去。

找不到雨伞傅大伟也出门了，下了楼，去家属区旁边的日月品店里去买伞，结果日月品店不开门。傅大伟只能淋雨在路上等出租车。清晨的雨有些阴冷，慢慢的傅大伟就感觉到了一股寒气。突然间，他竟然觉得这情境暗合了他正在经历的人生，他被打湿了，他被笼罩在茫茫的雨雾中，这周围他看不到一个人，雨水浇在他身上，寒气一股股从他的头顶聚积在他身体里，寒气四面八方汇聚，傅大伟张开嘴，想呼吸一口气，想喊一个人，他伸出手，朝远远而来的一辆出租车招手，这时候张一梅打车从他身边经过，司机想停下来，张一梅看到是傅大伟，张一梅说这个人我认识，是一个疯子，你别拉他。出租车唿地从傅大伟身边经过。

这场大雨把傅大伟淋感冒了，因为风雨的关系，傅大伟不停的哆嗦，两只手掌像芒刺一样，千万个芒刺从手掌里发射出来，他的双腿轻飘飘的，像没有了身体的重量一样。一整个上午，他倚在种子站的办公室里，身上裹着湿漉漉的衣服，等有人叫他去库房取种子的时候，才发现他晕倒在办公室里。

同事把他送到医院之后联系张一梅，张

一梅推脱有事没有来医院，吴晓波提议把刘艳丽叫来，傅大伟摆了摆手。吴晓波没想到张一梅是这样的人，偷偷打电话告诉刘艳丽，他想看看刘艳丽什么反应，刘艳丽说傅大伟叫我才去，傅大伟不叫我不能去。吴晓波说那你过来瞧瞧他总可以吧，刘艳丽说不就是感冒吗，吴晓波说张一梅不来，你也不来，这傅大伟混得什么劲。刘艳丽说说不定张一梅就在医院里藏着呢，说不定想看看她不出面会有哪个女人出面。吴晓波说你是不是不想来还是怎的，是不是怕遇到张一梅，刘艳丽说我想和傅大伟分手了，我不想和他纠缠不清了。

分手？吴晓波大吃一惊，你怎么好好的这样说，你们不是好好的吗？昨晚不是还在一起吗？刘艳丽说我早就看出来，傅大伟离不了婚，他大概压根儿也不想离婚，所以我没必要去，没必要装了。没必要还好像关心他，该哪个关心就让哪个去关心好了。吴晓波说结婚真那么重要吗？何必非要结婚呢，刘艳丽说你是男人，自然要这样说。

几天以来，一直是吴晓波在傅大伟身边照顾，中风引起的面部神经麻痹症状缓解了，傅大伟结实被吓了一跳，吴晓波说张一梅不来，说明你把她的心伤着了，刘艳丽不来，说明什么呢，傅大伟说不用装了，她不是和你说要分手吗？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到分手的时间了。

出院后，傅大伟也不提离婚的事了，也没有再与刘艳丽联系，只要他不提离婚，只要他还在张一梅的视线里出入，别的张一梅

不过问他，之后隔了一段时间，他给刘艳丽发微信，刘艳丽说她结婚了，刘艳丽还发来了她结婚的照片，好让傅大伟知道她到底还是又抵达一个岸了。

傅大伟知道刘艳丽结婚后，想试探一下刘艳丽过得如何，他说请刘艳丽吃个饭，叙叙，没想到刘艳丽满口答应了，见面后，傅大伟感觉刘艳丽并没有他想像中的改变，无非是以前睡她的是他，现在换了一个人，而且内容和形式也不过那样，刘艳丽说她不在原来的地方住了，搬去男人的地方了，傅大伟说那你的房子呢，是不是留着我们去约会呢？刘艳丽说空着呢，傅大伟说你们那个怎么样？刘艳丽说很好，一切都和你所想的一样。

你和张一梅怎么样呢，刘艳丽问傅大伟，傅大伟说能怎么样呢，那你那个，傅大伟说那个四处解决呢。刘艳丽说你这么这样呢。傅大伟说你都让别人睡了，还不许我睡别人吗？

要不，你还来睡我，怎么样？刘艳丽说，为什么呢？傅大伟说，你结婚不是为了结束与我的关系吗？刘艳丽说不全是，这样我们就扯平了，你有你的婚姻，我有我的婚姻，这样，我就觉得和任何人扯平了，和这个世界也扯平了，在我的人生规划之外，总还有另一处秘密之地，那就是你。

傅大伟没想到刘艳丽会有这样的逻辑，他定定地看着刘艳丽，大脑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短路，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责任编辑 召唤



外婆家的夏天

徐祯霞

①

再过几天就要放假了。这个假期，吴灼不打算回家，想去外婆家呆呆，一晃几年，没有去外婆家了。外婆家在陕南的一个农村，青山绿水的，风景和环境都非常好，小时候，每年假期，吴灼基本上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后来，高中了，学习紧张，假期一直补课，因此，便几年没有来外婆家了，偶尔见到外婆，也是外婆来城里看吴灼，给家里拿些瓜豆之类的蔬菜。

吴灼之所以能在外婆家一呆呆一个假期，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舅舅家的春生。春生比吴灼大一岁，按说，吴灼要叫表哥的，但是吴灼从来不叫他表哥，都是叫春生的名字，两个年纪错一岁，吴灼压根就不觉得这个表哥比自己大，甚至她还觉得从小到大，自己照顾春生照顾得比较多，比如说，春生调皮，经常在玩的时候，给手弄烂了，给腿摔伤啦，都是吴灼替他包扎，再比如他跟人打架了，吴灼帮忙喊家长，因此，春生这个表哥，在她眼里，还需要她的照顾和保护。

当然啦，春生也无所谓，不叫就不叫，叫不长块肉，不叫也不舍块肉，两人从小到大，就这样的嘻嘻闹闹地长大了。

高中毕业，吴灼考上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春生考上了西安的电子科技大学，两个孩子都算争气，双双跃进了龙门，两家人都高兴得欢天喜地，为此，母亲和父亲还专门带着吴灼一起回到了外婆家，两家人在一起好好地祝贺了一番。两天后，母亲和父亲回去上班，吴灼又留在外婆家。熬了几年，总算考上大学了，这个暑假可以放开的无拘无束的轻轻松松几天，其它的一切，都是开学后的事了，现在还操心不着，因此，吴灼一直在外婆家呆到快开学了，跟春生一起回西安的家。

在大学的这几年，多数时候，吴灼假期都没有回来，她利用假期的时间，和同学一起打工，做社会实践，学习生活也是忙忙碌碌，期间父亲和母亲来看过她两回，见她在上海一切都好，也就放心了。而且在大学期间，又在计划考研，因此，除了过年回家呆几天，基本上回西安的时间就很少很少，因此，曾经经常腻着恋着的外婆也很少见了，有时想念了，也就在微信

视频上说一会儿话,外婆知道这个外孙女忙,总是说让她照顾好自己,记得好好吃饭。

经过一年扎实的复习和努力,吴灼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公费研究生,这在吴灼的学习生涯中,又是一个成功的飞跃,接到录取消息的时候,吴灼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总算心想事成,总算如愿以偿,这几年的熬更夜读,总算有了回报,接下来,就是回家给父亲和母亲一个惊喜和汇报。

吴灼辞了酒吧服务生的工作,准备回西安,在回家之前,她没有告诉家里人,她只打了个电话,问候了下他们,然后收拾好行李,又分别去商场里给他们买了礼物,提着行李箱就上路了。坐在飞机上,她的心情快乐的像个自由飞翔的小鸟,从来没有这样放松和快乐过,她好想唱歌,但又不肯唱,怕自己的情绪惊扰了别人,正好她的座位在窗户边上,她就眼望着窗外,一个人自由的畅想,思绪一会儿在西安的家里,一会儿在外婆家所在的村庄里,一会儿又在自己就读几年的上海大都市,这一次回去,好好地在家呆几天,好好地陪陪他们,如果以后留在上海学习和工作,那么回去的时间就会更少了。这时,吴灼又想起了龙应台的《目送》,父母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在不停地看着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远,最后离开他们的视线。这让她突然觉得又有点对不起父母,父母养育自己一趟,一定是希望自己在身边,守候着他们,陪伴着他们,可是,为了自己的成长,父母总说,只要你好就行,不要管我们,我们啥时都是你坚强的后盾,离家的日子,父母对自己的想念,如何不是自己对他们的思念呢?

下午时分,吴灼到达了西安的家。这时,父亲才刚刚下班,母亲已经在厨房烧饭了,父亲在一个行政单位上班,一般都是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因此,家里的饭多数都是母亲做,见吴灼提着行李箱进门,两人都很意外,转而又欣喜若狂,一个劲说,咋回家不吭声说,说了,我们给你在外面订饭。吴灼说,订什么饭呀?就家里的饭最好,我最最想念的可就是你母亲大人

做的饭!

母亲熬的稀饭,做的烙饼,西安人有晚上喝稀饭的习惯。父亲说,再加两个菜吧!母亲说,好,冰箱里有,我现在就炒。于是,母亲一边和他们说话,一边手脚不闲在厨房里忙活着。

吴灼放下行李,也来到灶房,帮母亲剥葱,剥蒜,父亲也到灶房门口站着,一家人这一会儿都聚在灶房里,一会儿菜就好了,炒了一个青椒牛肉,一个红焖鸡块,一个西红柿炒苦瓜,一个酸辣土豆丝,都是吴灼爱吃的,父亲将菜帮忙拿上桌,盛了稀饭,一家人坐在了桌前,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这样的时刻,总是让三个人的心里都很温暖很惬意。

吃过了饭,一家人都坐在了沙发上。吴灼才将自己考上上海复旦大学公费研究生的事说了,父亲和母亲一听,都开心的不得了。父亲说,要喝酒,喝酒,庆祝一下,起先吃饭你咋不说,说了咱们喝几杯红酒!吴灼的母亲说,现在喝也不迟呀,你赶快拿去嘛,咱们三人一定要喝两杯,你这丫头,这大的喜事,电话里也不说一声!吴灼说,我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你们一直希望我考研,假如我没考上,不是对不起你们两个老人家,现在考上了,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意外惊喜,让你们好好地高兴高兴嘛。

父亲倒了酒,三人碰了杯,开怀地喝了起来。那一晚,似乎是他们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2

在家里呆了些日子,一天陪陪父母,会会老同学,时间也过得很快。转眼时间已经是八月半了,吴灼说,爸,妈,我想去看看外婆。母亲说,好,这个周末,让你爸开车,咱们一起去,我也有好长时间没有去看外婆了,难得你还记得外婆哟!吴灼说,记得,咋不记得,我还经常跟外婆手机视频呢。我小时经常去外婆家,外婆可疼我啦,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尽着我,不让春生跟我争,为此,春生还跟我生气,说外婆偏心眼,不过,估计现在不会说啦!说罢,又笑。

周末,一大早,父亲去门前买了早点,三人吃了,又在街边上买了些水果牛奶和营养品,他们便开着车上路了。三个小时后,他们就来到了外婆家的村口。几年没来了,外婆所在的村庄大变样了,村口立起了一个很显眼的标志牌:“郝家庄”,大青石砌的,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的书法字,书法很漂亮,给人的感觉既文艺又时尚。道路也比以前宽阔了许多,以前的泥沙路,现在都变成了柏油路,而且也加宽了一半多,可以同时通过几辆车,村里沿路都安上了太阳能照明路灯,靠近河边的路旁还有木廊的人行步道,漂亮整齐安全又美观,沿河两岸栽植着成行的绿柳,这哪里还是自己过去常来的村庄,这俨然就是一个现代化的生态村落。吴灼看着又兴奋,又好奇,一路上,两眼不停地向外张望着,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外婆的家门口,母亲在头一天就给外婆打了电话,外婆知道他们要回来,就在家里候着,本来舅舅要外出,听说他们要回来,也就没去,都在家候着,因此,他们一到门口,屋里人听到车响,就都出来迎接他们了,看到吴灼,都高兴地和她打招呼,我们的大学生来了呀,哎,现在真是女大十八变,越来越漂亮了!舅舅和舅娘将他们拿的东西提回去,外婆拉着吴灼的手,这几年都不来看外婆,外婆都想死你了。吴灼紧挨着外婆,亲昵地说,外婆,我也想你呢,可不,这就来了呢!

一家人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春生赶忙给倒了水,说,听姑妈说,你考上了复旦的研究生了呀?吴灼说,是的,还得再读几年,你呢,啥打算?春生说,我学的电子科技,我想回村,带动村民发展电商,现在国家重视农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设施都投入的多,一路上你应该也看到了,只是农民的观念还跟不上,农村的很多农副产品卖不出去,但是他们却不懂网络操作,不知如何运营,现在发展电商是趋势,其它一些地方,通过电商运营效果很好,因此,我想带动大家走电商致富的路。

吴灼听说后,激动地说了声,好!有需要

的,也跟我说,我也可以帮忙。春生说,好的。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聊着,聊着吴灼的学习,聊着家乡的变化,聊着两个孩子的未来和前途。

父亲和母亲在外婆家里呆了两天,周末的下午,开车回西安上班了。吴灼要是在外婆家多呆些日子,父母同意了,在外婆家,他们是最放心的,难得这个假期能在家呆些日子,外婆也挺牵挂她的,让她在这儿多呆几天,陪陪外婆,这对外婆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在郝家庄的日子,吴灼除了陪伴外婆,就是和春生一起做电子商务。春生的商务平台才建立起来,需要在网上引流,提高关注度和网站的点击率,正好,吴灼在这儿成了春生的帮手,两个人本来年龄就相仿,又都是大学生,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弄啥做啥也能想到一块儿,说到一块儿。其实这时候的春生已经谈的有女朋友了,名字叫孙南,延安人,两人是电子科技大学的同学,可以说是同窗几年,算是情投意合。在上大学的时候,孙南经常听春生说起吴灼这个淘气的表妹,现在听说是吴灼正在春生家,就要来看吴灼。几日后,孙南也来到了郝家庄,并且还带来了其它的几个同学,这个假期于他们来说,或者都是放松的,学业完成,像吴灼那样的,要继续深造的深造,不再深造的就计划就业,或者考公务员,或者是创业。春生和孙南在学校都已经商量好了,两人决定一起创业,到郝家庄来发展电子商务,帮春生实现自己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理想。

几个年轻人见了,又新鲜,又好奇,一会儿就都熟悉了,他们聊大学生活,聊现在,聊未来的理想,屋里不断地传出一阵一阵开怀的笑声。孙南怕人多,年轻人叽叽喳喳,吵着了外婆和春生的爸爸妈妈,就说,春生,带我们出去转转吧,于是,几个年轻人就随着春生出了院门,往村庄边上的柳河去了。

其实啊,要说现在的农村,一点不比城市里差,街道村庄干净整洁,到处绿化美化的很漂亮,家家门前都砌的有花坛,道路宽敞,空气

清新,就是缺少能带动村民致富的项目,要是能将这个问题解决,住在农村其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春生打算搞一个电子商务培训班,将村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组织起来,给他们授课,让他们也都学电脑操作,网络销售的技巧。刚好他的几个同学也都是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人给讲几节课,一个礼拜,应该也就培训得差不多了,年轻人,记性好,接受能力强,村里要发展,靠自己一个人不行,只有将大家都带动起来,形成一种氛围,才能让各家各户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他有一个设想,在这里再搞一些民宿和餐馆,将旅游经济做起来,郝家庄山青水秀,自然风光这么好,城里人周末来这里度假休闲,绝对是个好去处,他还说服他的同学,让他们一起加盟,其中一个男同学就动了心,说,我来,这里这么美,在这里一边休身养性,一边干事业,多享受啊!他说,我本来就是吃货,让我搞民宿经济挺好,一天卖不完的,我都吃完。说罢,众人哈哈大笑。

年轻人在一起怎么着都是快乐。大家得知吴灼一周后,就得回西安,就都加了她微信,并约定,以后再回来了,仍旧在郝家庄聚。吴灼说,OK,一定哟!

第二天,他们又一起去了二龙山水库,玩得开开心心,还拍了很多的照片,回来相互传了,还发了朋友圈。外婆看到他们的照片,也高兴地说,真好,年轻真好,个个都这么朝气蓬勃,你们这个年龄,真是让人羡慕呀!春生的父亲和母亲,则想着招待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吃好玩好,开开心心。乡村的人就是朴实和厚道。

可就在那天下午,天突然开始变了,一阵风的功夫乌云压顶,紧接着,便收到天气预报黄色预警,说是晚上有大暴雨,让人们注意防汛,防自然灾害,无事不要出门,都尽量在家里呆着,离河边近的,最好去离河边远的地方躲躲,因为,此前郑州的暴雨已经出现人身伤亡事件。

好好的心情,一下子被这暴雨的信息破

坏,无忧无虑的心顿时有了危机感。几个年轻人都在内心祈祷,雨不要下得太大,好好的一个夏天,别因为过多的雨水让人们的生活受到困扰,更不希望村民因此而遭遇灾难。现在,好不容易在国家的扶贫政策下,村村庄庄的日子都过好了,再遇上洪涝自然灾害,又会让一些人返贫,重新陷进贫困的境地。

可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晚饭后,雨便淅淅沥沥地开始下了,并且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坐在家里,一直都能听到雨点敲打窗玻璃的声音,一声一声打在玻璃上,也打在人的心上。能听到雨打玻璃,就证明,不仅在下雨,而且在刮风,只有刮风了,雨才会改变方向,不是垂直落地,而飘向窗琉璃,有过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

那一夜,大家都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为消磨时间,也为应付紧急情况,几个年轻人全没了白日的欢欣和雀跃,个个蔫下来了,心里忽然有了许多的担心和焦虑,害怕雨就这样下一夜。到十二点后,外婆有些熬不住了,说,我眼睁不开了,我去睡呀!她睡后,春生的爸爸妈妈也相继去睡了,留下了五个年轻人,到两三点的时候,他们也熬不住了,都蜷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夜,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3

天刚有点蒙蒙亮,春生就醒了,他没惊动大家,悄悄地起身,打开门出去了。

雨还在下,院子里已经积了半尺深的水,多亏屋阶檐高,农村吧,建房子,修屋阶檐还是有道理的,屋阶檐高了,就算是下大雨,浸了院子,雨水也不会漫进家里,这是农村人的生活经验。

见雨仍在下着,春生又返身回来,在屋角取了一把伞,他取伞的时候,声响大了点,大伙也就醒了,一个一个都从沙发上起来了,见他出去,便要跟着一块出去,于是吴灼和孙南合了一把伞,其它人各自结合就了雨伞,便一前

一后的都出门了。

春生想去的地方是河边。每次下大雨的时候,村里人都要到河边去看水,通过看水,可以知道这一夜雨下得有多大,河水涨了多少,村里人对雨量的衡量便是以河床水位的高度,雨小了,水位就低,雨大了,水位就高,其中有几年雨下得特别大的时候,将河面上的桥都冲走了;起先是木桥,后来觉得木桥离河面近,太低了,就修成悬在空中的吊桥,铺的木板,但是有几次,水一样漫过桥面,看得人心惊肉跳,要知道,桥的高度,已经是人居住的高度的,水上了桥面,就意味着水随时都可能冲进老百姓的家,这样的河水也是挺惊悚人的,洪水来时,无人可阻,无人可挡,它会席卷村落和良田,庄稼、人畜。

因此,在这个雨夜之后,春生首先想去看的是柳河,柳河之所以叫柳河,就是因为河边生长着许多原生的柳树,这些柳树多是河柳,依河而生,很坚韧,很顽强,每年夏天河里涨水,水落下之后,它们挂上一身的树枝和木棍,但仍是安然无恙,河水可能会将它们的枝条压得东倒西歪,但是却很少将它们连根拔起,雨水过后,天渐放晴,它们又仰起活泼轻柔的枝条,随风灵活地摇摆,这也是郝家庄人喜欢它们的原因,或者,它们没有城里的垂柳好看,但是它们却永远精神蓬勃,风吹不动,雪压不弯,任它狂风暴雨也不能将它折断。

可今天的河水,却不似往日的河水,它像一头咆哮的狮子,一路吼着向前滚滚而去,平日里清冽的河水,此时,全成了满河的泥浆,河边的几块玉米地被冲了,玉米杆和玉米棒子一顺儿的伏在泥浆里,还有几截道路已经被冲断,净是裸露的石头和陷下去的水坑,临近的几户人家家里也灌了水,那些人正拿着盆,和灰斗往出盛,个个忙忙乎乎,人影散乱,有的跑进,有的跑出。春生就赶紧问,哎哟,水进家里了,这么厉害,人都没事吧?有人便答他,人没事,见水进屋了,人都赶快撤了,没敢在家里呆,早上才回来的。回到家里,就这样了,家里

都成淤泥滩了!吴灼和春生的几个同学见状,也赶快参与到铲泥和排水的劳动中,不管咋说,先得将家里的泥水清理干净,因为,这附近十多户,还不是一户,因此,都得靠大家帮忙,因为道路垮塌,后半夜也断电了,可以说,现在整个村庄都没有电了,要修路,要重新架电。一场雨水,打乱了郝家庄平静安详的生活,特别是这些遭遇水患的人家,家被水浸了,家具被水泡了,床湿了,一切都弄得零乱不堪,好在晚上村干部负责任,组织他们撤离的早,人员没有什么伤亡,可眼前的毁损,又让人心痛不已,毕竟都是过日子的人,屋里的家具和物件,都是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村里人见临河边的人家屋里灌水了,也都来帮忙搬东西,能搬走的搬走,不能搬走的,尽量清理,以减少物品的损失和损坏,正在大家忙成一团的时候,村里的第一书记叫来了电力局的电工,为大家抢修电路,以保证村里晚上能正常用电。

这一场雨水,春生家里因为地势高,只是院子里浸了水,还因为屋阶檐高,没受到什么影响。但河边的村民就不同了,很多家的房屋都不同程度被雨水损坏,河面上的桥也被水冲塌了,剩下半截子桥庄满身伤痕地歪在那里。河那边的人,过不来了,河这边的人,也过不去了,一条河,再次隔断了这一河两岸,让数步之遥又成了莫可奈何的叹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有爱心人士想来救援也无法过河,修电的人,还是书记带着从山边走小路绕过来的。

一时半会,河对面就聚集了好多的人,县上镇上得知郝家庄遭遇水灾了,领导也来了,可是,站在河对面不能过来,现在,当务之急是在河面上架一个临时的桥,要不然,从山上绕小路运送东西,又危险,又不方便,于是交通局便来了人,拉的钢管和木板,准备架桥。边上站着的人,就加入了建桥的行列,钢管固定住后,便往上铺木板,一块一块的用铁丝捆牢,一直到中午时分,总算桥修好了,人可以通行。这时,也有好多爱心人士给拉来了方便面、面包、

奶和矿泉水,村里也有好多的村民招呼大家去家里吃午饭,有的去了,有的没有去,就吃这些方便食品临时对付一下。春生一看,这样不行,就让吴灼和孙南回去让她舅舅和舅娘给在家里煮面,煮好了用桶装来,一个桶装面条,一个桶装臊子,这样大家也能吃点热乎的,舒服可口一些。吴灼和孙南回去帮春生的父母了,春生和几个男同学,仍旧在受灾严重的人家门口清理淤泥。

饭后,吴灼就在想,能不能发动社会爱心人士捐款?这建桥需要钱,修路需要钱,安置村民的临时生活,也需要费用,如果能得到社会上的帮助,那么,灾后重建也会变得容易一些。于是,她将郝家庄受灾的视频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很快,她的同学就开始响应了,大家纷纷在同学群里捐款,由班长一一代收,一会儿,便集了两万多;她的微信好友中,也有一些人转来了钱,有的300,有的500……但都是一份关切和心意。到傍晚时分,也已经集下了五万多,她将这个好消息说给春生。春生说,做得好,吴灼,你还行,有爱心哟,还以为你在大城市生活习惯了,根本就不会懂得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灾难和生活,原来,你还这么有爱心,也善于想办法,五万元钱,最起码可以给这些受灾的村民购置一些生活用品。听春生这么说,吴灼也深感欣慰,不管在哪儿生活,是在繁华的大上海还是在眼前的这个郝家庄,吴灼也永远会是吴灼,不会因为自己走远了,就丢掉了最起码的悲悯和慈爱。

晚上,吴灼给爸爸妈妈打了电话,将自己给郝家庄帮忙捐赠的事说了,她的父母都说女儿做的好,真正的长大了,有自己的思想,有了一个青年的情怀和担当。他们说,既然这是我们的女儿发动的,又是外婆家的村庄遭难,那么,我们也捐吧,我跟你妈妈一人捐个1000元,算是对郝家庄的村民也尽一份自己的心意,我们现在就给你转过来啊!说罢,马上就用微信转了2000元。见父母这么大度,吴灼心里一热。

父母不仅仅是对自己舍得,在需要他们支

持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是会很舍得的。

在吴灼发动网上捐款的同时,红十字会、慈善协会也纷纷送来了钱和物资,还有其它的一些单位和个人,民营企业家,他们都纷纷伸出爱心之手,支援郝家庄的人们度过眼前的危机。

这一晚,河边的人家都没有在自己的家里住,都住到了村里安全一些的人家家,春生也叫了一户人家住自己家,他将自己的房子和客房腾出来,自己和同学睡客厅,吴灼和孙南睡沙发,他们几个则打地铺。好在,白天电已经修好,虽然人心仍是不安,但村庄却也灯火通明着,这些明亮的灯光,又带给人一些心理上的安定。

第二天一早,吴灼的父亲和母亲就开着车来了,车不能过河,就停在河对面,他们给女儿打电话,说是给带来了一些生活物资,让吴灼和春生去帮忙拿一下,一伙年轻人又急急忙忙地去河对面搬东西。

接到吴灼的电话,她的母亲一夜无眠,郝家庄毕竟是自己的娘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翻来覆去,一直不能入睡。吴灼的父亲说,你也别太担心,女儿不是说了嘛,没有人员伤亡,你先安心的睡吧,若是不放心了,明天咱们回外婆家去看看哟。听丈夫如此说,她心稍宽,忙说,那就明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回去一趟啊!才在天快亮的时候,闭了一会眼睛。

早上起来,吴灼的父亲又买了十箱方便面,一些面包和牛奶,装上车,就一路向着郝家庄开去。

看到好好的娘家几天时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吴灼的母亲忍不住一阵伤心和难过。都说洪水无情,的确如此,好好的村庄,一夜之间,便成如此败像,真是让人惨不忍睹。这个村庄,也曾发生过几次水灾,但都没有这一次的厉害,最严重的时候,也就是摧毁了河边的庄稼,还从来没有说将这么坚实的水泥桥都给冲毁了,也没有水灌进人家的情况,而且眼前还是半腿深的淤泥,她一边四处打望,一边暗自

神伤。见母亲这样，吴灼又宽慰母亲，说，妈，不要紧的，大家都在给这儿捐款，国家和政府也会支持这儿的灾后重建，你来看了，也不要太着急，洪水无情，人有情，自然灾害，也是没有办法的，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是我们希望它不发生，它就会不发生的，只要我们都齐心协力，灾难一定会成为过去的。听了女儿的话，母亲握紧了女儿的手。

外婆听说女儿和女婿又回来了，还带了一车的东西，就又赶忙过来看望。看到从车上卸下来的一大堆东西，外婆说，谢谢你们啊，我替乡亲们谢谢你们啊，你们能帮老家的人分忧解难，我心里也宽慰了很多，这个村庄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次水灾这么厉害，几家人的房子都冲坏了，幸亏人都转移得及时，没有伤亡，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大舅也上来，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村里的干部也来了，跟父亲和母亲一一握了手，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对家乡人民的支持和关怀。

父亲和母亲来了就一直帮忙修路，清理淤泥，一刻不闲的忙活着，两人一直忙到下午边上，看着天快黑了，便对吴灼说，你也快要开学了，跟我们一块回去吧，回去收拾收拾，做点准备，过几天，也要去上海了，这边有啥事了，让春生及时告诉你，现在网络方便，可以随时随地的沟通和视频。吴灼想想也是，今年又要去上研究生班，一切又都将是全新的，新的老师，新的同学，耽误了开学时间也不太好，便去收拾东西和父母一起回西安。

走时，吴灼对春生嘱咐了又嘱咐，说，回头有啥事及时告诉我啊，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帮忙，我虽然不在这里，但也永远是喝郝家庄的水长大的孩子！

4

这个夏天下了太多雨，不仅是郝家庄，很多地方都下了雨，而且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洪涝

灾害，这是一个多雨的夏天，也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夏天，天就像是漏了似的，总也下个不停，不是这里下暴雨，就是那里下暴雨，有的一下就是一天，有的接不连欠的下好几天，白天能稍好点，人容易防备，最糟糕的是晚上，暴雨的程度又无法预测，也无法丈量，只有战战兢兢，惊慌失措，一颗心满是恐慌，无处安放。一个夏天，感觉似乎总没晴上几天，转眼就到了秋天。

吴灼已经去上海读研究生了，郝家庄的灾后重建在日夜不停地进行着，春生时不时地与吴灼视频通话，看到郝家庄一天一天的恢复到原来的样貌，吴灼焦虑的心总算平复下来了。

马上要中秋了，吴灼对春生说，让他和孙南组织一场中秋晚会，以庆祝郝家庄抗灾救灾取得的胜利。春生听从了吴灼的建议，叫来了一些他电子科技大学的同学，他们为郝家庄的村民们进行了一场义演，同学们都很踊跃，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吹箫，有的吹葫芦丝，有的演小品，有的说单口相声，晚会精彩纷呈，好不热闹。这是郝家庄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晚会，也是在乡村振兴中，吹进郝家庄的第一缕文化之风，村民们便在这样的一个欢天喜地乐淘淘的气氛中迎来了中秋月圆。

此时，吴灼正坐在窗前托腮远望：月是故乡明。母亲的电话便打进来了，问吴灼中秋怎么过？吴灼说，同学们会在一起聚餐，吃月饼，但是，自己还是会想家，想亲爱的爸爸妈妈，想外婆，想郝家庄。母亲说，我们也都会想你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亮圆的时候，便是我们在想念你！母亲说完，父亲接过电话，送上了对女儿的节日祝福，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会想念你，我们都是你永远的精神家园，你的健康和快乐，永远都是我们最大的知足和幸福！

挂了电话，吴灼拆开外婆寄来的月饼，认真地吃了起来，夜便顿时显得踏实和安逸起来。

责任编辑 召唤



飞翔的板车

凌 鹰



洪水生吹着口哨走到接近黄虎街的口子边时,见几个中年女人在擦皮鞋,他就用眼睛瞄了她们一眼,这一瞄,他就看见了张甲等的老婆。张甲等的老婆显然并不认识洪水生,当洪水生坐到她面前的小矮凳上将一只脚伸出去时,张甲等的老婆就快速地用一双手和一副讨好的笑容将他的脚接住了,然后放在擦鞋的踏板上,好像稍慢一点点,这两脚都会被其他擦鞋的女人抢走。在张甲等的老婆仔细而又卖力地为他擦着皮鞋的时候,洪水生就一直盯着自己的皮鞋。皮鞋原是沾了一些灰尘和油污的,而且好像还粘了几点黄豆大小的肉末和骨头屑在上面。洪水生出门之前,本来在家里已经将皮鞋擦了一遍,但走到街上,走到黄虎街口子边,特别是看到张甲等的老婆时,他突然就觉得刚买几天的皮鞋总显得灰不溜秋的,像两只从灶膛里跑出来的黑母鸡,于是就很想把皮鞋再叫人擦一下,而且也很快就选定了由谁来帮他擦这双皮鞋。

洪生在小矮凳上坐了还不到十分钟,脚上的一双皮鞋便由灰不溜秋的黑母鸡变成了刚从池塘里游上岸来的黑鸭子,毛色光亮得在阳光下有几分晃眼。

擦了皮鞋快步来到黄虎街,洪水生就看见了街两边靠墙摆着的十多架板车。拉板车的汉子一见洪水生站在他们面前,就都明白了洪水生很可能会给他们中的哪个人带来一点收入,就都抢着争着要为洪水生卖一回力气。可洪水生就只是那么在他们中间看来看去,好像对他们的力气都很怀疑似的。把他们全都打量了一遍之后,洪水生才问:张甲等呢?

洪水生一说出张甲等的名字,这些拉板车的汉子就把他们真真假假的笑容像突然下大雨收起他们凉在外面的衣裳一样收了起来,然后坐回他们的板车上,谁也没理洪生水的问话。

洪水生正要转身去问刚给他擦了皮鞋的张甲等的老婆,向她打听张甲等今天是不是出来拖板车了,就看见张甲等拖着一架空板车走了过来,那件洪水生经常看见他穿在身上的蓝色工作服汗渍渍的,他显然是刚刚给别人拉完

货回来。

张甲等走近的时候，洪水生对他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了。平时，洪水生在街上碰到拉着空板车或拖着一车货的张甲等，他也总是笑一下就走开了，而且这笑一笑还必须在张甲等已经看见了他的时候，如果没有看见他，洪水生就会绕开或把头偏向一边。

现在，洪水生看见了张甲等向他走过来，他除了像以往那样对张甲等笑一下，还从裤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张甲等。张甲等说不抽。洪水生说抽一支吧。张甲等说我真的不抽烟。洪水生就对他笑了一下，把烟放进裤袋里，脑子里就想起了张甲等每次回去给村里人发烟的那副笑脸。

洪水生按辈份应该叫张甲等叔叔，但洪水生没有叫，他什么也没叫他，既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名字，他就只用眼睛叫他。当张甲等也看着洪水生的时候，洪水生就觉得自己已经用眼睛把张甲等给叫应了，于是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你给我搬几件家具吧。

张甲等犹豫了一下，然后就说：好吧，是电器还是木器？

洪水生说：电器。

张甲等说：东西多吗？东西多的话你就再叫个人吧。

洪水生说：我不请别人，就请你，我不想把钱让别人赚了。

张甲等听了这话就心里暖了一下，于是就有点感动地看了一下洪水生。可洪水生却并没有看他，洪水生只是看着自己擦得很光亮的皮鞋，又看了一下张甲等脚上那双灰黄的球鞋。然后，又将目光抬起来，看着张甲等的工作服。张甲等的工作服本来是蓝色的，现在已经变得既有点泛白又有点灰黑了，但还依稀能看见工作服胸口上的那几个小字：水县糖厂。



初秋的上半，城市的街道上还是和夏天一

样显得闷热干燥。

洪水生把张甲等带到一个电器超市，那些服务员一见洪水生来了，就比赛一样一个比一个笑得好看。洪水生将早就买好了的洗衣机冰箱彩电之类的电器一件一件地点给张甲等看，并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抄着他已买好的一大堆电器。然后，对张甲等说，你就按这纸上写的搬，搬哪些东西服务员会告诉你。

张甲等搬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冰箱。其实按这家超市的规矩，本来是负责免费送货的，但洪水生拒绝了，洪水生买好电器的时候就拒绝了超市的这项服务。

张甲等将冰箱背到板车上，用绳子小心翼翼地捆扎好。洪水生就骑着他那部已买了一年多的摩托车在前面慢慢地开着，到了十字路口的花坛边，洪水生见张甲等已拉开很远的距离，就停下来，望着花坛里的海棠花和菊花出神，等张甲等赶上了，他又把车发动。

水县毕竟是个县城，不大，从那家电器超市到洪水生家也没费多长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洪水生新房的楼下。

洪水生走在前面。当他走进昨天才装修好的新房里的时候，他妻子正好抱着他只有一岁多的儿子坐在一部颜色灰暗的旧彩电前看着一部武打片。洪水生的老婆见洪水生回来了，就笑得非常开心。洪水生看着并不漂亮也不难看的妻子，得意地说，你很快就可以看29寸的新彩电了。

洪水生笑嘻嘻地说着走近他老婆，刚把手伸到他老婆的胸口边，不知是想抱一下他们的儿子还是想捏一下他并不太好看的老婆的大奶，张甲等就背着那个还没拆封的冰箱上来了，脚步声和喘息声同时飘进屋里，像两股凉爽的风，吹得洪水生透身的舒服。

张甲等弓着背站在门口边并没进来，他问了一句，要换鞋吗？这句话让洪水生稍微迟疑了一下。他刚进来的时候也差点忘了换鞋了。在搬进这套新房来之前，他和他老婆一直是租房子住的，租的都是旧房，有时一年要搬两三

次家，也就从来没想到要拖地换鞋这些事。现在有了这套新房，房子被他老婆拖得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子，他一下子倒显得有点别扭了。

看着张甲等还弯着腰在门口边等着，他的背上还压着那只大冰箱，洪水生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他在乡下杀猪时，就经常将一头去了毛开了膛的猪背在背上，也像张甲等这样弓着腰，将猪肉背到板车上去。那一天，洪水生就是这样背着一只杀好的猪往板车上放的时候，才将张甲等的那件白衬衫弄脏的。按照杀猪的程序，杀好的猪去了毛之后要挂在竖放在墙上的楼梯上才能开膛破肚，将内脏一点一点地掏出来清洗干净。那时候的洪水生刚跟人学杀猪，是个徒弟，掏空内脏后的猪肉不可能叫师傅去背，就只能由他这个做徒弟的去背了。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洪水生和师傅买了这头猪是赶中秋节这趟生意的。那时候，张甲等的父母都还健在，张甲等又还没结婚，他理所当然要从他工作的水县糖厂赶回来陪他的父母过节了。

在杀这头猪时，张甲等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一直就站在一边看着。在看洪水生和他师傅杀猪的过程中，张甲等好像是散了两次还是三次香烟。洪水生记得张甲等每次散烟都没散给他。第一次没散给他，他并没有在意，那时他只有16岁，刚初中毕业不久，身子又单瘦矮小，张甲等可能以为他还是个孩子，还不能抽烟还不会抽烟，没散给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等那些都得到了烟的人把烟点起来的时候，洪水生便尴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没有过滤嘴的纸烟，抽了起来，他点燃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张甲等，他是想提醒张甲等，他洪水生是抽烟的，下一轮可不要再漏掉他了。

可是，张甲等在满脸微笑地散第二轮烟时，散到洪水生面前却说，对不起，没了。还将烟盆倒过来凑到洪水生面前给他看。洪水生想，你为什么就要将我散到最后呢？你

散到前面或散到中间，最后轮不到的也不是我了呀。洪水生这么想着的时候，就觉得张甲等那歉意的笑容比他刚用刀尖戳烂的猪尿泡还要讨厌，就觉得张甲等的笑容里充满了对他的嘲讽和不屑。

本来，洪水生只是一时有点不好受，也并没有把这支烟装到心里去。事情的复杂性是在洪水生将猪肉背到板车上去形成的。

洪水生背着那只还流着血水的猪，双手反在背后，抓住被剖开的猪肚皮，一张嫩背弓成了半弧形。走到板车边的时候，他将背一直，再一挺，那猪就被他扎扎实实地甩进了板车里。可是，事情也就这样产生了，由于杀猪时刮毛开膛清洗要用很多水，地上早被淋得一摊水一摊泥。洪水生将猪肉丢到板车上时砸得很重，砸得板车下的两只轮子下面泥水四溅，旁边所有的人身上都溅了一身泥水。张甲等当时穿的是件雪白的的确良衬衣。别人的衣上溅满了泥水都在哈哈大笑，只有张甲等没有笑，他阴沉着脸，看着突然开满黄花的白衬衣，然后冲过去，对洪水生说，我没给你散烟，你就这样报复我，这衣服，你赔！

当时的确良还是很时髦的。洪水生知道不赔是不行的，因为他看见张甲等平时回来，是从来不在本村洗衣的，本村井里的水似乎总是浑浊着。他洗衣总是跑到离家三里路远的一个村里去洗。这下，白衬衣是再也洗不干净了，他能不赔吗？

洪水生将一双崭新的拖鞋丢到张甲等脚边的时候，他觉得拖鞋落到地板上时发出一声闷响，就觉得是一头去了毛开了膛的猪砸在板车上的那种声音。

洪水生就在这种真实而又恍惚的联想中看着张甲等弓着背换了拖鞋，将冰箱背到他指定的地点，轻轻地放下来。洪水生也没上去帮忙，而他居然在将冰箱放下来时放得轻悄悄的，像放一朵棉花，可他的脸却胀得通红，瘦长的脸颊上挂着两串汗水。



电冰箱搬回来后其它的电器洪水生就让张甲等一个人去了,他觉得他已带张甲等找到了自己的家,自己就没必要跟着他跑来跑去了。他根本就不担心张甲等还能把他的那些电器搬到哪里去。他量张甲等也不敢这么做,除非他再也不拉板车不在水县露面了。他还想出现在水县街头他就不敢这么做,因为洪水生已经在城里买了房,既然在城里买了房,就意味着他在水县这座城市安家落户了。他既然要定居在水县城里,就随时有可能碰上张甲等。张甲等如果把他那些电器搬到别的地方去卖了,他就不想在水县城里住了吗?他不住在水县他又还能到哪里去住呢?

所以,在张甲等搬最后一趟电器家具的时间早就超过前面几趟所需要的时间,洪水生的老婆开始嘀咕,开始对洪水生提出她心里的疑虑的时候,洪水生就说,不可能,不可能。当然,洪水生只是对他的老婆说不可能,也并没有说为什么不可能,这就无法消除他老婆嘴里的嘀咕,那些嘀咕的话语就仍然像洪水生每次杀猪时,猪血流尽之后从刀口里冒出来的那一串串血气泡,让洪水生产生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就不再跟他老婆多说什么。只在每个房间里蹿来蹿去,像参观一座宫殿。

事情果然像洪水生所分析的那样,就在洪水生的老婆的嘀咕一直像洪水生杀猪时从刀口里冒出来的血气泡一样源源不断地冒出来的时候,张甲等在楼下叫了起来。张甲等也没叫洪水生的名字,他只是在下面喊:下来一下,下来守一下东西!

尽管这时已经快晌午了,洪水生觉得张甲等这一趟花的时间也确实太久了一些,但听到张甲等在楼下喊,他还是很得意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他觉得他的这种分析和判断切中了张甲等的某种要害,他得意的正好就是这一点。

这是最后一趟了,张甲等这一趟才把电视

机搬过来。他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冰箱洗衣机只能单件地搬,只能一次搬一件,一件放在板车上就不能再放别的在上面了,因为电器是不能压不能碰的,最后搬彩电,板车上就还有空隙,有空隙就可以把那些电饭煲、电炊壶一类的小电器捎带回来。

等洪水生下去之后,张甲等才拿起那只电饭煲和电炊壶对洪水生说,我先把这个搬上去。

张甲等的意思是要洪水生在楼下守着那部电视机,他先把这些小家电搬上去再下来搬,这是拖板车的人都能想到的一个问题。他们这样想当然是怕将主人的东西丢失,丢失了东西是要赔的。他们谁愿意做费力又赔钱的蠢事呢?他们谁会有那么蠢呢?

洪水生从口袋里掏出那包今天特意买的香烟,对张甲等说:你怎么把烟也戒了呢?你原来抽烟很利害的呀。洪水生说这话时,发现张甲等尴尬了一下,就将烟盒在张甲等面前晃了晃,说,还是抽一支吧,这烟三十多块钱一包呢。张甲等回头看了一下洪水生,讨好地说,烟是好烟,我已戒了,就不再抽了。洪水生听了张甲等这么说,就得意地拿出一支烟,啪地点燃,看着张甲等上楼。洪水生突然奇怪地发现,张甲等上楼的时候,双腿微微地颤抖。那电饭煲和电炊壶应该是很轻的东西,他怎么会显得那么吃力呢?洪水生这时突然想到了那个冰箱和洗衣机。他想张甲等是怎么弓着背搬上去的呢?那应该是很沉的,可他都搬上去了,就像拖煤的人将一大筐煤从煤窑里拖到地面一样。他这时才注意到,张甲等很瘦小又很苍老,他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吧?洪水生记得,他初中毕业学杀猪的时候,张甲等还不到30岁,那时候,他一脸的白净,村里一个小学民办老师还主动托媒要嫁给他。可他说我怎么会要个民办老师呢?我怎么会要个那么胖的人做老婆呢?那个小学老师是胖了点,但长得白里透红,在村里应该是最好看的姑娘了,她父亲又是村支书。洪水生那时就认为,如果能娶到这个姑娘做老

婆,就等于娶到了仙女。可张甲等却连仙女都看不上,这就让洪水生觉得,张甲等上班的那个糖厂,就是一座天堂。一个从天堂里下来的人怎么会娶一个民办教师呢?这样想,洪水生就觉得张甲等不娶村支书那个当民办教师的女儿很有道理,就觉得自己想娶个女民办老师这样的老婆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是荒唐透顶的想法。于是,每年村里砍了甘蔗,洪水生随村里人将甘蔗送到水县糖厂去时,他就特别关注那个糖厂。糖厂并没有在县城,它建在离县城有20多公里远的潇水河岸上。糖厂的后面是一个小镇。糖厂离县城远,离洪水生他们村庄倒是还近些,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可是,将甘蔗挑到糖厂,洪水生的衣服已经透湿了,连脚下那双解放鞋里都是水,是他的汗变成的水。

在糖厂,洪水生总是看见张甲等穿一双黑色的翻毛皮鞋,村里人都叫它大头鞋。张甲等穿着黑色大头鞋和白衬衫站在糖厂,看着自己村里的人挑着一捆一捆的甘蔗走向他,就笑着一个一个地跟村里人打招呼,好像那甘蔗全是挑给他的,好像这些蜜一样甜的甘蔗可以够他吃一辈子。当然,这个时候的洪水生虽然正在学杀猪,但还没有发生将张甲等的衣服弄脏那件事。发生那件事之后,洪水生扯了6尺白的确良布,用张甲等那件被他弄脏的白衬衣作样,做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的确良衬衣赔给他,布料加手工费,一共花了12块钱。以后,洪水生就再也不去糖厂送甘蔗了。洪水生能背动一头猪,却挑不动那两捆甘蔗,他觉得那些甘蔗就是一根根铁棍,一根根钢筋。原来,村里到处可见的那些甘蔗,洪水生是非常喜欢砍的,他经常溜到甘蔗林里去,折一根又粗又长的甘蔗,躲在里面慢慢啃,慢慢吃。刮风的时候,风吹得甘蔗叶子摇摇晃晃发出很好听的声音,洪水生就觉得村庄很美,就觉得村庄时刻散发着一种甘蔗的甜润味道。后来,赔了那件白衬衣,洪水生就讨厌给糖厂送甘蔗了。讨厌给糖厂送甘蔗后,洪水生就开始讨厌村里种甘蔗了。他讨厌甘蔗是他的事,是他个人藏在心里的事,他的这种

讨厌并不影响村里种甘蔗,种甘蔗是集体决定的,可以给村里挣钱,所以甘蔗还是铺天盖地每年被村里人种着,这样一种一种,就种出了洪水生对村庄的厌恶。后来杀猪杀到城里来了,洪水生就很少杀猪了,只卖猪肉,卖猪肉比杀猪赚钱又省力,他就积了钱要在城里买房子,就不想再回到村里去了,尽管村里早就不种甘蔗了,不种甘蔗了洪水生也不想再回去了。有什么比在城里卖肉更让洪水生心满意足的呢?他每天在城里卖肉卖得心花怒放,他还回村里去干什么呢?

靠卖肉攒钱买了房子的洪水生现在又买了这么多电器回来,洪水生觉得自己注定已不可能再回到家乡甘蔗村去了。现在,洪水生不是正眼睁睁地看着原来那个站在糖厂门口看着村里人挑着甘蔗走进糖厂的张甲等正在给自己搬东西吗?这个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然而,这样的事实很快又让洪水生胸口一阵阵憋闷起来,好像被一捆甘蔗压住了一样。洪水生觉得这种感觉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它就像一只被他赶跑的狗,一只乱咬他被他气得用砍甘蔗的镰刀赶跑的大黑狗,隔了这么多年又突然回来了,让洪水生感到很不舒服甚至感到恐惧。洪水生记得他这天上午刚站在那些拉板车的人面前时,他还在犹豫,还在想一个问题。他想的是张甲等会不会答应给他拉货呢?在拉板车的人中没见到张甲等时,他是打算问一下张甲等的老婆,张甲等怎么没在这里拉货呢?然后就去那家电器超市的,反正那家超市会免费帮他送那些电器。可没想到,张甲等就在那个时候向他走了过来,而且还答应得那么爽快。

洪水生这时就这么用目光跟着张甲等拿着那两件并不重的东西上楼,就极力想象张甲等是怎么把他的冰箱洗衣机背到五楼的新房里去的。他连拿这么轻的东西上楼都在双腿打颤,他怎么居然就把那么重的电器背上去了呢?

洪水生突然就有了一种非常具体的不舒

服,这不舒服是从那憋闷里出来的。然后,就在洪水生想极力理清那种不舒服的原因的时候,或者说就在洪水生极力想赶跑那只重新回来的恶狗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声尖响,他看见张甲等的身子猛地软在楼梯上,那只电饭煲从他身边滚下来,一直滚到他的脚边。

洪水生惊呆了。洪水生不是被滚下来的电饭煲惊呆了,是被软在楼梯上用手按住腹部的张甲等。

洪水生咚咚咚几步蹬上楼,急忙问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病了?

张甲等的瘦脸一片灰白,他说我肚子好痛。

张甲等接着似乎又意识到他不应该对洪水生说自己肚子痛的事,就扶着墙站起来。诚惶诚恐地对洪水生说,我把你的东西打坏了,我不要你拉板车的工钱了行不行?

工钱?洪水生这样问张甲等。洪水生心里那种不舒服越来越强烈,好像那只疯狗又在咬他了。

张甲等显然是吓坏了。他一手按紧腹部,一手扶着墙,弯着脊背,小声地问:你会要我赔你的电饭煲?

洪水生没有说话,看着张甲等用手按住的腹部,又看了一下张甲等的脸,张甲等的脸颊上滚下一串串汗珠,脸色由灰白变成了土黄。

张甲等看着脚边那只没有滚下去的电炊壶,正要弯腰去捡,洪水生突然飞起脚,将电炊壶踢了下去,张甲等被吓得身子不住地抖动,生怕洪水生也会一脚把他踢到楼下去一样。

然后,洪水生也不再看一眼张甲等,就往楼上走去。洪水生走进新房子里,见老婆站在客厅里津津有味地打量刚刚摆放好的新家具,就掏出一支烟来,刚点燃,老婆就叫他了,说水生,来帮我把冰箱再移一下。

洪水生没理老婆,脸阴沉沉的。他老婆就抬高了声音说:叫你过来帮我把冰箱再摆

正点你到底听到没有?洪水生把烟狠狠地吐在地板上,还踩了两脚,然后抬起头,双眼瞪着老婆吼道:你喊死呀喊,蠢猪婆,真是无聊!

洪水生老婆被洪水生这凶巴巴的样子感到既疑惑又委屈,就嘀嘀咕咕进了卧室,把门“嘭”地关上了。

洪水生突然想到还没给张甲等支付拉板车的工钱,就飞快地下楼。下到地上,见张甲等双手按着腹部蜷曲着身子躺在板车上,将灰黑的草帽盖着脸,就走过去摇了摇他,说:呃,给你钱。张甲等只是微微地转动了一下身子,并没伸手接钱,洪水生就踢了两下板车轮子,并将张甲等脸上的草帽拉开,又重复了一句:给你钱。张甲等这时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摇了摇头,用很低的声音说:我打坏了你的东西,怎么好要你的钱呢?

洪水生心里“噎”了一下,就把钱放进了张甲等的草帽里,然后转身上楼。上到一楼,洪水生就止了步,站在一楼的窗口边,看着板车上的张甲等。一直看了差不多二十分钟,还不见张甲等起身离去,便飞快地跑下来,发现张甲等脸色苍白,就仰起头对着自己的楼层喊老婆,要她赶快去黄虎街找张甲等老婆,然后,推起板车就跑。



洪水生把张甲等送到医院之后,又碰到了一个新的难题。

张甲等得的是阑尾炎,而且要马上动手术,不及时动手术就会有生命危险,医生要洪水生赶快预交住院费和手术费。

医生显然将洪水生当作了张甲等的亲属。洪水生问医生,要交多少钱?医生说,至少要交三千块。

洪水生早就叫老婆去黄虎街找张甲等老婆去了。正在为难,张甲等老婆来了,看着正在输液的张甲等,就流起泪来。洪水生把

医生的话告诉了她，要她赶快去交钱，张甲等的老婆就哭出了声，声音很小，像用一块大石头压着一只滴着山泉水的洞口发出的声音。

哭了一阵，张甲等老婆才说，莫说交三千块，就是交三百块我也拿不出来呀，我擦鞋的钱和甲等拖板车的钱早几天全凑起来交了儿子的学费了。

洪水生的头一下子就重了。

洪水生身上只有一千块钱。买了房子又装了修，再买了那些电器，洪水生这么多年杀猪卖肉赚的钱就只有这一千块了，这一千块是留着做卖肉生意的本钱。

医生又来催钱了。医生看着奄奄一息的张甲等，说你们还不快去交钱？是人的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洪水生听医生这样说，就又用目光盯着张甲等的老婆，可还是没有盯出她到哪里去找钱的办法来，倒是盯出了她更多的泪水，好像她现在只剩下泪水了，要钱交不出，要泪水她可以交出几桶来。

洪水生这时就又想起了村里那几个小学民办老师。那个小学民办老师后来就转了公办老师，然后就读大学，然后就嫁了个什么干部。

洪水生在想着这些莫名其妙的的问题的时候，他又听见那个医生说，赶快交钱动手术，不然来不及了。然后医生就走了。

医生走了后，洪水生又厌恶地看了一下张甲等的老婆，然后问自己的老婆，彩电你抱到地下室了吗？

老婆向他点了点头，老婆抱着儿子显得很紧张。

洪水生从衣袋里掏出钱，数了一下，又放进衣袋里，就朝医生办公室走去。

五

洪水生赶回自己新买的房子楼下，打开地下室，里面放着煤和他卖猪肉用的那架板车，板车上面放着那部29寸的彩电，彩电还没拆开，用纸盒包装着。

洪水生现在急于要做的一件事是尽快将这部29英寸的彩电退给那家电器超市。

洪水生将彩电抱出来，放在张甲等的板车上，然后推着板车就快步走出了自己刚刚住了只有几天的这个小区大院。洪水生将那一千块钱交给医院时，他跟那个医生再三承诺过，他马上就赶回去取钱，一个小时内将另外两千块交到医院来，求那位医生尽快给张甲等动手术。洪水生在说这些话时，还从身上掏出一个存折，在医生面前晃了晃。医生当然不可能去查看他那本其实只有10块钱了的存折，就信任地对他点了点头。洪水生绝对不能辜负那医生对自己的信任，他得尽快将钱交到医院去。想到这一点，洪水生便推着板车小跑起来。小跑了一阵，洪水生觉得这样还不能在一个小时内将钱送到医院，于是就狂奔起来，板车和他便成了两头在大街上狂奔的牛，吓得街上的行人都闪躲着为洪水生让路。

意料不到的事情是在那个花坛边发生的。

洪水生推着板车一口气狂奔到十字路口那只花坛边的时候，他和板车刚好拐弯，前面一辆大卡车就向他迎面开了过来。尽管卡车紧急刹车，但由于洪水生连拐弯都没减一下速度，那辆卡车还是把他和板车撞得飞了起来，电视机飞到了不远处的街道上，洪水生和板车就像两片巨大的秋叶，成弧形飞到了花坛里的那片红艳艳的秋海棠花丛里。

责任编辑 召唤

小小说三题

董川北

一块新手表

周末的午后，微风掠过院子里的香樟树，阳光投下的斑驳的阴影，在地上晃来晃去。7岁的孩子树下独自搭着积木。此时，孩子激动不已，甚至屏住了呼吸，因为一座漂亮的城堡，即将在他的小手下诞生了……

男人和女人坐在堂屋里，各自刷着手机，半天无语。女人突然开口说：“老公，今年的‘双11’，打折力度真大啊！”

“你又想买什么？”男人头也不抬地接话，“今年受疫情影响，工资少了近一半，咱还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可是你忘啦？去年‘双11’我要买，你没答应，后来保证说今年‘双11’买给我的。”女人有些生气，瞪着心里觉得有些窝囊的男人说，“你还说今年就算砸锅卖铁，也会给我买一块新手表！”

“情况特殊嘛！”男人自知理亏，赶忙放下了手机，一脸的赔笑。

“我同事蓉姐戴的阿玛尼，五千多块！我只要这块国产的，现在打完折，一千块不到。”女人几近带着哭腔说，“这么小的要求，你都拖了好几年，是男人就要说话算数！”

“你别太过分！”女人的言语似乎触到了男人的底线，男人的声调明显变了，“没看网上说吗，今年能活着就是幸福！买什么手表，阿玛

尼？我还想戴块劳力士呢，想得美！”

女人本想继续争辩，却发现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大门口。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女人不再回话，泪水涟涟地扭头进了卧室。女人把头埋进被子里，心里一百个后悔。想当初，追自己的男人从村头排到了村尾，最后却选择了这么个小气男人……

男人这时也看到了孩子，孩子似乎在瑟瑟发抖，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分明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男人有些后悔，一是女人说的是实情，自己没有兑现诺言；二是觉得，夫妻间再大的矛盾，也不应该当着孩子的面争吵。

晚上，男人做好了饭，叫女人起床，女人不吭声。男人只好陪着孩子胡乱地吃了几口。安顿孩子在儿童房睡下后，男人蹑手蹑脚进入卧室，自觉地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子，在床边打起了地铺。

窗外如水的月光，泻进卧室。男人辗转反侧，开始反思自己。女人在汽车4S店做销售，店长要求员工必须穿戴整齐，统一化淡妆，并佩戴腕表。女人现在的那块手表，还是结婚时买的，原本的淡金色，已经磨得褪成了白色。过于陈旧的手表与女人得体的妆容明显不符，已经被同事们挖苦了好几次。

“要求的确不过分，是我的错，明天早上就在网上下单买一块新手表。”男人内心对自己说完，渐渐进入了梦乡。

女人在梦里终于戴上了新手表，居然和蓉

姐的一样,流光溢彩,奢华有度,将女人衬托得优雅而大方。只是……女人感觉手表凉凉的,手腕痒痒的,像有软虫蠕动,又像青草触碰。终于,女人咯咯地笑着醒过来……

男人听到女人的笑声,瞬间惊醒,急忙拧开了台灯——

“妈妈,你不要笑哦。你一笑,我画得就不好看啦!”孩子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手握一支圆珠笔,借着月光,俨然已经帮妈妈戴上了一块新手表……

有空来坐坐

好说歹说,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爹,终于卖掉了家里那头老黄牛,进城与拴子一家团聚了。

爹来的第二天,恰逢周末,拴子打算带着爹下楼去熟悉小区环境。正要开门,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拴子从猫眼里看到,隔壁的刀疤叔在等电梯。身后的爹问拴子:“拴子,咋不走,洞洞里看到了啥?”

“嘘!”拴子轻嘘一声,低声说,“邻居也出门,我们等两分钟再出去。”

“这是为啥?”爹惊讶地问。

“免得打招呼,尴尬。”看着瞪大了眼睛的爹,拴子解释道,“城里人都这样,大门一关,老死不相往来。就算十几甚至几十年的老邻居,也是如此。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隐私在生活,不愿意被人打扰。”

“邻里间,咋像防小偷呢!”爹摇摇头,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喃喃地说,“在咱乡下,端着饭碗也去邻居家串门,那才有人情味儿……”

“您现在是城里人,慢慢您就习惯了。”拴子笑着对爹说。

刀疤叔,其实是拴子在背后给邻居取的绰号。刀疤叔五十出头,瘦弱黧黑,左侧额头到眉心,有一道人字形的刀疤。拴子猜测,刀疤叔年轻时应该是个小混混,刀疤是打架所留下的。反正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好人。所以拴子

经常警告10岁的儿子,别跟邻居说话,尽量躲着他。虽然与刀疤叔做了一整年的邻居,哪怕在电梯门口偶遇过两次,拴子也假装打着电话,没跟刀疤叔讲过一句话。

可没想到的是,爹来的第三天,拴子刚下班回来,儿子就跑过来,在拴子耳边告状:“爷爷中午做饭,去邻居家借酱油了!我还听到,爷爷跟那个刀疤爷爷有说有笑,还让刀疤爷爷有空过来坐坐呢!”

拴子郁闷半天,还是忍不住,劝爹说:“爹,城里不比在农村,人心难测,您少跟外人来往。也只有乡下,民风淳朴,知根知底,人们才会客气地说那句‘有空来坐坐’。”

爹看了拴子一眼,没有说话。

拴子又问:“厨房不是还有酱油吗,您借什么酱油?”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尴尬地笑了笑,脸上的褶子聚拢在一起,像老家的梯田。

意外的事情,发生在半个月以后。凌晨两点,拴子在睡梦中,右下腹突然剧烈疼痛。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拴子痛得满床打滚。媳妇出差未归,儿子急得团团转,这时,爹毫不犹豫地敲开了邻居的门。刀疤叔穿着睡衣跑过来,先打了120叫急救车,然后二话不说,把170多斤的拴子背在自己瘦弱的背上,急匆匆地下楼去……

挂号、交费、检查、办住院手续,刀疤叔马不停蹄地忙着。天边泛起鱼肚白时,刀疤叔才疲惫地对爹说:“老哥,都办好了。割阑尾只是小手术,一星期就可以出院了,您别太担心。我回去眯一会,八点还要上班……”

拴子躺在病床上,模糊地看着刀疤叔远去的背影。拴子轻声问:“爹,这刀疤叔……您知道,他姓啥吗?”

“姓张,弓长张。”爹说,“还有,他额头上的不是刀疤,而是伤疤。年轻时骑摩托车,为了避让突然从路边跑出来的小女孩,自己撞在了电线杆上……”

拴子当初对爹的责怪,现在变成了由衷的钦佩。想想爹初来乍到,就敢于打破城里人的

规矩,去主动敲开邻居家的门,同时也敲碎了邻里间的隔阂。

“等出院,咱回家以后,让张叔有空来坐坐。”拴子眼里噙着泪花,无比惭愧地对爹说。

戒烟

杨局长退位以后,心里倍感凄凉。在位时,周末的家里像菜市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门槛差点被踏破。可如今,想找个人陪着下盘棋都没有。这还不是最令杨局长伤心的,杨局长烟瘾极大,几乎烟不离手……

“退休了没人给你送烟,你不能再抽什么‘九五至尊’、‘黄鹤楼1918’了,家里供不起。”夫人对杨局长说。

“买好烟的不抽,抽好烟的不买。还用你唠叨?”杨局长不耐烦地说,“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只要没人给我送烟,我就不抽了,直接戒烟!”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翌日清早,夫人出门买菜了,杨局长的烟瘾就上来了,哈欠连天,浑身乏力,苦不堪言。翻箱倒柜也没

能找到一根香烟,不得已,只能从烟灰缸里挑了半截……

杨局长在阳台上正吞云吐雾,看到楼下不远处,夫人买菜回来,与同小区的商副局长聊着天。分别时,商副局长还塞给了夫人一个黑色塑料袋。

夫人回家后,放下东西,急忙进了厕所。杨局长从阳台走到客厅,打开了桌上的黑色塑料袋。

“还算有点良心,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杨局长看着两条黄鹤楼,喜笑颜开地自言自语。

“喂!谁叫你拆开的?”夫人出来大声质问。

“怎么了,不是小商送给我的吗?我都看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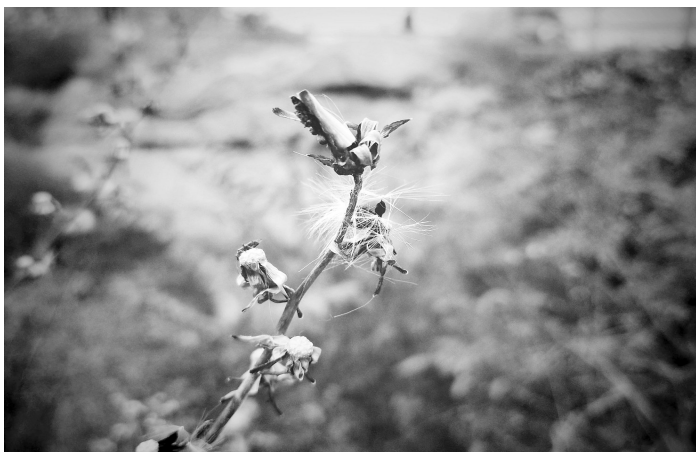
“这是他送你的。”夫人从袋里翻出一盒菊花茶,“小商说菊花茶可以降火。”

“那烟呢?”

“烟是小商让我帮他拿去我妹妹的烟酒店回收的!”

杨局长手里夹着的香烟瞬间掉在了地上……

责任编辑 召唤



纸上花开

郭发仔

是夜，春的帷幕一点点合拢来，水岸疏影离离，花红草绿。花园里，一枝桃花偷偷吐出花蕊，发出轻微的爆裂声。

疏朗的月光下，一座飞檐青瓦大院巍然。正屋的闺帐内，一妇人挥汗如雨，声嘶力竭，枕上挣断青丝无数。男子在屋外焦急地踱步，来来回回，地上的青石也发出爆裂的声音。

“哇”的一声，一个女婴诞生，哭声惊鸿如雷，高空新月浓如初乳。那一年，大约是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其时，易安居士李清照已年过半百，头上银丝灼灼，仿佛一曲曲凄切的新词。

一

关于朱淑真，一说其祖籍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四库全书》中定其为“浙江海宁人”；一说“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不知是历史的故意还是世俗的为难，朱淑真的出

生地和她的身世一样，非议不断，含混不清。

朱家世代为官，在钱塘城南有一处阔大园林，东西两别，胜景无数。可以肯定的是，朱淑真是带着一身光芒入世的。朱淑真在西园度过了她美好的童年，微凉待月，风递荷香，忽而独自凭栏，水风凉处读残书。出身书香门第的朱淑真自幼通诗词，工书画，晓音律，还时常帮父亲朱延龄收拾古董清玩。

西园，曾经是朱淑真五彩缤纷的梦。园中亭台水榭，青草如茵，迎春花、蔷薇、玉兰、芍药、牡丹，开得忘了节令。蜂蝶飞舞，飘忽如庄周浮梦。童年的朱淑真在西园中笑着，跑着，细碎脚印错错叠叠，仿佛人生路上诸事相宜的卦象。

那时的朱淑真，冥冥中吸纳了那个时代的词气。空中纷纷扬扬的柳絮，落在草尖上，落在花丛中，粘在她条分缕析的乌梢间，她旋即想起东晋才女谢道韞的诗句：“未若柳絮因风起”。童年的朱淑真膜拜相隔几百

年的谢道韞，神往与她同时却不同辈的李清照。那些带着凄婉气息、柔风媚骨的诗词，湮没了世俗的脂粉，在朱淑真那里涵育出了新格调。

春园得对赏芳菲，步草黏鞋絮点衣。

万木初阴莺百转，千花乍拆蝶双飞。

牵情自觉诗豪健，痛饮唯觉酒力微。

穷日追欢欢不足，恨无为计锁斜辉。

朱门席贵，也许来的是熟客，也许就是一家人的小聚。朱淑真即景抒情，作《春园小宴》诗作一首，无论声韵、神韵，都将朱父的酒杯惊在半空里。

隔墙的园子里，一枝桃花探出头来，嗔嗔地笑，笑得春风也散了架。

二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这是同朝前辈苏轼眼中委婉的青春。西园湖岸那枝晒笑的桃花开了一春又一春，朱淑真在粉红柳绿间渐已出落，日渐丰满的青春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夏夜里，侧卧凉席之上，枕边篆香袅绕，香气四溢。然而，朱淑真并未感到丝毫凉意，新藕般的肌肤早已玉汗涔涔，滑如皂腻。其实，豪门之中难耐的不是气候，而是青春的烈火。

在文风时兴的宋代，儒雅士人多聚集一堂，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其间吟诗作赋，豪放之态不可言说。但是，在那个被礼教封冻的年代，这只是男性独有的风骚。朱淑真一介女流，自当深居简出，绝断于喧嚣的凡尘之外。但那个貌似开明的年代太有诱惑力了，崇尚风雅的朱淑真也曾斗胆出入于坊间，觥筹交错，作诗应对。其间，她邂逅过一张俊秀的脸。那人“逸似仙”，偶有四目相对，朱淑真心跳扑扑如脱兔。

这是否是朱淑真的第一次真爱，无从考究。但此后“十二阑干闲倚遍”，依旧“愁来

天不管”倒是真的。朱淑真青年期间的词作里，处处盛景处处“愁”：“万景入帘吹不卷，一般心做百般愁。”“鸣窗夜听芭蕉雨，一叶中藏万斜愁。”“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愁什么呢？愁的是那个“偷心者”，匆忙别后，那人竟忘了朱淑真秋水般的眼神，忘了纸上流转的温情和倾慕。

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自那以后，朱淑真时常蛾眉紧蹙，倚窗远眺。“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不知那人的姻缘里能否如他的愿，也如己的愿。

三

窗前，一帘秋水。朦胧的雨雾打湿了蛛网，模糊了东厢房的雕花窗格。屋外，淅淅沥沥的雨里，花草树木都瘦成一副骨架。

这一年，朱府披红挂彩，锣鼓喧天，在达官显贵的簇拥下，朱淑真坐上花红软轿出阁。彼时，她已二十出头。

在那个早熟的时代，朱淑真已经过了待字闺中的年龄，最终在父母的安排下，草率地与一个俗吏成婚。此吏何人，她并不知晓。如果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一场赌局，那么作为局中人的朱淑真无法主宰输赢，只能祈祷上苍，希望拿到手的是一副好牌。婚后的朱淑真，已从青春烂漫的梦境中醒来，收拾山河，承袭旧时传统，相夫教子。也许是急切了些，她希望丈夫心怀大志，多次写诗勉励：“美璞莫辞雕作器，涓流终见积成渊。”“鸿鹄羽翼当养就，飞腾早晚看冲天。”然而，此吏胸无大志，一事钻营，搜括钱财，仿佛府衙里延长的一只脚，在吴越荆楚间辗转。其人劣习颇多，对朱淑真的吟风诵月日渐不满，颐指气使，心生怨气。淑真也曾想一心对镜贴花黄，埋头做女红，勉强将这场婚姻生活的牌局打成平和。可每每主动凑上前去，得到的要么是没有灵犀的词不达意，要么是劈头盖脸的恶语相向。终有一

次，俗吏竟把妓女带回家，争吵间还动手打了她。

在这场全凭运气的婚姻里，朱淑真苦不堪言，又无处倾诉。她将所有的苦闷都写在一首《愁怀》诗里：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多少个无眠的夜里，雕花窗格上映出一个清冷的身影，低沉的呜咽声在夜色里逃离，墙角的桃花掉了魂似的，一瓣一瓣地飘落。

四

在那个妇女没有归属感的年代，自我感很强的朱淑真，只能把爱一点点掩藏起来，犹如旷野中老树上的一只昏鸦。

其时，朱淑真在诗词圈内小有名气。时任宰相的曾布之妻魏玩也是一位擅长词作的女子，寓居京城汴京。她听闻朱淑真离居，欣然折节下交，千里迢迢地把朱淑贞接进汴京。二人同赴盛筵，诗词吟唱，好不惬意。在汴京的日子里，朱淑真一时忘了那个空洞的家，忘了俗吏不解风情丑恶的嘴脸。

醉里不知身是客，误把他乡作故乡。汴京城里的繁华对于寄人篱下的朱淑真而言，只是一座海市蜃楼，哪怕点滴风雨，都会将她最后的希望击碎一地。不过，在汴京的活动毕竟拓宽了她的生活边界，她出入贵胄华庭，看惯春花秋月，在不经意的场合遇到了令自己在意的人。此时的朱淑真人到中年，风韵犹在，得遇知音，恍若枯木逢春。一次，她与心仪的书生一同在山坡上赏梅。对方儒雅的谈吐如同《诗经》里流淌出来的河水。不知是自己不够大胆，还是那人不解风情，自己折枝插云鬓，试问伊人可美。他居然顾左右而言他，将这爱的引子活生生掐断。想想着实有趣，在那个庭院深深几许的时代，书生太不懂爱了。

朱淑真对爱情的追求如同她的诗词一样

执着。西湖的水云间，斜柳扶疏，荷花映日。她与书生如影随形，赋诗吟对，拂过水岸的微风里都是斯文的味道。朱淑真如痴如醉，如梦如幻，情不自禁地倒入恋人的怀中。在那个由繁华褪尽、艺术铺张而思想禁锢的宋代，朱淑真“妖娇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爱就爱了，怎么啦？

五

三生石上，梦里花开，锦瑟年华空待月。朱淑贞晚到的爱情刚刚发酵，一场历史的变故却对她开了一个认真的玩笑。1127年1月，金兵攻破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掳。两宋交汇，社会乱象频起，朱淑真的爱情也被撕裂成两半。她和心爱的书生在战乱中离散，孑然如一只离索的孤雁。于朱淑真而言，人生注定孤独成结，十指相扣的爱情只是故纸堆里使过的一个眼色。

不得已，她只身回到浙江钱塘的娘家。殊不知，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封建伦理铁条之下，家是来处，却不再是归途。朱淑真的大胆求爱、丽句词章，竟成了朱家门楣上的羞耻，父母将其视为泼出去的脏水扫地出门，还怒不可遏地把她写下的诗词付之一炬。

“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是性之所好、情之所钟。面对社会的动荡和家庭的变故，她一时不知道是自己错了，还是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误会。在生命的颠沛流离中，朱淑真忍受了羽翼不相宜的婚姻，忍受了才情与世俗产生的悖论，始终一纸芳菲，保持淡淡的笑意，只想做一回真性情的自己。然而，在那个纸上花开的年代，业已变质的社会向她投来腐朽的眼光，朱淑真无疑成了一个无处容身的异数。

恍惚间，又一个春天来了。朱淑真隔着青砖琉璃瓦，远远地注视西园。湖岸桃林疏疏浅浅，点点浅红吐露出生命的气息，有暗香袭来。朱淑真嘴角动了动，想笑，但始终

笑不出来。她出生时就是带着桃花来的，但桃花并没有带给她一丝尘世的祝福。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说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朱淑真神思恍惚，带着遗恨消失在污浊的故纸堆中，有名叫魏端礼的人将她流传的诗词辑录起来，取名《断肠集》。时代风起云涌，朝代仓皇更迭，朱淑真的风骨在那薄薄的纸页间，兼松之风骨，又

以灼灼之霜花和幽幽之清香而卓然不群，既像祭奠那一抹独立寒秋的绯红，又像祭奠那个是非非的年代。

宋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易安居士李清照已辞世二十五年。彼时，岁月流转中的《断肠集》与一代才人李清照委婉的词风不期而遇。隔着历史的屏障，仿佛都能听见纸间花开的声音。

责任编辑：黄薇

《攀枝花文学》杂志2021年度优秀作品获奖篇目

一、小说

《散发着香气的公路》

作者：张亮(2021年5期)

颁奖词：作者张亮以选材奇崛，视觉独特、叙述行文雅致混沌的艺术品质，为《攀枝花文学》捧出了一篇逸出惯有审美范式、且颇具短篇小说特质的《散发香气的公路》。不失为2021年度《攀枝花文学》发掘本土“优秀小说作者”和“优秀小说”的一大收获。经评委会审读并研究决定，将2021《攀枝花文学》年度优秀小说奖授予张亮先生。

二、散文

《谭清琼散文小辑》

作者：谭清琼(2021年2期)

颁奖词：谭清琼的散文，记录了攀西农村充满艰辛与奇遇的耕种生活，记录了劳作在这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细节，生活的希望和矛盾，生活的点滴都在笔下有了生命，文字也便有了可贵的品质和值得肯定的写作态度。经评委会审读并研究决定，将2021《攀枝花文学》年度优秀散文奖授予谭清琼女士。

三、诗歌

《山河依旧》(长诗)

作者：曾蒙(2021年3期)

颁奖词：故国山河在诗人的笔下是宏大的，也是细小的，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渐渐远去的，也是近在咫尺的，诗人以自己的情绪为线索，讲述他一个人的山河，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诗意的激荡的诗性的国度。诗人曾蒙的长诗《山河依旧》是丰富、鲜活、生活化的艺术呈现。经评委会审读并研究决定，将2021《攀枝花文学》年度优秀诗歌奖授予曾蒙先生。

四、文学评论

《我当如何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
(2021年3期)

作者：姚芸

对于阅读，姚芸有着更多的捕捉和介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展开多维度的思考和观察，剖析其中复杂、潜隐的文学感受，彰显属于这个时代的青年的文学视界，呈现出个性化、私人化的研读范式。经评委会审读并研究决定，将2021《攀枝花文学》年度优秀评论奖授予姚芸女士。



好草在野

路来森

蓬草

风滚草，随风滚动的草。蓬草，就是风滚草中的一种。

其实，风滚草，是美国人对多种杂草的统称，如白苋、翼藜等，不过，多数时候，还是指“猪毛草”（中国人谓之“蓬草”）。据说，这种草，是从俄罗斯传入，所以又叫俄罗斯藟或俄罗斯仙人掌；滚动一团的猪毛草，又被形容为“风之巫女”——蓬乱、滚动、旋转的情状，如巫女，在风中舞蹈。

这种草，草叶极细，呈针状。老后，挺硬而多刺，能够“滚动”，却是草枯后的情状。美国博物学家艾温·威·蒂尔在他的“美国山川风物四记之《秋日拾零》”中写到：“秋末或冬天，一场风雨，它们的茎便自地面参差不齐地折断，开始浪迹天涯的生活……滚动的枯草，将种子遍散各处，像撒胡椒粉一般。一位植物学家计算出一株普通的风滚

草，竟有十八万零二百二十粒乌黑光滑、眼珠子似的种子。”

由此可见，此草，不仅生命力强，而且，繁殖力更强，所以，猪毛草，就被美国人界定为“最具危害的杂草”之一。

在中国，猪毛草却有一个很有生气的名字——“蓬草”，蓬蓬勃勃，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一到春天，蓬草遍地都是，田地、山岭、石罅、水边，乃至乱石羸土中，悬崖峭壁间，无处不在，无处不存。而且，它，不惧日晒雨淋，不惧干旱水涝，甚至于，愈是干旱的地方，它生长得反而愈加旺盛。它是大地的毛发，绿了大地，也保护了大地；是大地水气循环的毛细血管，疏通了大地，也滋润了大地。

在中国民间，人们通常又叫蓬草为“蓬蓬菜”，或者“蓬子菜”——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野菜”而存在的。《救荒本草》曰：“蓬子菜，生田野中，所在处处有之。其苗嫩时，茎有红紫线楞，叶似碱蓬叶微细，苗老结籽，叶则生出叉刺，其子如独扫子大，苗

叶味甜。”

因为“苗叶味甜”，所以，就被中国人长期作为一种野菜食用，这恐怕也是蓬草（猪毛草）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形成危害的重要原因所在吧。

春天一到，蓬草遍地俯拾即得。叶似针，初生时，梗叶却是极其柔嫩，采掇其柔嫩的梗叶，可以做成多种美食。

最常见的是“凉拌蓬子菜”。将蓬子菜的嫩叶热水焯过，凉冷，然后以蒜泥、微盐、鸡精、耗油拌之，若然加入虾皮、蛤蜊肉等尤佳。其色翠碧，其味清香，一箸入口，春色浮漾，春意盎然。“面蒸蓬子菜”，也是民间常见之食用法：面，用面粉或者黄豆粉，新采摘的蓬子菜，水洗干净，加入适当的盐，以面粉搅拌均匀，然后，布散于篦上，清蒸即可。蒸熟的蓬子菜，糯而香，可饭可菜，饭可饱饥。以之佐酒，则别具风味。近些年，一些饭馆将其做成“面拖蓬子菜”：将带梗的蓬子菜，在面浆或者淀粉浆中“拖”过，然后，放入油锅中快速油炸，以之飨客，“青山”堆雪，是餐桌上一道风姿卓约的风景。

《野菜谱》，则将蓬草称之为“猪殃殃”，“猪殃殃”意为猪遭受祸害的意思。何以如此？其词条解释曰：“猪殃殃，胡不祥，猪不食，遗道旁，我食之，充糗粮。春采，熟食，猪食之则病，故名。”

“猪食之则病”，真矣假矣？我虽生活乡村多年，却还是不得而知。反正，蓬子菜遍地都是，纵是猪放纵去吃，也不会吃完的。

夏天里，蓬子菜疯长，蓬蓬松松，原先柔嫩的针状叶片，也逐渐木质化，变得坚硬起来，其叶片分叉处，生长出许多“叉刺”，直到秋末，整株蓬子菜就彻底干枯了。木质化的蓬子菜，茎秆特别脆弱，一经风吹，整株从根部折断，风吹之下，便随风满地滚动、飘飞。

相较于“风滚草”，我更喜欢中国人“飞蓬”

的称呼，它给人一种“飞扬”的感觉，赋予人悠然、飘逸的浪漫情怀，像是魏晋那些服食“五石散”的清谈士子，像是醉酒赋诗的李白——佯狂中总有一份“书写”存在。

“飞蓬”在中国，是有其文化意蕴的。“飞蓬”有两大特性：一是“乱”，枝杈交错；二是“身不由己，漂泊不定”。于是，善于“以物喻义”的中国人，也就将其深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诗经·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就是说头发如“飞蓬”般凌乱。如今，常用之成语“蓬头垢面”，亦如是也。至于“身不由己，漂泊不定”之喻义，在古诗词中，更是被广泛运用，如曹植《杂诗·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安。”潘岳《西征赋》：“陋吾人之拘挛，飘萍浮而蓬转。”王绩《登垆坂二首》：“转蓬无定去，惊叶但知飞。”其中“蓬”之喻义，皆如是也。

“身不由己，漂泊不定”，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中国人将其寄寓于“飞蓬”的意象之中，既生动形象，又小中见大，亦可为智慧者也。

在美国，风滚草构成了一种自然灾害，填沟实壑，甚至于堵塞家门，堵塞道路；而在中国，“飞蓬”，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绝美意象，留下永恒美和知性的感受。试想，秋末冬初，站立荒野，风吹之下，但见荒草离离，“飞蓬”滚滚，满地飘转，是一种何等壮观之景象？又会带给人怎样的荒凉和萧索？

你不能不由衷地赞叹一声：美矣哉，美矣哉。

三棱草

三棱草是一种有“硬度”的草，是骨硬。这份硬度，使得三棱草在活着的时候，不像一些杂草那样，卑微地匍匐在地面上，而是始终坚挺地立于地面之上；干枯了，硬度，则变成了一种“韧性”，一种胜过蒲苇柔

韧的“韧性”。

故而，干枯了的三棱草，可以编织为物。

其实，三棱草只是一种俗称。它还被称为“草附子”，或者“香附子”，我喜欢这两个名字，感觉它有情，有香味，有一种女性的缠绵。三棱草老后结籽，籽粒众多，人行其间，附人裤脚、鞋袜，难免粘粘连连，而且，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水草香，此刻，不是罗袜生尘，而是罗袜生香——三棱草，是一种“有情有香”的草，像柔情万种，缱绻缠绵的女人；像亭亭玉立，风情摇摇，多子多孙的女人。

三棱草的学名，则为“莎草”。莎草，一个很“雅”的名字，一个很“文”的名字，“莎鸡振羽”，鸣虫从《诗经》中跳出，一下就跳进一片莎草中，鸣声一响，音乐声起，独奏、合奏，都叫人觉得动听。其实，“莎草”二字，本身就很有有一种动听的音乐感：风吹草摇，莎草发出“莎莎莎”的声响，密密匝匝的，像阵雨飘洒，似众人耳语，莎草间正酝酿着一种潜滋暗长的力量，而且，那份力量，或许，随时都会汹涌而至。

飒然而至，给人一种席卷般的音乐冲击。

于我，则更喜欢“三棱草”这个名字，因为它“俗”，俗得让人亲切；还因为“三棱”二字，状其形，形象鲜明；三棱草的茎，确然是三棱形的，茎秆的三个棱刃，像三面青碧的刀刃，切割着流淌的时光，切割着天光水色。阳光照在茎棱上，会被它锋利的棱刃，切割成碎片，散发出刺目、纷乱的光芒，仿佛珠光莹莹。

所以说，当你走过一片三棱草草地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汪洋的绿，还有浮泛跳跃的光芒——璀璨，耀人眼目。

三棱草，喜欢生长于阴湿的沙土地，河岸、沼泽、滩涂、湖泊，遍布然。

进入夏季，三棱草即进入它的疯长期，高可达八九十厘米。水汽氤氲，湿意淋淋，它的绿，异常浓郁，凝视下，能看到它那粘

稠的绿，就在它的茎叶间流淌，像密网分布的河流，生生不息。顶端，会窜出倒伞状的花絮，花絮辐射开来，一朵朵淡黄色的小花簇在一起。这种形状，赋予三棱草一种可上升性，所以，小时候，我们常常拿三棱草做游戏：折一段三棱草，保留其顶端的伞状花絮，双手用力撮动主茎，迅速释放，三棱草就会径直飞向空中。

这很有点儿像儿童玩耍“竹蜻蜓”的情状。

作为一种杂草，三棱草是极具美感的。

首先是它的色彩，绿，一味的绿，单纯出一种明净；绿，油油的绿，浓郁出一份粘稠。临水照影，单株望去，即如一位身着绿衣的少女，摇摇曳曳地行走于水之湄，头上簪满了碎碎的金珠般的花朵，颇有一种“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的情致和风韵。

然而，三棱草之大美，更在于它内在的顽强生命力，它的旺盛的繁殖力。

很少有三棱草单株存在，只要它在某一个地方落地生根了，它就会迅速繁殖起来，很快，就能连片而生。肆无忌惮地生长，一往无前地冲击，汪洋自肆地布散。大片的三棱草，无风时，汪洋一绿，安静如无瑕的心湖；风起时，草摇草涌，浩浩荡荡，有千军万马、所向披靡之气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任你烧上多少遍，只要三棱草的根茎存在，三棱草依旧生生不息。

在中国，三棱草似乎向无大用。

我小时候生长的乡村，村前有一条白浪河，河岸长满了三棱草。村人，也只是在草丛间牧牛，牛在草丛，或行或卧，隐约其间，远看，秀美如一幅宋朝惠崇和尚的“小景图”。而一到秋末，人们就将三棱草割下，晒干，冬天里编织成蓑衣，或者草鞋。如此而已。

但在西方，三棱草谓之“莎草”，却是一度大用。

似乎，最早是古埃及人的创造。以莎草为原料，制作成“莎草纸”，作为书写的载

体。其制作方法，极其简单：“人们根据莎草的生长高度，将颈部切成15至40厘米的长度，然后刨开摊平排列，接着再将另一层和第一层垂直交叠，然后以木板压挤排出水分，让两层莎草密合，再搁在阳光下晒干”于是，一张莎草纸就制作成了。后来，出口至古希腊、地中海一带，终至遥远的欧洲内陆。莎草纸，渐渐取代了欧洲更古老的羊皮纸。而数张单页莎草纸连接、粘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莎草卷轴”——它是西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常用的信息传播媒介。对于西方来说，一株莎草，功莫大焉——它是一种载体，它记载了文化、文明，也传承了文化、文明。

有意思的是，后来，欧洲人对古代莎草纸的手稿研究，竟然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纸莎草学”。现在，一部“莎草纸手稿书”，价值连城。

从这一点来看，三棱草还很有点文化、文明的“硬度”。

鸭跖草

鸭跖草，是学名。

其俗名，则有许多，诸如：竹节菜、碧竹子、淡叶竹、筍竹花以及更为诗意的翠蝴蝶、翠娥眉、露草等等。虽曰：“名者，实之宾也”，但“名”与“实”总还是存在着一定联系的。鸭跖草的种种俗名亦是其“实”的某些方面的表现。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些古书对鸭跖草的描述。

《救荒本草》称之为竹节菜，文曰：“竹节菜，一名翠蝴蝶，又云翠娥眉。叶似竹叶微宽短，茎淡红色，就地丛生，甯节似初生嫩苇，节梢叶间，开翠碧花，状类蝴蝶。其叶味甜，采嫩苗叶熟，油盐调食。”

《本草纲目》则有如此描述：“竹叶菜，处处平地有之。三四月生苗，紫茎，竹叶嫩

时可食。四五月间开花，如蛾形，两叶如翅，碧色可爱。结角，尖曲如鸟喙，实在角中，大如小豆，豆中有细子，灰色而皱，状如蚕屎。巧匠采其花，取汁作画色，及彩羊皮灯，青碧如黛也。”

可以看出“竹节菜、碧竹子，淡叶竹、筍竹花”诸名是因为鸭跖草“叶似竹”，或许，也是因为“叶似竹”，元代画家，号称息斋道人的李衍，才将其写入自己的《竹谱》一书之中。而“翠蝴蝶、翠娥眉”，则是状其花形——“开花翠碧，状如蝴蝶”；唯“露草”一名别有所在。露水降落时节，鸭跖草的花，开得最为茂盛、鲜艳，故尔，就被称之为露草了。

鸭跖草，“其叶味甜”，所以可食，但也只限于嫩苗时期。食用的方法，是焯熟，然后油盐调食。此种吃法，古已有之，但到如今，似乎也没有被广泛推广开来，现在食用鸭跖草的人，少之又少。

鸭跖草的价值，似乎重点不在食用，而在其观赏，在其呈现出来的美：草色之美，花色之美，花形之美。

鸭跖草，叶碧绿，外形似竹叶，但却比竹叶宽，叶面流畅，有竹之性。碧殷殷的一地鸭跖草，未开花时，仿佛嫩竹铺地，展现一份摇曳江南之情姿。尤其是鸭跖草喜欢生长在低湿地带，水汽丰沛，那份绿，给人一种沁然欲滴的感觉。滴翠，滴翠，鸭跖草的每一片叶片，都是大自然滴翠而成的。其茎色，为淡红，淡红与嫩碧形成鲜明的对比，色彩便更加鲜明，我觉得，鸭跖草就是一种性情鲜明的花草。每一株鸭跖草，都是一位翠衣女子，腰肢一袅娜，便就翠碧生辉；那淡红色的梗，就是扎在腰间的裙带，红带缠身，粉色缭绕，喜气盈盈。

然则，鸭跖草最让人喜欢的，还是它的花。

单朵鸭跖草花，有白色的花须，金黄的花蕊，两片湛蓝的花片。白色的花须，弯曲

又挺然，像小姑娘头上的两条“朝天辫”，看上去稚气十足，朝气蓬勃；金黄的花蕊，淡黄如碎了一地的糕点，散溢着感人的醇香；两片湛蓝的花片，则翩翩如蝶，如蛾，仿佛随时都会飞起，融入湛蓝的天空之中，也许，正是因为花片其状如蝶、如蛾，所以，才有人叫鸭跖草为翠蝴蝶，或者翠娥眉。

我觉得，翠蝴蝶这个名字，尤其好——形象，动感，栩栩然，美姿翩翩。那两片花，真蓝，蓝得纯粹，蓝得芬芳，蓝得深厚，蓝得无瑕，仿佛是从蓝天上剪下的两片深蓝，直贯天际。望着，望着，教人陶然；心灵，顿然变得清明而朗澈，沉溺其中，醉意薰薰。

一朵鸭跖草花，就是一位素朴的小家碧玉，有一份温润，有一份恬适，纵是背依柴门，也洋溢着清露般的干净和明亮。

宋·杨巽斋有《碧蝉花》诗，如此赞美鸭跖草的花：“扬葩蕝蕝傍疏篱，翅薄舒青势欲飞。几误佳人将扇扑，始知错认枉心机。”

鸭跖草，一株一株，一片一片，生长在疏篱之下，花开朵朵，熙熙攘攘。薄薄的花片，微微翘起，像极了展翅欲飞的蝴蝶，而且，还是一只只难得的蓝蝴蝶——像，太像，竟然能以假乱真，引得“佳人”手持团扇，扑将过来。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恰到好处”，鸭跖草开在“疏篱”下，正是“恰到好处”，得自然之美，彰田园情趣。

美，真美，一首小诗，就是一个特写镜头，镜头下是佳人的懵懂、娇憨，是花人相映的姣然情趣；那“佳人”，也仿佛成了一片

鸭跖草，纯真，天然，美色艳艳。

花开梢叶间，所以，鸭跖草的花，总是一串一串的呈现的，所谓“蕝蕝”，诚然不虚也。一串串的鸭跖草花，开放时，似一串串蓝色的火焰，风来枝摇，满地是窜动、跳跃的蓝色精灵。

秋露降，鸭跖草进入盛花期，因之，鸭跖草就有了一个颇具季候特征的名字——露草。露草，露中开放，蘸露而放——两个纯洁的自然精灵，在私语，在调情。

秋晨，每一片叶片上，都会缀着几滴露珠，露珠莹莹，叶片碧碧，露珠如天使的泪滴，是昨夜天使做了一个伤心的梦吗？垂泪欲滴，此种情状，叫人怜着，疼着。可是，你却也难以否认它此时的美，它是一种“西子”之美，一种“黛玉”之美，婉约得不得了。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在文章中曾如此写到：“伴随那浮泛出金粉般黄色的花蕊而洋溢出来的鲜丽的纯碧，却是无与伦比的秀美。”于是，他感叹道：“这不是花，这是表现于色彩上的露之精魂。”

“露之精魂”——集天地之精气，之灵气，所以，才会美得如此秀气，如此婉约，如此朗润。

而有一位诗人，说得更好：“露草啊，你是蓝天滴沥的清露，你在地上使蓝天得到了复苏，你这开在地上的天之花啊！”

“天之花”，多么奢侈的赞美啊。的确，露草之蓝，真是一种天之蓝——洋溢着一种“天色”之美，一种神性之美。

此花只应天上有？

责任编辑：黄薇



锡伯渡的冬天

庄锦烁

一

纷纷扬扬的雪，在空中飞舞，整个天都变成白色的了。

一片片像硬币大小的雪花，落到窗户上并不着急着融化，而是让孩子们尽情欣赏它的美，用铅笔在本本上把它描绘下来。这一片滑落到窗角，另几片又爬到窗户的玻璃上往里看，争先恐后地。孩子的小本本上画满雪花的时候，雪花已经堆满半个窗户了……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早，好像锡伯渡还没有准备好，冬天说来就来了。

树上的叶子刚泛起黄泛起红，有的还绿着哩。每一片叶子，每一条树枝上都堆满了雪。树像戴上了厚厚的鸭绒帽子，穿上了羊羔皮衣。

河水的水冒起一层白汽，要融化雪花，可这太多太多的雪花怎么融化得完，于是乎

宽宽的大河在中间水流最急处变成窄窄的一条儿，还在涌动着浪花作顽强抗争。好像大河知道，一旦被雪花全部盖住了水面，水就会被厚厚的冰盖子捂住，只有等到来年五月才能跳跃浪花了……

这才刚进十月呀！

虽然语气中有些埋怨，但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家家户户冒着雪，紧着时间去抢收地里的大白菜、包包菜，有些胡萝卜还没有来得及挖，要赶紧挖回来……自己家种的菜一车一车收回来了，又赶紧去帮别人家收菜。直到地里雪太厚了，拉拉车也拉不进地里了，田野上一片雪白，看不出哪儿长着白菜哪儿还有胡萝卜了，人们才回家收拾其他东西。人们都知道，只要这雪一停，寒流紧接着就会刮来，七八级的大风会把所有东西都冻得硬邦邦的……冬天才真正来了。

第一场雪都要可劲儿下，少则三天多则五天，就是不知道天上哪儿来的这么多雪，就是把所有的云汇集到一起揉碎了也不该有

这么多雪。

这年的雪下了整整三天三夜。雪堆到房子一样高了。

二

再大的雪，再急的雪，锡伯渡人也不怕被堵在屋里出不去，因为每家每户的门窗全是往里开的。也有纱窗门朝外开的人家，也不怕大雪堵住了门，因为有门的墙上一定有一个大窗户，打开窗户铲了雪，门就打开了。

然而，家家户户并不急着铲雪扫雪，而是像开渠沟一样，开一条从家门口到小房子的道，取了至少够吃三五天的羊肉、牛肉、兔子肉回来；开一条通往菜窖的道，取了至少够三五天吃的洋芋、胡萝卜、大白菜回来；开一条通往柴堆的道，取了至少三五天够烧的柴火回来。这时候你看，家家户户门前挖了三条整整齐齐的一米左右宽的沟。若从天上往下看，锡伯渡保准是一个壕沟纵横的世界。

下了几天几夜的雪停了，短暂的一个晴天之后，半夜里一定会刮来呜呜吼叫的，能把所有东西冻得咔咔作响的西伯利亚寒流。这寒流一刮就是五天五夜，厚厚的积雪像棉絮一样包裹住了房子和树木，抵御寒流的侵袭。先刮来的头风俗称“刀子风”，极度寒冷，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有一年竟达到零下四十七摄氏度。“刀子风”过后，紧随其后的是打着圈儿狂舞的“扫帚风”，虽然把积雪扬得漫天飞舞，温度却不那么冷了。“扫帚风”过后，房顶上、院子里的积雪已经被卷走大半。最后刮来的是贴着地面飕飕狂吹的风，俗称“落地风”，像吹风机一样把房顶上的雪吹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雪除了迎风墙处堆积着雪外，其他地方比人扫得都干净。“落地风”虽然把雪基本打扫干净了，但家家户户的柴堆也被吹得七零八落，连一米多粗的木头都能吹出十几米远。因

而，寒流过后，家家户户忙的第一件事是收柴火，你家的刮到我家柴堆上了，我家的刮到你家柴堆中了，没人在乎，把自家柴堆周围散落的柴火捡回来就行了。

三

寒流过后，气温由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回暖到零下十四五摄氏度，偶尔中午会有零摄氏度以上。第二场雪后，气温就基本保持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一直到来年开春。

第一场雪和第二场雪之间往往间隔半个来月时间，有时是一个来月时间。似乎是第二场雪不着急了，也可能是老天下的雪太多，库房里没存货了，总之是要等一段时间。

第二场雪终于下下来了。虽然没有第一场雪大，但雪花挤着雪花棉絮一样下了一天一夜。被寒流吹开的地面、原野重又铺上了半米厚的积雪，大地真正被裹得严严实实了。第一场雪被寒流吹起的一个个大雪堆子，此时都变成了一座座雪山。大河被封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有两岸的树木，你根本找不到河在哪里。原野四处白茫茫一片，令人分不清东南西北。房后及房屋上的雪是不用打扫的，积雪越厚实屋子越暖和。院子里的雪是要扫干净的，这是这户人家勤不勤快的标志。而路上的雪任由人踩，踩成硬硬的雪路。走的人多了，路光滑得像镜子一样了。小孩儿走一米滑五米，把街道当成滑冰场子，有的干脆在大路上滑起爬犁来。锡伯渡家家都有爬犁子，小爬犁是让小孩子玩的，大点的爬犁是拉东西的。男人女人出门就会拉上一个爬犁，拾几个柴火、打一袋面粉随手放在爬犁上就拉回来了。有的人家还有牛爬犁、马爬犁，谁家要拉运这个大件，去借个牛爬犁来。谁家去团部办事，去借个马爬犁来……爬犁成了锡伯渡冬天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运载工具，谁家也离不了。遇到周末坡上七八公里外的一连放电影，好家伙，十

几辆马爬犁拉着全连老少排成长长的队伍去看电影，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扬一路欢声笑语……

四

每一场新雪下来，小孩子忙着捉麻雀，大人们忙着套兔子。

锡伯渡林子多、杂草多、野果子多，麻雀也出奇的多。麻雀都喜欢群居，少则几十只，多则成百上千只，飞起来黑压压一片。几大群麻雀在天空中飞上飞下，一会儿黑乎乎一团，一会儿摆长蛇一样望不到头……小孩子就在院里扫出一米见方的空地，撒上麦粒，支上一个大筐子，支棍上拴一条长长的细绳子。小孩儿便手牵绳子的另一头躲在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盯着，待一群麻雀争着抢食地上的麦粒儿时，一拉绳子，少则几只多则十几只，麻雀便成了瓮中之鳖。一个上午，轻松捉个百十只麻雀。男人是看不上这几只麻雀的，雪一停，他们便拿着十几个铁丛套子进林子里了。兔子有个习惯，停雪了就出去找吃的，晚上又顺着来的脚印走回去。大人们头天下的套子，多的一次可以套七八只又大又肥的兔子，少的也能套个一两只。

虽然是冬天，锡伯渡也不缺新鲜鱼吃。

想吃鱼了，天黑就拿上手电筒、钢钎和网兜，男人先在一米多厚的冰上用钢钎开个直径五六十厘米的洞，捞去冰碴子。女人打了手电往水里照，还不时地亮一下关一下，最多十几分钟，就有小白鱼儿游进冰窟窿里来，直接用网兜抄了上来。运气好的话，会有大白鱼自己跳出水面。一个晚上，少则抄个四五公斤鱼，多则抄个十来公斤鱼。鲜鱼拿回来，自家留下吃个一顿两顿，其他都分送左邻右舍了。河里的鱼虽然好弄，也不是家家户户天天去开冰窟窿，今天张家去了，后天李家去了，大后天王家去了，一家弄了

鱼，几家都有鲜鱼吃。锡伯渡有个说法，河里的洞不能打太多了，一是不利于鱼儿过冬，二是怕得罪了河神夏天发大洪水。有一年，不知哪儿来的一帮人，沿着河打了一串冰窟窿，放下去一百多米长的网子，拉上来两三吨鱼。锡伯渡大人小孩操着木棍铁锹，硬是把那帮人打跑了。连长宣布：这鱼大家分了拿回去，今年冬天再不准打鱼了。那年冬天就没有一家再去打鱼。

五

冬天是打柴的时候。

锡伯渡人打柴用一根七八米长的竹竿，顶上捆一个弯铁钩，拉一个爬犁，沿着冰冻的额尔齐斯河上游的老树林子，抬头找树上的干树枝，用长竿子一勾拉断下来，一捆一捆抱到河边，捆到爬犁上，爬犁的底下都钉了钢条，一人多高的柴火，十来岁小孩就能拉动。人们只是清理树上的干枝，不砍伐活树木，因而林场的人也睁一眼闭一只眼。

但是，却经常有外地来的人，半夜里悄悄来锯树，专找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树来伐。一棵树十几米高，伐倒后锯成三四米长的土墩子，拉回去晾干后打制家具。锡伯渡的人和林场的人最恨人砍伐活树，这些大树，随便一棵都有五六十年的树龄。谁见了偷伐树者都会截住木材，报告给林场。偷伐木的人，少不了重罚，严重的还要关上十天半月。

冬天的夜里只要听到拖拉机的声音或是爬犁碾压积雪的声音，总会有三五个人穿了衣服提上木棒出去查看。就是这样，还是有人来冒险偷伐树木。

有一年冬天，正是三九天最冷的时候，来了几个人沿着锡伯渡的林子找人。原来有一家父子三人偷伐树木，不料半夜刮起了寒流，人就没有回去。茫茫雪野，人埋在雪下是很难找到的。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那父子三人的尸体才在一个大树洞里找到。

还有一年，两个人黑夜偷伐树木，遇到下山寻食的黑熊，吓得赶紧爬到树上。黑熊就坐在树下等着。两人在树上提心吊胆地待了一天一夜，黑熊才离开。

冬天，锡伯渡人家喜欢一家人出去打柴，也不是家里没柴烧了，家里的柴火还堆得房子一样高呢。是闲得实在没意思了，打几天柴，也玩了，活也干了。

六

冬天的锡伯渡，有三个比赛活动是人们最喜欢的：一是打牛牛，二是滑爬犁，三是在冰上拔河。

连里每周组织半天学习，十天半月组织往地里拉羊粪，再是组织三场必不可少的比赛。

打牛牛比赛分男人组、女人组、儿童组，牛牛必须是自己亲手做的，买的或他人帮忙做的一律不算数。比赛选天气晴暖的时候在大河冰面上举行，一排子拉开几个组同时进行。因为牛牛的标准没有规定，大的小的、木头铁的、红的绿的，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三五个人一组，裁判一声令下大家一起用鞭子发牛牛，再用鞭子不停地抽牛牛，一人只能抽十鞭子，谁的牛牛转的时间最长谁就赢了。有外号叫“大能”的马杆杆突发奇想，竟然做了一个水桶粗细的巨型牛牛。牛牛尖上装了一个大钢珠，牛牛身上一道红一道蓝一道绿一道黄一道白地染了颜色，用一个赶马车用的鞭子发了牛牛，那牛牛转起来就像一道道彩虹，引得人一片掌声，赞不绝口。虽然巨型牛牛转的时间不是最长，但大家一致评它是总冠军。

爬犁比赛是在连队南边的大土包子上进行的。与牛牛比赛基本一样，爬犁大小式样都没有要求，只有一条必须是自己家做的。比赛以家庭为单位，一个爬犁坐大小两个人，也可以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大多是母亲带孩子。

大土包子十几米高的台子上挤满了嘻嘻哈哈的大人小孩。不仅全连大人小孩欢天喜地全拥到坡台子上，连上游的牧业队、生产队也来了不少人看热闹。滑爬犁比赛是额尔齐斯河流域唯一的，也是最热闹的冬季体育活动，已经坚持十几年了，在当地挺有影响的。

“大能”马杆杆又突发奇想，把一条小船直接拉上了土包子。小船底下钉了两条平滑的弯头木板，船身染成了蓝色，船头上还雕了个马头插上，引得人们议论纷纷，好奇不已。马杆杆让一帮小孩子坐进船里，把船使劲儿往坡下一推，船就从四十多度的大坡上冲下来，一下滑出了一百五十多米远，要不是有芨芨草丛堵住，可能要滑到大路上去了哩。孩子们的欢叫声与大人人们的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把比赛推向高潮。

指导员正要宣布“大能”马杆杆再夺冠军的时候，小美父亲二能用马爬犁拉着一个大铁爬犁跑来了。这是一个全铁爬犁，十米多长三米多宽一米多高，两条腿是用圆圆的手腕粗的钢管做的，锃亮光滑。爬犁上平铺了厚木板，四周焊了围栏，简直像个小汽车。这是二能专门去团部机械厂花了三天时间赶制出来的，这才刚从团部赶回来。

大能和二能什么事都喜欢争高低，两人经常干出让全连人大为吃惊或大跌眼镜的事儿，是连里的风云人物，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经常笑谈的人物。没有他俩较劲儿，人们反而觉得没趣味了。其实二能之所以下大本钱去团部做铁爬犁，也是有人撺掇的。金木匠不知怎么知道大能用船做爬犁的事了，就去对二能说，今年你别参赛了，参加了也是输。二能一听不干了，绞尽脑汁想了几天才有了做铁爬犁的创意。这创意还是受到小美一本书中插画的启发。

二能让连队的所有女人都坐到大铁爬犁上，使出吃奶的劲儿猛地一推，铁爬犁呼啸而下，冲过芨芨草丛，又冲上大路，沿着大路滑了

几十米后,一个拐弯冲过雪堆子,又沿着六十多度的斜坡向水坑子冰面冲去,一下冲进水坑子里的芦苇丛子里。百十个男人小孩追着爬犁连喊带叫,爬犁上的女人们吓得哇哇大叫,整个锡伯渡给闹翻了。大家追到芦苇丛里,女人们正妈呀娘呀地哭着哩,见到二能追上来,一个个争着下去追打二能。二能扭头便跑,一群女人就跟了一长串儿追着骂着,又打又骂,挤成一堆儿又全都破涕为笑了……

结果谁都没料到,指导员、连长、司务长研究了好一会儿,最后裁判,冠军不是大能也不是二能,而是我的同学肥肥。理由是肥肥独自一人驾上小爬犁参加比赛,在不让大人推的情况下竟也滑了一百多米……

拔河比赛说是比赛,倒不如说是出洋相大会。河面被打扫出五六米宽、二十几米长的冰面。怕冰面不滑,头天晚上又往上面泼了水。那冰比镜子还光滑,别说拔河了,人

上去就一个跟头,站也站不稳。比赛以家庭为单位,各家自找比赛对象,谁赢谁接着拔……往往是哨子一响两家人全滑成一堆了,就一堆儿挤着拉绳子。你们把我们拉过去我们把你们拉过来,拉着拉着两家人就拉到一块儿挤到一块儿了,嘻嘻哈哈,孩子们就骑到身上去了……这是唯一不评名次的比赛,也是没法评比名次的比赛,所以大家私下里说拔河比赛是出洋相比赛。但是,冰上拔河比赛是连里大人小孩最喜欢的活动。有骑到头上的、有拽掉裤子的、有抱着打滚的、有女人趁机解了对方家男人裤腰带的……什么笑话都有。本来昨天差点打架的两家人,一场比赛下来又勾肩搭背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重归于好了……

锡伯渡的冬天太长了,长长的冬天里每天都有故事……

责任编辑:黄薇



父母爱情

李刚花

一

农历十月初八，是父亲的生日。生日那天，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回去时，看见母亲正一边笑盈盈地往桌上摆菜，嘴里却一边不停地唠叨着。不用仔细听，便知道母亲又是在抱怨父亲，说父亲没打好下手。

父亲母亲生活了一辈子，母亲唠叨了一辈子。我是极怕母亲的唠叨的。每次母亲一唠叨，我的脑袋就会嗡嗡作响，就像千万只蜜蜂在耳旁萦绕。那些反反复复地话，不知说了多少遍，尽管极不想听，还得装出爱听的样子，谁让她是我妈呢。有时实在不愿听，便不去理会，任凭她说去。见我不理会她，母亲便会生气地自言自语说，这个倔娃娃，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母亲的话好像真是很灵验，我是吃了很多眼前亏的。当然，还有很多眼后的亏。吃亏的时候，我便想，如果这世间很多事如果能重新来过，我

一定会好好听她的。

那些我们不愿听的唠叨，在父亲那好像变了味，变成了人间美味，变成了他们婚姻生活的调和剂。面对母亲的唠叨，父亲总是报以一笑。偶尔，父亲会回上两句，那脸上的笑容都如春风细雨般地温和。有时，作为他们女儿的我，觉得母亲有些过了，想为父亲打抱不平，父亲却忙不迭地为母亲辩解，你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也许，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映照出了父亲母亲爱情生活的全部。那是一种平淡却坚实的相濡以沫。

二

父亲母亲出生在四川内地一个贫穷的小山村。父母的婚姻是传统的明媒正娶。虽然岁月已隔久远，但我仍能想象得出当时那幅画面：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母亲穿着父亲为她缝制的白底绿色小花的的确良衬衫，走在迎亲队伍中，穿过一道道绿油油的麦

田，向家的方向走来……

那件花衬衫至今还存放在母亲的衣柜里。衣服的花色依然鲜亮，只是长时间地存放，早已被岁月压出了棱角。时间真是一个深渊，人掉进去，一下子就老了。我曾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两条乌黑的辫子垂挂在耳旁，花样的年华衬着花样的脸蛋，白皙水嫩的母亲，就这样攻陷了父亲心中的城墙。

母亲认识父亲时，父亲远在东北部队当兵。父亲当兵的部队是黑龙江1420部队94分队，这么多年了，母亲仍清晰地记得父亲服役部队的番号。那时候，父亲在部队已是班长。由于父亲表现出色，即将提拔为排长，留在部队，可父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伍。他给母亲的理由是，他不喜欢冰天雪地的北方，他喜欢家乡，他要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父亲兑现了他给母亲的退伍的理由，他用一生践行了他的承诺。

新婚不久，父亲积极响应“三线”建设号召，来到了攀枝花宝鼎煤矿，年轻的母亲从此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没有父亲的家，日子尤其艰难。父亲工作忙，一年四季只能回一次家。每到农忙时节，是母亲最焦心的时候。我和哥哥小，家中没有劳动力，看着地里的庄稼收不回来，母亲时常急得团团转。

有一年，父亲明明说好农忙要回来的。可临到头了，却写信告诉母亲，矿里正在创高产，不能回来。父亲是煤矿掘进队的班长，什么事都得带头。母亲不想让父亲为家里担心，于是回信告诉父亲，家里一切都已安排好，让父亲勿挂念。母亲对父亲撒了谎，那谎言的背后，是母亲对父亲深深的爱。

都说秋天是最美的季节。可从我记事起，我怕极了秋天。想着麦穗压得肩头生疼的感觉，就希望天永远不要亮起来，希望阳光变得没有颜色。母亲四处找人帮忙，所幸么爸还能帮上我们。为了抢收，年幼的我也不得不被拉上“战场”，背着背篓到地里帮

忙。麦地离家远，往返一趟至少得半个小时。有一次，在一座斜坡上，背着麦穗摇摇晃晃的我被一根树枝绊倒，连人带背篓跌倒在地，最后掉进一条沟里。当母亲从沟里抱起我时，像孩子般大哭起来。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我对母亲说肩头疼，母亲解开我的衣衫，发现肩头满是血印。母亲将我揽入怀里，紧了紧，再紧了紧，然后用额头轻抚着我的头。母爱是世间最好的良药，它能抚慰儿女所有的伤痛。在母亲的爱抚下，我很快进入了梦乡。待一觉醒来，我看见母亲静静地坐在床头，那孤冷凄清的身影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三

我九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和哥哥登上了攀枝花的列车。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但我似乎没有任何新奇感，三天的火车坐得我们晕头转向。但能和父亲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的信念，催促着我们疲惫不堪的脚步一往无前。父亲工作忙，没能到火车站接我们，母亲背着行李，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哥哥，硬是挤上了一辆开往煤矿的汽车。经历了多少个寒冬的思念，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开始新的起点，从此，红尘陌上，一家人在一起风雨同舟，顶风抗雨。

从此，无论是霞光掩映的晨晓，还是暮色低垂的黄昏，父亲母亲忙碌的身影在斑驳的光阴中相随、相扶、相伴。

可是，父亲的工资低，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异常的艰难。矿里服务站曾多次招临时工，母亲对父亲说：“去给我报名吧，多少也能挣点贴补家用。”可父亲总以各种理由拒绝母亲出去上班，他说：“那些都是很苦很累的活，你把孩子和家照顾好，我少休班是一样的。”父亲在煤矿掘进队上班，不仅工作累，工作时间还长，只要听到父亲的工友议论

说：“这段时间井下掌子面条件不好。”到了下班时间，父亲还迟迟未归，母亲便在家如坐针毡。我最怕父亲上中班，凌晨时父亲还没回来，我和母亲都会失眠，只有听到父亲开门的声音，我们才能放心睡觉。

那些年，煤矿工人工作苦，工资低。尽管父亲从不休班，对工作兢兢业业，可家里的经济仍是捉襟见肘。那时候，物质极其匮乏，买肉要肉票，买蛋要蛋票。父亲是下井工人，体力消耗大，我和哥哥长身体，家中的口粮严重欠缺。母亲再会盘算，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家难得吃顿肉，即便母亲盘算好了买一点肉，也从不舍得买一级肉，总是买二级肉和买三级肉。母亲还要将其分成两餐。第一餐，母亲都尽着我们吃，尤其是尽着上班的父亲吃。第二餐，便只有上班的父亲才能吃了。少不更事的我吃饭时眼巴巴地望着父亲。父亲见状，便会将碗里的肉挑些给我。每每那时候，母亲便会轻声地对我说：“儿啊，爸爸上班辛苦，等以后条件好了，我们天天都吃肉”。

尽管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生活十分艰难，但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母亲忧愁的眼神，听到过他们叹息的声音。他们相敬如宾，勤俭节约，在油盐酱醋浸泡出的酸甜苦辣的日子里相亲相爱。为了贴补生活，父亲利用业余时间，和母亲在离家很远的山坡上开垦了大片的荒地，种了许多的红薯、花生。到了收获的季节，看着那一筐筐劳动成果，父亲总会欢喜说：“人勤地生宝，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啊！”父亲母亲用辛勤的劳动成果贴补了家中的口粮，也教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儿时的记忆里，家中的柜子里有一个专用抽屉，那里面存放着家里所有的证件，还有父亲的荣誉证书。我总喜欢偷偷打开抽屉，翻看父亲那些红彤彤的荣誉证书，边看心里还不停地叨念，父亲就一个下井的煤矿工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荣誉证书？而且历

经多次搬家，父亲总是把它们保护得好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终于明白这些荣誉证书珍藏着父亲的回忆，它是父亲一生的精神财富。父亲时常抚摸那些荣誉证书对母亲说：“你看看这些‘军功章’，这是我们共同的荣誉。这里面，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母亲总是轻轻点头，一抹微笑，一声细语，那和美的气息如岁月的陈酿，浓郁得久久不肯散去。

四

伴随着我的成长，我看到了父母从青年携手相伴到老年的过程，他们以最质朴、最古老的方式把爱情升华成为亲情。都说“黄金代表爱情，钻石代表永恒”。我的父亲母亲既没有黄金，也没有钻石，他们有心与心的相映。

前年四月，我们带父亲去泸沽湖游玩，当车经过渔门镇时，我对父亲说：“路程还远，我去集市上买些吃的。”父亲见我下车，也跟随着来了，父亲年老了，行动有些不利索了。我对父亲说：“你上车吧，我很快就回来。”父亲看了看我，指着对面不远处卖甘蔗的说：“你母亲最爱吃这个，我给她买点回去。”我对父亲说：“咱们回来再买吧。”父亲老了，对我的话他一般都很听从。回来那天，车还没到渔门镇，天色便暗下来了。父亲突然有些担心地说：“到渔门镇天一定黑了。”我对父亲说道：“天黑也无所谓啊，我们又不转乘车”。父亲却有些着急地说：“天黑了，卖甘蔗的就收摊了。”顿时，我才发现，我早已把给母亲买甘蔗的事忘到九霄云外，而父亲却一直记在心里。

那一天，我才真正的知道，无论父亲走多远的路，母亲都永远在他的心里。我想，当母亲吃那甘蔗时，那甘蔗一定超过了它原有的甜味，因为那里面流淌着父亲深深的爱。

父亲总说，母亲这辈子跟着他受了太多的苦，没吃过啥，没穿过啥，年轻时，上有

老，下有小，一辈子都围着这个家转。现在条件好了，他要带母亲出去走走。

去年五月，在北京的小姨打电话来说，她和姨父已随表弟在北京定居，让父亲母亲过去玩。母亲却犹豫起来，她说，父亲年龄大了，这么远的路程，怕身体吃不消。我知道母亲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北京，去看长城，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看着母亲担心的样子，我立马对母亲说，我休假陪你们去。

“如今交通真是方便，早上还在攀枝花，下午就在北京了。”当飞机降落在北京大兴机场时，母亲拉着父亲的手感叹道。原来，母亲的思想还停留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她以为这样远的路程，怎么也得坐个十天八天。我对母亲说，如今，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日新月异，交通之便利，条条道路通罗马。

去爬长城那天，天气特别的炎热，当我们爬至快三分之二时，母亲突然气喘厉害，她剧烈地咳嗽起来。母亲说，看到长城就很高兴了，她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在这个烽火台等我们。要是能早些年带母亲来，她一定能爬完长城的。可是，那些年买房子、生孩子，日子过得焦头烂额。

父亲也明显体力不支，在几处陡峭险峻处险些跌倒。但他执意无论如何都要爬到最高点。父亲当过兵，部队生活练就了他刚毅的性格。到达最高点时，远眺连绵起伏的群山，只见长城像一条巨龙匍匐在山岭上，一眼望不到尽头。看着眼前美丽的景色，父亲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儿啊，终于登上长城

了！”我知道，登长城是父亲多年的愿望，我要和父亲拍张照作纪念。这些年，拍过很多照，拍风景的，拍美食的，拍朋友的，唯独和父亲的合影却寥寥无几。

五

返回时，正午的阳光特别猛烈。老公提议走另外一条小路，凉快些。父亲听说要走另外一条路，突然变得着急起来，他说，走另外一条路，那你妈怎么办？我那傻傻的老父亲啊，他以为走另外一条路就不能再回到长城上，他是担心找不着母亲。看父亲着急地样子，老公宽慰父亲：“爸，走这条路一样能上长城。”父亲放心地点了点头。父亲每走几步便会向上张望，我知道，他是在找寻母亲等我们的那个烽火台。

但我真是不记得母亲等候在哪一个烽火台里了，每个烽火台都长着相同的面孔，让人难以辨识。我走进紧挨着入口的那个烽火台，里面歇息的人很多，站得密密麻麻，我找寻了半天，也没看见母亲。我拿出手机，走出烽火台，准备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给母亲打电话。抬眼，便看见父亲母亲就在我前面不远处，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说着什么。

他们步履蹒跚，但手却紧紧地牵在一起。心相连，手相牵。父亲和母亲用五十年风风雨雨的婚姻历程，践行了“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誓言。

责任编辑：黄薇



红尘似烟飞

松仔

看着看着，就渐渐临近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踏秋，适合在某个不特定的寂寥之际，于一片秋虫开始低吟的初夜。

我就是在这这么一个平常的晚饭后，在小区的绿荫下散步，慢慢地走。天渐渐地暗了，秋后的夜色静谧而薄凉，它悄无声息地漫过远山、浸润了房屋、笼罩住了婆娑树影……四季交替无声，人们显然习惯了这一切。

晚归的人儿从我身边掠过，步履匆匆，带起一袭夜风。只有孩童们是快乐的，“双减”以迅疾的方式落地，没有了课业的负担，可以想见，晚餐多是在楼下小伙伴的呼喊声中结束。蹬蹬蹬地下楼，一群轻快的脚步就这么无羁地碾碎了一地的月光，他们的影子很快就消失在了白月光与树影交织起的稀疏光影里。

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我的童年，但只一瞬，我的思绪就漫回到眼下。是的，我已不再童年，自然不再留念。而最近的这一年，即上一个中秋到这一个中秋，才是今夕似去

年，又恰恰近了一个适合思念的日子。此时此景，似应了“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这种悲秋的意境。

于是，我先是想到了他，我的师弟M君。得知他的死讯，是在一个去年中秋之后的一个黄昏，我正在下班的车上眉飞色舞地与同伴们讨论我们的日常，突然就有了毗邻城市的电话进来，说M君没有了。我瞬间就呆了，脑海里浮现出他当年离别我们时，那副自信的笑容，他说：师兄，我走了。

我一直以为他会很好，当时我们所在的企业在比邻的城市又建了一个钢铁基地，人员分流，他报了名。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去，已经是倒班作业长的他已经到了一个轮换工的职业天花板，但或许已经人到中年又单身的他想换一个环境，又或许想给他无固定工作的新女友谋的一份稳定的职业缘故，他笃定了要从头再来。后来的几年里，似乎一切如愿，他在兵头将尾的管理岗位站稳了脚跟，组织上为骨干职工的配偶解决工作，他

的新婚妻子入册。因为忙，也因为时空的间隔，我们联系很少，但每次只要通了电话，他那声爽朗的“师兄”，毫无例外地让我觉得他就站在了我面前，亲切无比。我们少有在某个节日互致问候，少有在一起相聚。但我时不时就会想起我们一起拜师学艺的那些岁月。

二十多年前，我们以新职工的身份拜在同一个师傅门下，学习开叉车。据说这是普通职工难以谋得的一个好工种，我们的师傅是一位既能开车又懂修车的能人，我们都憧憬着早日能学成后独立上岗为工厂效力。但师傅好像不这么想，我们几个月都难以摸到方向盘；车辆有故障的时候，他亲自修；车辆没故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只是轮流给他泡茶及听他讲钓鱼的闲事。我有热血，他有凉水。我很懵懂，直到有一天，师傅的一位钓友开玩笑说：你还是跟师傅学钓鱼吧。只有这个才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当时，工厂已经在宣传减员增效那些事。记得我给M君说这些话儿的时候，他正蹲在休息室的门外，百无聊赖地捡小石子投掷远处铁路上的道钉。“算个球。”他说，“十年后再回头看”。我惊讶于他的大逆不道以至于久久不敢接话。在一旁玩“随身听”的师姐突然大笑，扯下耳塞给我们分享了一段李伯清的“假打”段子：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还接到了修补月球的工程……

现在，那段让我们空掷石子的铁轨早已湮灭；明哲保身的师傅早退了休；师姐炒了工厂的鱿鱼到西藏开饭馆已N年；M君急疾走了；我还留在原地。偶尔困惑于当年的人和事，总希望在咀嚼中看清这缥缈的红尘。

最近还有人告诉我，M君的妻，那个当年他要为卿拼尽一切的她。没有做到去年送殡时自愿而公然许下的守孝三年之诺言。长门自是该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新人笑，旧人当哭，师弟枉亦。

抬眼望月，流云轻蔽，飘飘兮若流风之

回雪。唯有一星，于云淡处频频眨眼，以邀以嬉，那是你么？我的师弟。烟火散了前尘，此时，你当穿落九重宫阙。云卷云舒，莫悔倦。

就这样，我一边念起旧人旧事，一边慢慢地绕着偌大的花园小区走，很享受这份清秋带来的寂寥。只是随着入夜的深，愈发地凉薄，秋虫的声势也渐渐式微。忽然手机响了，是家人在催促。不知不觉间，我竟然走得远了。有人惦记，真好。

返程的路依然是就着月色踏秋，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依然是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但月下悲秋的愁绪却是难以立消，慢慢地踏着自己的影子走。遐想着广寒宫里仙人，亭亭玉立，为谁小滴红尘？

倏然地，我就念及到了一个文友X君。就在前几天，有文友约我去见她最后一面。不是真的见面，而是这个城市某个老旧小区里的灵堂。我退缩了。我真的不愿意十多年不见，再见到时，只是一张墙上的照片。我宁愿脑海里想起她时，还是那一袭白衣，衣袂飘飘的样子。

当初，我们相识于有关文学的一个会议。我们那时还年轻，都饱含文学青年特有的激情。她创作，写诗歌和散文；我也创作，写通讯和生产新闻。我的目标比较明确，用写作特长在现实中挣扎出一片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她好像只是凭着对文学的一腔热情和孤勇，以手写心而已。尽管她的现实身份只是矿山上的一名普通女工，微如草芥。

“写作只是我的爱好，绝不侍候人。”她叼着一支香烟，抬起脸庞，眼睛看向虚无。那时候，这座工业城市还很热闹，小酒馆到处都是。我们就这么随意地在一个路边小酒馆就座，本想谈谈怎么写出好一点的文字。没想到，她居然不仅喝酒抽烟，还傲然地吐出几个烟圈。那一刻，我居然在想，她会不

会成长为一个女性版的鲁迅？超然物外，忘世脱俗。我有些仰慕，却也有种隐隐说不出的担忧。

再后来好久都不见，也没有了音讯。我偶尔参加笔会，遇到矿上那边的文友，得知她的境况不太好。有股子清高之气，融不进现实的气息，与班组同事不相往来。班组是工厂的细胞，也是工人的家。从创作的角度讲，它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充分地沃腴，能生长出匍匐旺盛的草甸，却难以长出荷花。她注定做不成那朵莲。

尽管她文笔飞扬，小散文很是清新，诗歌写得也还流畅。但有关文学创作的会议却很少见到，是因为她几乎没有加入任何创作组织。有人的地方都有江湖，但江湖难见她的身影。

后来某天，她突然来见我，傍晚时分。我让她到家里来，她说怕打扰到你的家人。我们在生活小区外的路边店见面。她一袭白衣，将朴实的容颜映衬出别样的清新靓丽。我们一边吃面，一边说些无聊的闲话。我怕她谈文学，怕她要进入到一边喝酒一边抽烟状态，就主动掌握话语权，说些生活上的琐事。她也就应着，没有任何新鲜的话题。后来，在一片月光中我送她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

再后来，在我们这个企业报的副刊上，看到她写的散文《一个人的从容》，才知道她离了婚。文笔还是那么优雅，只是历经过世事的人能读出作者的凄凉无奈。我猜想，那

晚她大概是来找我倾吐的，而我只顾着招呼她吃面。

文友代我给她的灵前献了三柱香，拨通了我的电话交给她亲人。她的亲人说，她几年前就办了内退。一个人独居却沉迷于电脑游戏，作息随意，最后在电脑桌前骤然离世。

不觉间，已经走到小区主道的一个岔路口。有的土车在身边急停，下来一个香气袭人的窈窕女士。

晚归的人儿大都匆忙，我想。于是自觉地侧身避让。女士却慢慢一边走一边掏出香烟，点燃。而后拨打电话问那头：“我今晚上的表现还可以吧？回头你将两位客人的提成打到我微信上……”我不知道，这世上的路不像我眼前的路，主干路每遇到一个岔口，就要分出好几条小道。每一个人在月光的映照或者灯的指引下，都能正确地踏上归途。但我想，X君一定是迷失在红尘中的某一处了。

她沉醉得不知归路，她也争渡，只是没有惊起过一滩鸥鹭，甚至连一缕风也没为她停留过。红尘错，谁知否？

月光愈发地皎洁起来，送我进得楼门，却依依不舍地留下一条斜影。眼前的台阶拾足可上，是通往家的路。不忍让思念整晚都纠缠住这皎洁的月。于是，我再次仰首望天，天浮浩渺，云也睡了。红尘终于进入一片难得的寂静。树影披上浓郁的白月光，它一定会化为很多人梦的衣裳。

责任编辑：黄薇

风会停下来

吴群芝(侗族)



当琴声慢于灯火

当琴声慢于灯火
夜的扣子就会掉在水里
天空，楼宇，灯火，泡桐花——
一切没有声音，而水是动的，心也是

想起一个人，夜把自己交给
倒立的虫子，落于指尖的乌鸦
夜未央，流水不止

纸上人间无法休止离别
一曲戏，在水袖中藏起唱词
无法抵达的缺口
萤火虫，在草尖恹恹叹息

这多么和鱼接近

我不能抑制天会黑下来
雀鸟总是一个人在苍穹中行走
我也是这样孤独于灰暗的世界和夜晚
当夜色降临，河水里的流水长满蛙声
星子，高楼，顺从了流水

灯火逐渐 潋滟，妩媚
而这些灯火都不是我的

这多么和鱼接近呀

你看，那些走过去的人们，玲珑有致的
风景

只有我是孤独的，以及，黑夜中的雀鸟

我们走着走着，就
走成了流水，走成了日暮
夜越来越深，前面大雪泥泞
我只能放慢脚步，接近适合朗读的速度
在一首诗中寻找一列火车和窗户

雪已在梅朵里萌发细芽

抛物线，抵达
春的陶罐，抵达一朵雪与梅
的交集，无需形容云与云之间
的飞翔，无需唏嘘春天之外的事

忽略人间的孤零
一个人的站台，总会有一辆火车开过来
总会有橘色的车灯照耀堙泯
能否容纳空置的出处和春的搀扶

雪已在梅朵里萌发细芽
鸟鸣一遍遍歌颂
一朵暖阳，正呼之欲出

耳环碰响月色

木梳放进山歌里
没有卸下的耳环碰响月色

银声叮当，引风越过栅栏
指尖花香叩开木门
风进来的时候

我走出吊脚楼
把芦笙吹落的桐花
摠在裙子上，发到朋友圈

送木梳的阿哥坐在月堂
这时，一辆火车刚好经过

冬天落进一朵梅时

冬天落进一朵梅时
抬手爱雪的人，对着天空大喊的人
伸出拥抱或挥手告别的人，回归或是离去

从夜郎西转高铁去天堂的父亲
不必再日夜忙碌，他可以安心地坐下来
抽一支烟，喝一口小酒，忘记他的前半生

是的，他的庄稼富可敌国
儿女们都拥有了自己儿女
他可以好好地过好他带走的后半生

即使我们彼此是那么不舍

所有断裂终需一个站台停靠
终需一块置地足够休养，疗伤
冬天落进一朵梅时，恰好缝补了这一切
包括那些知了，蚯蚓，蚂蚁

风会停下来

亲爱的，我又做梦了
光线朦胧，梅雨进入梦境
宽宽窄窄的巷子，记忆打湿玻璃窗外的
雨滴

天空湿漉，我不能
阻止石榴花一朵朵落下枝头
正如我不能拯救你不可救治的顽疾

风会停下来，还原流逝的时光
我要在粉色扉页上给你写信
写下青草，溪流，麦穗，豆蔻和太阳花
我们依旧互为彼此，比如遇见，欢爱，
以及
紫藤碎花亚麻裙，桃木梳，瓷罐，博尔
赫斯——

你回不回信都没关系
我的十万江山，仍在——
亲，你看见了吗，雨又下了
石榴花落下来，一抹红为我擦去眼中
雨雾

早春，开满一条绣花裙

张 萌

早春，开满一条绣花裙
我要向春天学习，要把
生长当成迫不及待的事情，把勃发
散在发丝里，把绿色长满我的
绣花裙，偶尔一点蒲公英
还要一朵迎春的黄，一小片
桃红，抑郁之时
下一场小雨，丝丝入扣
我把涌泉穴灸得火热，三阴交注满
红花的颜色
多美啊，早春
我的绣花裙充满了棉麻的呼声，它喜欢
绵长的雨水，喜欢喇叭坠落的
雷声，喜欢春的
大绿和绣花的声音

我只想窃取一些花香

这些黄色的，一小瓣
一小瓣，她守着自己的身体
守着情人谷的花香
就像我为一株芙蓉的盛开抿着嘴角
就像一朵紫罗兰忽然在我
的手指上怒放，哦
你一树一树地笑，一树一树地
把我锁进你的城堡
我已陷落，我把自己送进



桂树，和桂花一道
成长，一道
嬉笑，弹琴，捕捉
你，一丝凉凉的心跳

一只朴素主义的船

我用暮色唱晚。
层峦叠嶂的山，把一只忽近忽远的船
变蓝
船舷处一瓶黄河上游的墨被打翻，以致
人烟稀疏
归期是它的风帆，一只朴素的船
它把一些晶莹，比如浪花，比如森林的
喧哗
留给了体外的生命，因为
它已耗尽了大地的赠与。耗尽了一棵树木的
木的
二分之三；
此时，你用一支长笛
呼风唤雨，而我
与一只朴素主义的船相依为命

花开三天

一声旧时的木屐仿佛女人的妙语，花开
只是序曲，含着青石板的大地
缓缓前行

芙蓉伸出一只光阴的手
 茶花如一盘纽扣，似热烈奔放的前奏
 一根红绸，恰似蝴蝶欲语还休
 我描着青花，数日头
 第一日，水芙蓉
 继日，柠檬推开的扬州
 末日，一支裙摆里的探戈
 你，在仲冬
 在琥珀的巢穴里云游

我锁上一条小河

我锁上一条小河，在立秋日
 这样它就不会朝冬天流去，我给它撒上
 幸福的葱花，朴实的水豆腐
 以及透明的虾皮
 水草青青肥美，圣桑的小夜曲忧郁地
 响起。
 黑天鹅跳出芭蕾，跳出死亡的诱饵
 我不能接受离去
 草莓，离去是死亡的一种方式
 我要锁住肌肤里的水分
 就像锁住这条河的鸣叫，奔腾
 哦，秋日
 一条街已经是你微笑的样子

小小说

荷花露出粉色的时候，梅的心事
 开始复活，她取出一串棱角分明的粉晶
 一个月的雨胀饱了她的母体
 现在她把荷花和粉晶的色彩叠加在一起
 太阳，蓝天，
 云朵忽然白起来
 梅想着自己的名字，她是酷暑的孩子
 却叫着冬天里一种花的姓
 她是八月的精灵，喜欢草绿，喜欢
 斑驳陆离
 喜欢忧郁的紫，喜欢火红的热情
 她的骨子里埋着一段情

埋着六月的青梅
 埋着一朵陷落的荷花
 她的布鞋，被阳光叫醒
 一步一步都是梅花的再现
 她膝盖的血海血色充盈，每一寸都是
 怀旧的气息
 她沉醉在《冈仁波齐》，她听不懂英语
 她想，去朝圣的路上
 就是用脚，用手，用心
 完成每一秒的生命

蓝色之谜

天空，你蓝了多少年
 湖水，你等了这一片天多少年
 所以你的水就蓝成
 我的眸子，我的睡眠
 我是一个虔诚的步行者，一路上
 我的脚步，我的绣花鞋
 我心里的那个念头
 越过这个秋天，越过你播种的桂树
 越过花朵里暗藏的秋千
 抵达蓝色，抵达我衣衫里的
 天空，湖水
 抵达与你握手的
 那一瞬间

衣衫靓丽

当我走向你，手指头开始诉说
 爱情；对着一块方巾
 它朴素却融入了藏青色，浅灰和着红色
 绕紧我的脖颈；风是你的声音
 大大的写出了冷，写出了鹅毛的飞舞
 我如此的热爱，居然
 读懂了，一只鹅的热情
 它在我的手指上旋转，羽扇纶巾
 衣衫靓丽，哦
 这怎么可以，一冬的雪
 都盘踞在它的脖子；满满的花
 在它的翅膀下充满笑意。

工业物语(组诗)

月光雨荷



火车头

一截铁轨
荒草中
车头前“红旗牌”三个字
仍熠熠生辉

铁质的意志
仍在乱石间奋勇向前
你富有的，正是我匮乏的

此时，我就站在你的身旁
被一束遥远的星光照耀
一缕发丝，轻轻撩拨我的面颊

现在，你就是我的车头
你铿锵有力的足音
仍在矿山深处
一遍遍地过滤我思想的杂质

焊机焊线

焊线明一截，暗一截
不突出，也不显眼
厂房的角落里，时间涂满了沧桑

盘绕在焊机旁边的焊线

每天都要拉出去和收回来
一拉一收之间
工作的隐喻层叠起意念的跌宕
或许我就是从焊机正负极输出的一朵
焊花
在生活的指尖上成为一枚颤音

二十几载，我和焊机的关系
亦是命运与生命的关系
焊线在我的生活里进进出出
救赎了一个又一个日子
突然想写一首哲理诗，焊机已另起一行
焊线也惊扰了我的想象

看见设备上的焊缝，又想写一首爱情诗
不开裂，不夹渣，两个异质的人
焊上就是一生，不离不弃
矫正了红尘中日渐淡漠的绝唱
其味隽永，缠绵悱恻

钻床

它还在角落里
一个姿势保持了几十年
习惯了冷落和锈蚀

但现在它还能用

钻出的孔依然闪烁着亮点
五十载啊！人间多少沧桑
在密密麻麻的钻眼里，储存了多少红尘旧事

刚上班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
就喜欢在一块铁板上钻孔
尖锐的嗤嗤声中，一颗时间的螺丝钉
凝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它是父辈安装在厂房里的
人生过半，我也老了
还在向岁月的深度迈进
一木成一器，一铁成一器
自然的表象下蕴藏着厚重的内涵
仿若与我有关，又仿若
与我无关

厂房里的液压表

画家，把笔，探进压力表时
油管动了动

画家的笔下
断裂的油管已接通，液压油在管内流动
“突突”的声音，像是表述自己被我们
忽略的委屈
也像是对生活的一种表态

我反复地跑进厂房确认
油管断裂，并相互缠绕在一起
厚厚的油污裹着厚厚的灰尘

像是被生活压迫在泥淖里的人，在挣扎

现在，它在画家的笔下已完成蜕变
重新打造了一个自我吗
我开始思索，那一排排油管中
我该接通哪一根油管，让液压油在油管里
发出水的响声，让压力表的指针暴动
可我不能假装读不懂这个压力表啊
它的指针确实指向了零

穿梭在厂房里的手推车

不撞击东边的减速箱
也没磕碰到西边堆放的闸瓦
手推车，就像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大哥
穿梭在阴暗，潮湿，锈迹斑斑的厂房里

电焊机，氧气瓶……通通扛上
在这个厂房里，我就像一朵小花似的
呵护着，保护着
它石头一样坚守着时间
俯瞰任何艰难和困苦
焊花与火焰，安全与责任，苍天与大地
都拴在心头

是的，我心中始终循环着一股力量
抵达心口的时候，我决定写首诗
描绘出工业的画卷，用矿山里最硬气的
手推车

责任编辑：黄薇

【作者简介】马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七届全委会委员、四川省文艺传播协会常务理事。系鲁迅文学院新时代诗歌高研班学员，中诗网第二届签约作家、攀枝花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在《诗刊》《星星》《诗探索》《文学自由谈》《诗潮》以及“中国诗歌网”等各类选本发表诗歌1000余首。出版《太阳诗篇》等诗集多部。



时代的工业诗人

马飏

如果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是诗人艾青在山河破碎之秋的哀伤悲痛，那马飏笔下的文字便是他献给家乡和人民的伟大赞歌。

兴许是大部分的文学家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烙印在骨子里的眷恋。攀枝花之于马飏，他是这样形容的：“想到攀枝花，这座我生活了三十年的城市，总是感动流泪，我爱那些建设者、爱我的先辈、工友和亲人。”

这座开满木棉花的钢铁之城在几十年前还是一片贫瘠的裂谷，而现在，已然成为了中国钢铁事业的一张名片。而攀枝花之所以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便是那些把一生的光阴都奉献给钢铁工业的建设者们。

马飏用“感动流泪”来表达他对攀枝花难以割舍的深情。作为攀枝花钢铁厂的员工，马飏在厂区的车间里，与铁水一起燃烧，与机床一起舞蹈，与攀枝花一起盛放。三十年的时间很长，同样也很短，在某一日，当他不得不与这座用铁水浇筑出来的花

城挥泪告别时，深埋心底的那份深爱再也无法抑制，喷薄而出，汹涌肺腑。

五年来，马飏在鞍山和攀枝花两地“聚散”，深入三十多个工厂、两百多个车间班组，做了十万行的诗歌写作实验，前所未有的新句子不断涌现，他真切地感受到，是劳动创造了诗歌、是劳动升华了诗歌，劳动本身就是诗歌，而他只是一个幸运的记录者，他成为代替工友们收获诗歌的“冶炼者”和“库工”。

“爱与离别，是我写《新工业诗篇》最重要的原因。我深爱着攀枝花，最后却又不得不离开。”马飏如是说。而在他的诗里，这种感情表达的更为直接：

炼铁、开花——同一工种
我们与草木是亲人
石器，由一条巴关河珍藏
攀枝花一家五口：米易、盐边，仁和、
东区、西区
高炉，是壮年的干旱用史记劳作
忍冬有好草的个性

峡谷为好歌喉

爱我的人，热带中风情安然

《新工业诗篇》节选

究竟有多么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才能吟诵出这样值得反复深嚼的诗句？我们可以想象马飏在白纸上堆砌这些词藻的时候，眼眶湿润的样子。在他的诗中，车间不是喧嚣的，钢铁不是冰冷的，红锈不是斑驳的。它们是祥和，是滚烫，是色彩，更是诗人灵感的源头。

他的诗歌是新时代工业发展的产物，记录着工业发展的辉煌。古代诗人多以山川水岳亭台楼阁，日月星辰花草树木为意象，抒己情，诉己衷。而马飏这个生活在钢铁园区的新时代诗人，经过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又在工业诗的世界中抽丝剥茧，最后成功烙上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创新标签，如同李白的思乡明月，杜甫的万里悲秋，苏轼的大浪淘沙，李煜的一江春水。

二〇一五年，他去鞍山工作，最放不下的是诗歌，他写了三十年攀枝花地域和工业。父亲建议他整理一下自己的写作，看看它的价值在哪里，哪些是要坚持的。他的父亲是老三线建设者，已经八十六岁了。

他开始整理、思考诗歌创作。他利用工业人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优势，一方面用新工业所带来的新思维去发现、创新诗性，赋予工业新的诗情画意；一方面用新诗的表达与特性，纠正人们对于工业的一些浅见和偏颇认识。这实际上，把自己逼上了有难度写作的道路，大体量、大沉浸、大修改——即珍视又突破碎片化，即尊重又摒弃旧套路，去构建一个崭新的工业诗歌世界，成为新工业诗的首倡者：他提出，要用新题材、新语

汇、新意象、新审美、新发现、新价值来抒写当代诗歌。这是崭新的题材，崭新的语汇，也是崭新的发现。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美学，需要鲜活的时代感，未来主义的新元素。所有的艺术门类，也包括使用技术之审美趣味，都有一个守望、突破、引领、可能的演进。新美学、新审美，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诗歌要主动顺应这个潮流。”

越是深入生活，越有守正创新的渴望，撷取素材的能量与潜心写作的力量。新时代，工业已经成为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法论，工业的超现实发展就是未来美好的样子。在马飏的诗中，车间、机床、电焊、转炉、流水线、运输带等工业化词汇频繁出现，洋溢着现实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情怀和新时代气息，写出了工业化背后更为感人的温情和关爱。许多新意象、新审美在刷新今天的新诗。

聚焦中国大工业经典镜像，白描厂矿劳作的姿态，这些诗句在时空中穿梭，彰显魅力的一个个借喻，使意象打开炫美的屏风。这样的诗歌乍看之下极具现实主义色彩，却又不失深情与浪漫，能够恰如其分的赋予工业诗独特的美感，而又通过诸如此类的超写实描绘，不仅让诗歌富有画面感的同时，也让读者更加感同身受诗人平静表面下的磅礴情感。而现实与想象的完美结合也使得他的诗歌颇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朦胧感，兼具粗犷和婉约，这就是新工业诗新审美和新发现的最好体现吧。

马飏，成长这座工业城市的诗人，无疑是时代的工业诗人，孜孜不倦地用手中的笔为时代抒写火红的攀枝花。

责任编辑：马丹

怪诞之美

——论韦白的诗歌

曾 蒙

2000年8月,在长沙,我和韦白就诗歌的品质,诗歌的美学追求,诗歌的写作理想,诗歌的叙述方式等等有过几次漫无边际的谈话。在我的印象中,韦白是位非常容易激动的诗人,并且是我所接触过的诗人中与自己的诗学观点比较接近的,在当时我们对诗歌的及物性书写和客观化描述上保持观念上的一致,而且,我们都对法国的新小说颇多好词,对法国批评家、当代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都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还谈到了当代中国诗坛,以及我们共同喜欢的云南诗人于坚。在我看来,韦白有一个宏大的幻想,有对客观事物由衷的敬畏之情。我们高度地保持事物的完整性,并对这种完整性用诗性化的语言去忠实记录。在这里,情感被遮蔽,抒情被抑制,甚至,作者的观点也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事物或者事件的平面化呈现。

在我今天的记忆中,韦白的反叛或者说他的宏大的愿望就像拍电影一样去写作诗歌。他甚至把美国的苏珊·朗格的论电影和绘画的书拿给我看,激动地用他那不太漂亮的普通话念

出他在书上勾勒的一些句子。那一天,远人醉了,在睡觉,韦白的爱人也睡了,诺大的客厅只有我、我的爱人和喋喋不休的他。我实在困顿了,我也没有与人论争的爱好。当韦白说起电影,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写作中非常缺失或者说没有能力到达的地方是:电影既是时间艺术同时它又是视觉艺术,在受众的视觉行为中,时间的流程通过剪接、内容甚至完全不相干的画面,在运动中产生意义(所指),或者说看出内容(所指)。而诗歌完全是一种单向性的时间艺术,如果我们一味地抛弃诗歌中本身的固有的特质,比如诗性、抒情、激情等等,追求一种零度写作,诸如拒绝隐喻、能指、平面化、客观化、及物性等等,都会使诗歌不同程度地遭受伤害。当时,我记得韦白很迟疑了一会儿的。今天想来,诗歌写作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写作中所渗透的一些想法,往往带有真知灼见,非常朴素,但难能可贵。

两年后的今天,当我认真阅读韦白的诗歌之后,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我先前认为我们在诗歌观念上的认同只是在方向

上的认同,我们在诗歌写作上很多方面有几乎完全不同的追求和爱好。比如,在韦白大量的诗歌中,他对怪诞的绝对使用权,在我见到的中国当代诗人中几乎就是一个异数。九十年代安徽诗人余怒的长达1300余行的《猛兽》对怪诞有过一些操作上的技巧,在人与兽的角色互换上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典范。而韦白的诗歌,一开始,就在为我们设置阅读与审美上的障碍。事实上,在菲利普·汤姆森那本薄薄的《论怪诞》一书上,对怪诞一词有过精确的定义:怪诞乃是作品和效应中的对立因素之间不可调解的冲突,有着矛盾内涵的反常性。作者认为,怪诞走向不和谐、滑稽、恐惧、恶心、过分、夸张、反常。一句话,怪诞使人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是基于违反常理、甚至违反道德的。而韦白的怪诞,是基于违反读者的阅读习惯,破坏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审美期待。几乎每位极具盛名的作家都使用过怪诞:《等待戈多》的贝克特、《一个平凡的建议》的斯威夫特、《变形记》的卡夫卡、《西绪福斯神话》的加缪、《铁皮鼓》的格拉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达里奥·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伯格等等。中国的小说里面也有怪诞,并且用到了极致,比如蒲松林的《聊斋志异》、明清的志怪小说、吴成恩的《西游记》、鲁迅的《故事新编》。但用到当代诗歌上,中外都很少见。

在韦白的诗歌中,没有两年前盛行于诗坛的口腔快感,即使在对现实的反讽与调侃的刻录中,在建构与解构的书写中,被陈述者就像法国电影批评家克里斯丁·麦茨在其著名的论文《历史和话语:两种窥视癖论》所说:欲望陷于两种面目的永久变化中,那就是:主动与被动,主体与客体,看与被看。在诗歌的书写中,韦白的陈述就是诗意消解、诗意拆除后所呈现出的客观性,也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绝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消解、拆除了诗意的诗歌何以为诗呢?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谁敢于窥视美杜莎的头而不惮于化作岩石?诗歌的美杜莎时常令我们的语言变成坚硬的石头。在韦

白的诗歌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后现代的诗歌影子,后现代通过游戏来拆解深度和意义,对神圣性、秩序、常规、传统,甚至一切概念、符号都深感怀疑,不仅怀疑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怀疑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甚至也怀疑现代主义所包含的各种剧烈的感情:焦虑、孤独、无法言语的绝望和形而上的追问。在韦白的诗歌中,大量采用后现代电影式的书写方法:反讽、戏拟、类型混杂、滑稽模仿和“元叙事”等解构方法,对抒情、激情、象征、隐喻、及物性和平面化等诗歌因素重新做出了解释,从而暴露出这些解释的“非必然性”和其意义的“非真实性”。事实是,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本原的世界,而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意义化的世界,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任何深度都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强加给现实的,因而也是可疑的,对深度的拆解、消解,对矫情的贵族意识的嘲笑,对那些虚伪的道德寓言和价值观念的瓦解,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不再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在韦白的诗歌中,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虚拟的世界里的,在这个虚拟了的由各种画面交织而成的日常的、生活化了的场景中,我们能分辨出荒诞之美,怪诞之美。

在韦白的具体诗歌中,《后抒情时代》很显然是一种破碎的客观景象的呈现,在这之中,片段、破碎、客观化是他的写作手段,他的目的是对情感的压抑(这不等于说《后抒情时代》没有情感)。这里的被压抑的情感就是对生命荒诞式敬畏。像这样的句子:“这样的寂静像风暴后突出水面的礁石,黝黑而坚实。”(《外科手术室》)还是有一种对主观情感的显在表现。“进入同一视野的还有一位少年,滚着铁圈。/他一直向落日的方向滚去,随即消失在建筑物巨大的阴影里……”(《街头即景》)是对客观物流逝的朴素表达。这组诗的最后一首《临终关怀病房》,是韦白对传统意义上的死亡的敬畏和对写作本身的回归。诗歌的很大一部分是让人感动的,我在前面说过,怪诞的诗歌往往让人

厌恶、恐惧、不和谐、没有亲切感，然而，《临终关怀病房》里的很多句子让我有很多的感触：韦白写电梯“对于其中的病人它无疑离天空更近些”，写荧光屏“闪着荧光的/表盘，除了幽幽地吐出一些数字，/似乎也懂得要保持一份完整的寂静。”写病人吐痰“医生搬动着那个老支气管炎，/努力想让他咳出那枚古怪的蝴蝶……”。写死亡“有经验的护士说：/往往当一缕芬芳从窗门的窄缝里飘进，/或者一阵音乐在天花板上响起时，/一定是某个患者挣脱了生命加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束火焰……”

在《后抒情时代》这组诗里，韦白使用了庞德诗歌中的技巧。庞德所倡导的诗歌写作的核心思想是客观性，他认为诗歌应该具有书写客观事物的准确性和及物性，在T.S.艾略特编的庞德著《回顾》(1954年)一文中，庞德认为“直接处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这也是庞德自始至终坚持的文学审美标准之一——客观表现。庞德赞美《大学》里的“日日新”思想，反应在他诗中的就是反判传统诗学意义的阐释，切断语言中的逻辑关系，直接彰显出新的，显示现代派艺术特色的破碎性艺术手法。这种破碎性艺术手法只是意象主义诗歌写作的一种常识性技术，对于知晓一些诗歌史的人来说，并不成为什么问题。庞德在文学上的主张，影响了20世纪50、60年代法国的“新小说”，比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农事诗》《植物园》)，罗伯-格里叶(《重现的镜子》《昂热丽克或迷醉》《科兰特的最后日子》)，弗朗索瓦·邦(《工厂出口》)，强调小说的物性特征，取消小说中深度与泛人性概念，这影响西方现代派小说非常深远，也影响到中国的先锋诗歌写作，比如于坚的《0档案》。

与此同时，著名的前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研究中，提出了复调理论。关于复调，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这本书中，有着进一步的实践与理论。巴赫金和昆德拉把文学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引入了微观的技术时代，也就是一些评论家说的“诗

的微观技艺”，小说家和诗人再也不会因为谈到技术而脸红了。这好比医学上的外科手术，手术越大，越要把病人的痛苦和创伤减少到等于或接近于零，这就是外科手术上的“微创医学”，就是要强调医生的手艺。当然，这种手艺是在一些先进的设备装备下进行的，这与文学创作完全依靠观察、体验、冥想，没有可比性，但有一点，那就是越来越需要技术，越来越强调技术，越来越重视技术。巴赫金所谓的诗学问题，这里主要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的独特性，其实，在1953年，罗兰·巴特的早期著作《写作的零度》就开始从理论上研究文学上的能指功能。一般认为，《写作的零度》是对萨特的《何谓文学》的一个隐含的回答和辩驳，尽管在该书中一直未出现萨特的大名。萨特认为，当代文学应放弃唯美主义和语言学基础的形式主义，而应将笔端伸向社会和政治学的深处，对此，罗兰·巴特表示出完全相反的意见。在《写作的零度》中，罗兰·巴特反复申诉的，令他焦虑也令他心仪的就是语言和基本的字词魔力。

在《制作》这组诗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诗人韦白对怪诞艺术的某种尝试，他在诗中的技术显然看起来十分笨拙。但是，这种改变自己诗歌的愿望却是非常明显的。在我的印象里，《制作》是在剥动物的皮，并且还非要人看不可，就有点像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杀汉人的头，还要汉人鼓出掌来，给一点掌声。这就是《制作》让人难以下咽的地方。《制作》的恶心之处还在于，对诗人，对公鸡，对兔子，对鱼，对鹤鹑，对精神病人，对性交等等的制作，完全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病态描摹。在这里，我看到了诗人韦白的彻底变化，那就是对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的诗歌观念的改变，他在有意识地扬弃他自己曾经保持和热爱过的诗歌理念。我觉得，在这方面，韦白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在韦白的前期作品里，我还能读到他自己的影子，这种影子就是他自己诗歌的呼吸方式，就是他自己对世界的认读方式，就是他相信过的诗歌的客观抑或平面的东西，而现在，韦白已经不

相信了,他只相信他对诗歌的另一层面的批评,那就是社会学上的病态。他对这种病态进行表述,并且不厌其烦。

从写作的时间上看,晚于《后抒情时代》、《制作》两年之久的《此时此地》更加明显带有非常隐晦的后现代实验特征。韦白说过:“在恢复日常体念的前提下并不采取‘极端经验主义’……既容得下一个世界又无损这世界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理论上是可能的。”在我看来,滑稽模仿和“元叙事”是这组诗歌显在的表现形式,这是韦白在这组诗歌里采用的技术或者技巧。在诗歌中,我们看到“春江花月夜”“孔乙己”“登高”“小说家”等在视觉上非常习惯了的符号。事实上,这种视觉符号已经成为某种强势(权力)话语,并且与庞大的传统体系融为一体,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戏仿,就已经是另外一种写作目的和挑战心理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非常美丽而又伤感的一首千古绝唱,全诗以春江月夜为背景,细致、形象而又有层次地述说相思离别之苦,词清语丽,音调优美,婉转动人,催人泪下。而韦白的《新春江花月夜》则是一幅新的“清明上河图”,描写的是南方的市井生活。在这幅图画里,是混乱不堪的、污秽的、令人感到压抑的城市或者郊区的建设图景,但是,在这样的图景里,我们读不到什么蒸蒸日上、奋发图强的象征意味,甚至根本读不到“美”和“爱”来。其实,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这也符合韦白的诗学理想。韦白一再追求的就是诗歌的在场性和现代质感。从这方面来考察,《新春江花月夜》是契合韦白的诗歌立场的。我在《冬日登高》这首诗里也读到了这种意味。但是后者显然有别于前者。不过,整组诗旨在建立一种新的“元叙事”的叙事,使诗歌具有纪实性叙事风格和叙事本质。这种“元叙事”是在滑稽模仿的基础上进行的。我说过,这种具有后现代实验性质的诗歌文本是怪诞的,荒谬的,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此时此地》要让人容易接受一些,并且整组诗歌充满着智慧

与诗学意义上的美丽和大胆。

长诗《机器人δ的幸福生活》是韦白2002年费心之作,历时半年之久。在这首带有强烈叙事色彩的长篇诗歌中,韦白是在建立一种诗歌秩序,我的理解就是,韦白在这首作品里,叙述了一个机器人δ向人转变的相互指认,机器人δ的成长流程,即是机器人δ被指认为人(虽然最后没有成立)的经历。在这中间,有许多故事成分和人物穿插其间,正是这种有效的和简洁的故事性使作品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充满着许多偶然性和戏剧性,使诗歌在阅读的过程里,具有互文效果。在这种开放的实验文本中,暗示着韦白的某种写作期待,在我看来,正如他所说的:“单一文本的诗歌可能将会突破,诗歌文本与其他种类的文本之间的界限将日益模糊,并相互融合而成为一种更为宽松的综合文本……这种复合式文本呈现为多文本的随意拼接和瞬间拆解。”同时,他还说过,“不同风格的诗歌文本之间,以及诗歌文本与其他类型的文本之间的嵌合或并置,可以形成某种对话关系,可以产生某种内在的联系,甚至一致性。”我不想在这篇文章里再去复述一遍机器人δ的种种充满着喜剧色彩的成长过程和戏谑经历,而且也非常没有必要。我只是觉得,对韦白,对我们大家,机器人δ的经历或许就是明天的事情,但是对一首诗歌来说,它所表现的事实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可能,这并不是我们所应该关心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这种怪诞诗歌的复杂品质,它所呈现出的某种凄惨的命运和人物之间所具有的特殊往来关系,是否就是韦白冥想之中暗暗关心的事情呢?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韦白所从事的事情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且这样的事情对韦白来说,显得十分地孤立。我知道“孤立”的意思,不单单指韦白的先锋性带来他目前并不看好的处境。我还要指出,他所倾心打造的语言与诗歌的怪诞迷宫,会带给我美的。的确带来过,我确信。

责任编辑:黄德俊

· 散文 ·

春 泥

许昕雨 (四川省开江中学高2016级16班)

有多久没回来过了?

他跛着一只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心里默默思索着。

此刻,他脚下踩着故乡的土地。或许刚下过一场雨,土地是松软潮湿的,像一片云——他心里正有一种踩在云上的不真实感。

暮春的黄昏,暮云四合,晚风吹得人心痒。风里有泥土的腥味,裹挟着远处幽微的花香和清脆的鸟鸣。

是的,鸟鸣——这曾陪伴他度过整个无忧无虑少年时代的声音,这曾让他无数次在异乡的夜里辗转难眠的声音,现在终于重新回响在他耳边,婉转缠绵,喃语不尽。

他久久驻足,听着山雀欢快的啁啾,鸟声如洗,一如少年时。

重新上路,循着花香去。

路旁有野草,有鸣虫,有积水的青苔,还有勤劳的人家用矮篱笆围起的小块菜畦。再远些,是成片的农田,稻秧长势喜人,青得滴水。一川清凌凌的江水穿过稻田,流得静,流得缓,蜿蜒曲折,像乡愁,无尽头卧着起伏的群山,被落日映成了青黑色,几幢乌瓦白墙的房屋,影影绰绰地依偎在山前。

一切都还保持着他离家那年的模样。

恍惚间,他好像还是那个懵懂的孩子,上树摘果,下溪捉鱼,在山野里一玩就是一天,在祖母的声声呼唤里,才跑回家去。那嗒嗒的脚步声,一直延伸到时光深处。他蓦然想起,祖母已故去多年了。

花香将他牵进大院。

大院其实不大,只住着三四户人家。跨过那截矮矮的木头门槛,映入眼帘的是几间平房,灰黑的瓦,土砌的墙。墙根有湿淋淋的苔痕。他看见自己魂牵梦萦的老屋——他生命的来处与归途。它简陋而普通,像一位淳朴的乡下母亲,盼着漂泊的游子。

屋前,一棵樱桃树在风中摇着叶片,密密匝匝的樱桃叶沙沙作响,白白粉粉的小花点缀其间。樱桃花期将尽,又遭一场春雨,地上铺了一层细细的花瓣。

他用饱经风霜的大手摩娑着树干,那些凹凸粗砺的纹路仿佛刻在他心上。

“都长这么大啦。”他想。他种下的时候,分明还是一株瘦巴巴的树苗呢。

那年夏天,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父亲,这个一辈子和黄土作伴的男人,高兴得一宿没合眼,将那薄薄的纸看了又看,读了又读。临走前,父亲领他在屋前种下了这棵树。

那时候,父亲说了些什么?

他拼命回想,记忆里却只有父亲模糊的面容。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却又遥远的像上辈子。

暮色渐浓,远处响起两三声犬吠,接着是愈来愈近的脚步声,一道身影风风火火的窜进院里。

那是个男孩,十二三岁,单眼皮,板寸头,怀里抱着一只脏兮兮的足球,看见他,愣愣地,喊了声“叔”。

“你……你认识我?”他有些惊讶。

“我爸以前老跟我提你,我还在照片上看过你呢。”男孩顿了顿,补充道:“我爸是老史。”

老史是他的发小,也是单眼皮,也留板寸头,前年在工地上出意外,人没了。

“原来是你,”他拍着男孩的寸头,微笑,“你是小天——你读几年级了,功课怎么样?”

男孩不吭声,半晌才道:“我已经没念书了。”

“怎么……”他愣住了。

“我们这里穷，条件差，村里的老师都走啦。”

“不读书咋能有出息？你只管读书，叔来给你们当老师！”他松了口气，斩钉截铁。

男孩被唬住了，“你——你上过大学，是城里人了，干啥要回来呢？”

干啥要回来？

妻子，那个与他相濡以沫十多年的女人也问过这个问题。

那是年前，他出了场车祸，濒死时，大半生的光景走马灯般从他眼前闪过，最后定格在家乡，他的心深深刺痛着。出院后，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妻子自然不答应，赌气说要离婚，她毕竟一直生活在城里。

他没跟男孩说的是，他这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村长，申请留村当老师。他想把孩子们送出大山，去看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你呀，只管用功读书，你有出息，叔就高兴！”他望进男孩清澈的眼瞳，露出一丝狡黠。

男孩沉默地抿紧嘴唇，眼睛却“噌”地亮了起来。

他看着，心里酸酸的，有暖流淌过。

起风了。

风从遥远的山岗涌来，从四面八方涌来。蓦地，那早已遗忘的父亲叮咛在多年后的风里再度回荡——“你要认认真真念书，踏踏实实做人，离家再远，不要忘了根……。”

不要忘了根。

暮色里，他忽然抬起袖子，抹了把眼睛。

最后一抹霞光照在樱桃树上，满树的花开得凄艳，有洁白的花瓣在风中打着旋儿飘落，以无悔的姿态散入尘泥。花落如雨，暗香如故。

点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文章不过千余字，文题却意蕴丰富，寄意遥深，可谓别具匠心。全文以游子回乡为叙事主线，用所见所闻串起孩提时代难忘的乡村记忆；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乡村的热爱，渴望乡村教育得以长足发展的情怀，让读者自然而然的感受到乡村振兴这一深刻立意。听雨的这篇《春泥》，干净利落的文字与精准的语言表达，让我读之欣喜。充满生活气息的对白，散发着与“乡土文学”一脉相承的情感文脉。

总而言之，这是一篇语言细腻、结构严谨的小散文，丰富的细节和深刻的立意，相信能给读者们带来一定的阅读思考和想象。

(黄德俊)

· 诗歌 ·

趁着(外二首)

吴蕊杉(攀枝花市三中2024届4班)

趁着桃花还未落满山坡，
我途经生命的盛放。
趁着梅雨还没落入荷塘，
我目睹世界的疯狂。
落日的裙摆吹散了海浪，

却带来了远方的花香。
趁着花店还没打烊，
趁着屋顶上偷藏的酒还醇香，
趁着晚霞举起了画笔，
趁着时光还未老去，风华正茂，
那就勇敢地，
去远方闯一闯。

盛夏幻想

午后的凉荫下，

总有麻雀叽叽喳喳。
奶奶手中的蒲扇，
总会伴着蝉鸣轻轻摇晃。
薄荷色降临人间，
写了一首专属于仲夏的小调。
于是夏天长了角，
横冲直撞，
撞到了手中的柠檬汽水。
简陋的秋千上，
又爬满了藤花。
只是，
一块钱的雪糕已融化，
山茶再也不是茉莉花。
唯独夏天，
依旧美好得不像话。

晚 霞

漫步在林荫中，
时光老人却悄悄带走了太阳。
夕阳颓落到西山上，
晚风诉说着山那边的故事，
我是对它那样的好奇。
晚霞趁着夕阳不注意，
偷来了梵高的颜料，
泼向了整片天空，
浸染云朵的衣摆。
落日已颓，
颁布了流浪的繁星。
大地揉碎落日的余晖，
送给了姗姗来迟的月亮。

点评：

吴蕊杉的诗美得让人揪心，主要依靠具体坚实的细节实在的名词，传达心灵的在场体验，给人无穷无尽的遐想。

《趁着》这首诗主题鲜明，格调积极向上，以比喻、排比、拟人和象征手法表现抒

情主人公我要趁着“风华正茂/那就勇敢地/去远方闯一闯/”的情怀。

《盛夏幻想》这首诗，以具象化的表现手法，表现一种唯美的青春情思。“盛夏的幻想”是“午后的凉荫下”的清凉。而“清凉”的“具象”表现喻象丰富而鲜活：是“奶奶手中的蒲扇/总会伴着蝉鸣轻轻摇晃/薄荷色降临人间/”、是“一首专属于仲夏的小调”是“夏天长了角/横冲直撞/撞到了手中的柠檬汽水”、“只是/一块钱的雪糕已融化”，这些“唯美”的碎片画，看似杂乱，其实是以幻想为核，经由作者自由而自在的心灵融炼，重新组合成一幅鲜丽明媚的青春主题：“唯独夏天/依旧美好得不像话”。

《晚霞》用拟人化的语言表现黄昏降临人世的方式和绚丽的情形，显得新颖别致，妙用“偷”“送”二字，让全诗灵动起来。全诗描述出一种生命不懈追求中的纷繁唯美状态和生命力盎然的主题。

从时间轴上看，三首诗具有内在一脉相承的青春活力和涌动的情感逻辑，运用“起——扣题；承——联想喻指；转——拓展想象；结——点明题旨，收束全诗”思维模式，表达一种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怀。

作者以“集名句”方式将时尚诗歌、流行散文、经典绘画中的佳词妙句吉光片羽似的汇集，创新地组合成自由活泼的新奇巧妙的诗歌，来表达内心洒脱的情绪和某种浪漫的幻想。这是初学诗歌者的必经之路，“能够开始诗歌的写作”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坚持把这件美好的事情做下去，抓住无数“趁着”的机缘，然后在数不清的“幻想”中，借助多角度的“颜料”，必将让人生获得的丰富的体验和美好的诗意栖居的存在感。

愿吴蕊杉同学多读名家经典，汲取更多的学诗经验，在多观察、多体悟、多写作中让自己个性化的诗歌越来越富有美好的创意。

（攀枝花市作家 曾国涛）

· 散文 ·

梦

侯毅（攀枝花市大河中学高二17班）

我在朦胧中看见了一条路，路的尽头有些许消逝的光芒，我赶忙沿着小路走去，恐怕丢了这一点美好的光。

我仿佛记得穿过山洞，跨过丛林，走在乡野的道中央，两边的梨树十分惹眼，倒不是有多少的梨，反是那斑斑雪白的点，和着风慢慢摇曳，远处扑飞的野鸡、蹦跳的狗、沉闷的水牛和村女，晒着的衣服，竹竿和老者……随手用树枝挥舞着，斑白便随着飘动，诸影诸物，都映在湖中，无不动摇，扩大，飘向远处。

一样是这翠鸟飞过，清秀的太阳托在云上，远处无人牵挂的蓑衣挂在竹竿上，好似稻草人一般，可惜不在田里，就连吓唬的想法也无法实现，小镇总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当我走近，它便安静，连湖水都翻不起一点波纹，我正要凝视他们时，身子骤然一震，睁开眼，湖水竟不由得漫出，湖水顺着小道一直从眼缝中流出，小道两旁的桂树也被折断，斑白也已凌乱，碎散。陡然的水波将影撕扯成片，我也无意紧捏那树枝，眼前只剩一片碎影。

我大抵是怀念了吧，想着旧时小镇上的人和事，竟不由得湿了眼，倘是往日，倒也能呼头大睡，可今夜却如坐针毡，沉思良久，也许是忘了多久没见过这般美好的事物罢了，坐起静静地望向窗外，街上灯火渐渐地缩小了，不时传来几声狗吠和行人的脚底在路上摩擦的声响，这些使我厌恶，我凝思着，仔细回想着朦胧中的小镇，却不能把碎

影重新拼上……看着寂寞的院墙内，想到兴许是回到家中，没有灯火通明迎我而入，桌上没有香喷的饭菜，胸内的寂寞声越加响耳，南风也变得愈加浓烈，甚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朦胧中的小镇寻找故乡的味道。

该是北国没了信，秋月回了山，我再想不到小镇旧时的样子，只管向南踏去，欲看看南方的模样，就是这般自顾自的离开了。

便趁着碎影还在，努力找回它，挽留它，靠近它，我勾起身子去取纸和笔，转眼看见那昏暗的灯光和早已熏黑的灯罩才明白我早已不在那条小道上了。

凝视着空清的街上，我开始凝思起来，不知是怎么了，突然觉得凉了起来，翻开了褶皱的书页，重新挑亮了油灯，仍有些昏暗，即使是在南国，仍不觉得秋天比北方暖和多少，虚晃光阴已过去二十余载，想着窗外灯火阑珊的钢铁城市，我好似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所爱之地到底在何处，欲归之处在何方。远处一个朦胧的身影我好像在哪见过，像在梦里，像在故里，像在我触手可及之处却又像在双眼看不到的地方。

后夜渐凉，我的腿也像结了霜，大抵是太久没回去了罢，略有思想便匆匆捏起许久没沾墨水的钢笔，总觉得该写什么又不知从何而写，静坐良久，望着桌边水墨画中的蚂蚱，它既不蹦，也不跳，该也是像我一样，觉得孤独罢。思此，心中莫名生出几许烦闷，但转念一想朦胧中的小镇，倒也多了几分舒畅。

静坐在油灯旁，桌角边有一个白的已经破角的茶盏，我盯着入神，那是姆妈曾用过的，在幼年时，姆妈经常用它，不知是不是从北国来时顺路带来的，只知道北国的小镇已不在，姆妈也不在了，只剩残破的茶盏，里面已经积满了尘，纵使现在有了新的茶具，它也与它们不融洽，将它和它们七七八八的摆在一起，实在没了以前的模样……翻开陈旧的日记，里面密密麻麻一片都是关于

北国的描述，北国的人，北国的树，北国的风，北国的云，因为忘却了，所以没有北国的小镇，观此也不由得叹息。到底是小镇不在了，换了新的钢铁的城市，终是只剩些许残碎的茶具，像我一样，像风一样孤独的启程，像风一样寂寞的消失。

我提起笔，支支吾吾写了几字后又停下，想来离去已有些许年头了，连那时贴在小镇墙上的壁画也渐渐模糊，不只是外貌的模糊。我回忆得出了神，在刹那中，仿佛见了小镇里的那条河，她是那般美丽，如一个绾着长发的女人，流水声似推开朱红的大门发出几百年前发出的声音一般……可惜她现在老了，留下一条干涸的河床，如骨架一般，静默的躺在那里，身边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草，乌鸦般啃食着她的尸体，我走近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看着她苍老的容颜，心也跟着痛起来……我还看见了姆妈，她已经老了，驼着背，回头看着我，褶皱的脸，上下嘴唇动着，好似说着什么，我听不见，只得上前询问，但我不动，我坚决不能动，我怕一动，他们就又不在了，姆妈到底是不说话了，转过头继续向前走，随着河去了。我还在那，不敢动，大抵是得知了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走的事实了，我没有动，只是看着，看他们的影越来越小，最后似一个点消失在远处。

终是油灯燃尽，我回过神来，屋里屋外漆一般黑，几颗星子斜挂在黑暗中闪耀着，似提醒我该睡了，这才宿醉初醒般走向床，掀开冰凉的被褥，整理整理泛黄的睡衣，睡下了，离开这个朦胧又走向另一个朦胧。

点评：

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学。记忆是我们人生中最朦胧，最捉摸不定的东西。我们生命中那些被看见的，在思维抓住它的那一刻就已经过去了，因此记忆往往显得弥足珍贵。

王家卫说：那些消失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

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失的岁月。

我们每个人都会回忆过去，有时是因为一首诗、一句话、一个人、甚至一缕熟悉的气息。有的回忆只是脑中片刻的闪念，有的却能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最珍贵的一笔财富。于是我们有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唤起那些被我们慢慢遗忘的美好事物和动人的情境。初读侯毅同学的这篇散文《梦》就给我带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作为一名高中生，他仿佛用文字帮我述说了一直想要表达而又无法捕捉的情感。这样深沉老道的文字似乎不该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应该具有的，而它却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优秀的文字可以跨越一切界限，让读者的心灵产生共鸣，超越时间的遥远和空间的浩瀚。

作家的记忆力里面都包含了一个作家非常出色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梦”是朦胧的，无法用语言真切描述，而平淡的事物里却有着最持久的记忆，《梦》中“昏暗的灯光和早已熏黑的灯罩”“褶皱的书页”“重新挑亮却仍有些昏暗油灯”“白的已经破角的茶盏”……勾起了许多人相同的回忆。回忆也不尽然全是美好：小镇里的那条美丽的河，现在只留下干涸的河床，如生命逝去躯体干枯的女人，被不知名的野草如乌鸦般啃食”，逐渐老去而消失的姆妈，是否也唤起你内心深处的某种隐痛？作者将这些意象编织成具有温度的文字，唤起了我们共同的怀念，共同的“孤独”与失落。

文章质朴而简练的语言，细腻而敏感的情绪，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将“梦”中“不知从何而写”的朦胧情绪表达得真切而又自然。（大河中学教师 邹玲）

责任编辑：黄德俊

咏虎诗四首

迎虎年

高艳

丑牛辞岁去，寅虎踏春来。
喜看千重锦，花红满地开。

咏虎

郭玉杰

虎头鞋帽虎衣衫，虎步虎威登玉岩。
送福纳祥多顺事，虎年呈瑞远扬帆。

喜迎虎年

杨荣华

猛虎扬威众兽惊，如风蹄掌雪原行。
凛寒一啸黄牛去，唤醒朝阳疫疠清。

虎年有句

张喜全

虎啸腾飞展岁年，金牛不忍别山川。
三山正绘丹青画，四海忙书锦绣篇。
愿汝平安三百日，祈君好运四时天。
白驹过隙何需叹，喜看寰球泛紫烟。

责任编辑：黄德俊

“传承三线魂，奋进攀枝花·献礼党的二十大”

主题文学作品征稿启事

党的二十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文艺精品力作凝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由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攀枝花市作家协会、攀枝花文学院承办的“传承三线魂，奋进攀枝花·献礼党的二十大”有奖征文从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稿，征稿具体要求如下：

一、征文范围：

（一）书写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光辉历程，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线”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新时期攀枝花不断繁荣发展的历史巨变；

（二）聚焦攀枝花大力实施工业强市、精明增长、绿色低碳“三大战略”，积极构建市域“内圈”、金沙江区域“中圈”、成渝贵昆“外圈”“三个圈层”经济地理空间，加快建设川西南滇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发生的可喜变化，以鲜活故事展示全市人民群众追

逐城市复兴梦的坚定信心；

（三）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塑造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形象，以文学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反映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二、征文要求：

1、作品要求切合主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健康向上，倡导现实题材创作，突出作品的时代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体裁、风格不限，谢绝学术论文类稿件；

3、必须原创和首发，严禁一稿多投。文末注明作者详细通讯地址、真实姓名，电话。

4、优秀征文将在《攀枝花文学》上选发；征文活动结束后，由主办方组成评委会，评出优秀作品若干，向获奖者颁发奖金及证书。

三、投稿要求：请来稿右上角注明“传承三线魂，奋进攀枝花·献礼党的二十大”字样。作品以电子文档投稿，征文活动指定邮箱10161478@qq.com。

四、截稿日期：2022年10月31日

攀枝花文学院(《攀枝花》杂志社)

2022年2月15日

读者来鸿

远方,有一抹新绿

谢敏

周末的夜晚,我从纷乱的数字中走出来,脑袋仍旧昏昏噩噩的。成都的街头,已经华灯四起,明亮如昼。

虽是仲冬时节,却未到“天气肃清,繁霜霏霏”的地步,又有绒衣、毛衣、羽绒服的保驾护航,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冷。

起风了,轻风,轻到连树影子都吹不动。毕竟是入了冬,再轻的风,也是有骨头的。天上微弱弱地飘着雨,夹着风,落在脸上,感到几分硬生生的凛冽。

汽车从我身边疾驰而去,车灯很快融入到灯光中。电动车呼啸而过,仿佛喘口气儿的功夫就从我的视线中甩出去,消失了踪影。就连自行车,也一辆接着一辆,急吼吼地冲出黑夜的围幔。甚至,过往的行人,不管走得再慢,也摆出一副步履匆匆的架势。

我扫了一辆单车,慢慢地骑着。骑着骑着,不由自主地哼出一句:“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

我的心里猛一激灵。这些年,你在做什么?上次,召唤老师在电话里这样问我。我记得当时脑海一片空白,支支唔唔说了半天,给自己找了一个搪塞的理由:为了生活奔波,没有时间写作。

这些日子以来,那样的回答,像一个撒了谎的孩子,总是在躲避着那句问话。

我并没有专门学习过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创作技巧。当初,CPA考试首战失利后,我决

定放弃。百无聊奈之余,写了散文《爬格子之乐》,没想到发表在《攀枝花晚报》上。我反复读着那篇只有千余字的小散文,写作热情空前高涨。看到陌生的成语或者诗词,总是会想方设法把它的出处找到;走路的时候,心里也会想着某篇文章的起承转合;甚至,飘动的柳枝落在我的眼里,也有点儿横平竖直的味道。

某一天,读了雪小禅的文章,便编了一个故事,学着样儿写了篇叙事性散文。《攀煤文艺》的编辑说,要是能改一改,写成小说就更好了。可是,写小说,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就像一个山沟沟里的傻丫头,懵懵懂懂地撞到小说殿堂,怯生生地趴着门缝,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里面的人物和场景,那样的流光溢彩,那样的栩栩如生。自己也照葫芦画瓢,捏了个泥娃娃,当成孩子一样宝贝。

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好。我抱着晒晒自家娃的心态,往《攀枝花文学》投了稿。当时的小说编辑就是召唤老师,他认可了我的小说《搓衣板》,并把它刊发在《攀枝花文学》头条位置。

《搓衣板》的发表,对于我来说,宛若里程碑一般的存在,它极大地调动了我的写作积极性。接下来的几年,我憋着一口气,超过《搓衣板》,成了我写作小说的动力。

遗憾的是,无论是后来发表在《攀枝花文学》上的《罂粟花的诱惑》《私语者》,还是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鼻梁上为什么有道伤痕》《山的那边有什么》《表叔樊爱民》等,都未能有所

突破。

我开始怀疑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江郎才尽,或者根本就不是写作的料。心中的那口气,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外泄。这个时候,单位效益不好了,我便准备转岗内退,并开始为内退后的打工作一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的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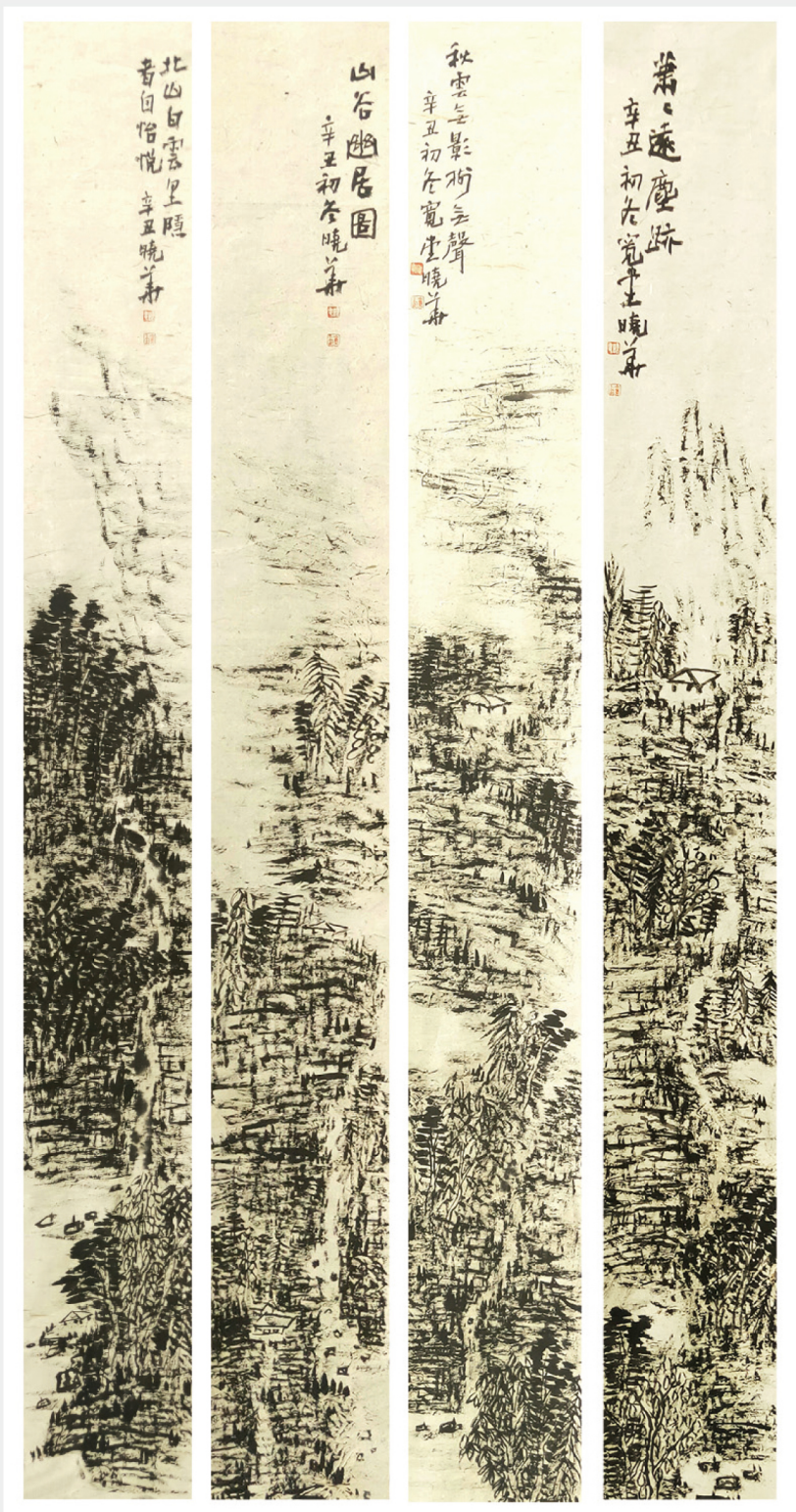
离开攀枝花快六年了,曾经狂热的文学梦想,成了一根刺,被我小心翼翼地藏在心底。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扎在心上,星星点点的不甘心,破壁而出,弥漫着我的全身。可是,除了不甘心,我还能怎么样?

感谢《攀枝花文学》编辑部没有忘记我。编辑老师经多方打听联系上我,并给我寄来了最

新出版的《攀枝花文学》。这份鼓励与厚爱,沾满着墨香,在我的心里萦绕。书页中有久违的阳光的味道,有游子期盼的家的温暖。

雨密了起来。冷风中,我仿佛看到封面上那朵盛开的攀枝花,仿佛回到那片热土,孤灯只影,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此时,我豁然开朗,又有了重拾小说写作的信心……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望着远方,似乎有一抹新绿,迎着漫漫寒夜,走向春暖花开。写下这些字的时候,生了锈的笔尖总是凝滞。耳边,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坚持地走向远方,即使“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也要去触摸远方的幸福,为了帮助过我的人,也为了,我自己。



▲ 北山白云里 纸本17×138cm / 李晓华

▲ 山谷幽居图 纸本17×138cm / 李晓华

▲ 秋云无影树无声 纸本17×138cm / 李晓华

▲ 萧萧远尘迹 纸本17×138cm / 李晓华

攀枝花文学

PANZHIHUA LITERATURE

主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编辑：《攀枝花文学》杂志社

本刊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公园路6号

电子信箱：pzhhzazhi@163.com

出版日期：逢单月20日

主办：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四川省刊内资第05—008号

电话号码：0812—3324435

邮编：617000

印刷：攀枝花日报社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